

崑崙齋文集

下集

中華民國三八年四月出版

長篇武俠小說
崑崙劍俠 全書一冊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徐哲身
校閱者 平憶茜
發行者 春明書店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書錦里口 春明書店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嬌裝少婦真堪殺

侮蟻賢媛大不該

及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是日也女化爲男

非官舟人變雙犬

一說卞少奶奶正在翠翹房門外面危詞侮蟻翠翹的當口適值她的老僕走來看見卞少奶奶站在他家門外柳眉直豎杏眼圓睜嘴裏噁哩咕嚕的不知講些甚麼趕快走上去問她道卞少奶奶可是我家人家幼得罪了你老人家了麼卞少奶奶一見鳳家的老僕這般問他恐怕因此瞧破機關多有不便只得改口對老僕說道你們少奶奶昨晚晚上在我房內喫醉了酒將我和她鬧着玩的言語當起真來我此刻在這裏賠她的不是你快叫她把門開了讓我進去否則我們少爺出場來就要怪我得罪他的客位了老僕聽罷忙邊敲着門邊怪翠翹道少奶奶快快開門呀卞家的少奶奶既在此賠你的不是你應該出來招呼客人呀並不是我這個做老家人的在此多嘴說你少奶奶實因爲我們少爺好容易軋着一位有益處的朋友你不要亂得罪了人誤了少爺的事情很是不妥的呢翠翹一個人在房裏聽得她的老僕在外面瞎怪她又不便答出卞家少奶奶是個男子的說話像昨晚晚上那個險些兒被人污辱了去的事情更不能鬧得滿窩盡知有何臉面兼之卞少奶奶尚在門外尤其不敢講甚麼話恐怕再做出她不好聽的言語出來只得思氣吞聲的悶聲不響門外面的老僕見她少奶奶總不開口沒有法子也只得用好言將卞少奶奶勸回房去原來卞少奶奶本不姓卞確是一個男子他的真姓名叫做甄行昆本城人氏其父在日曾經做過幾任知縣在任上的時候無惡不作歸田後又橫行鄉里因之衆人恨之刺骨不過因他有財有勢拿他無可如何誰知

惡人終有惡報。當下就有一個受過他害的壞人。想出一個惡毒計策。有一天便把甄行昆騙至一處僻靜所。在甘言引誘。那時甄行昆還不過十二三歲。年幼無知。自然上了壞人之當。非但做了龍陽。而且他的臀部之內。又被塞進無數的刺。下來二刀頭的短頭髮。從此受了暗病。病發之時。反去央求人家。也顧不得他這少爺身分的了。後來被他的父親知道。要想捉拿那個壞人。早已逃之夭夭。無從究辦。其父因此一氣而亡。其母不久也害病而死。甄行昆到了十六歲。財權在手。爲所欲爲。倒也名實相符。真的成了一位真淫棍。起來平時除了自甘雌伏之外。還要雄飛。他便異想天開。起來將他一個非常得寵的家丁。冒稱卞梅。算是他的丈夫。少爺他又把自己扮作少奶奶的模樣。夫妻雙雙的。專去誘騙良家婦女。他們的計劃是先由卞梅去和那班有姿色婦女的。或父或夫。假以交友之虛名。作他行奸之媒介。人家的婦女。因他既是一個有夫之婦。子頭又有錢財。自然也情願願的。去和他軋小姊妹。那些貞烈的呢。還不至爲他所污。鬧出事來的時候。全仗他亡父的遺孽錢財。彌縫了事。那班心志不堅的婦女呢。十個倒有九個上他之當。這班被污的婦女。要保面子。只得像啞子喫黃連的一般。有苦說不出來。所以甄行昆在這兩年之中。奸污婦女的把戲。從來沒有破過。案子。胆子因此愈大。奸計因此更多。他見這年正是大比之年。外縣考官攜了家眷來住考寓的。很是不少。他又叫卞梅冒充考官起來。已在別家寓中。也用對待樓桐翠翹兩個這樣的法子。早又奸污過幾個考官公娘。娘的了。這天偶見翠翹標緻。因此就跟着住到這家寓所裏來。他的傭人。先與鳳家老僕。軋起朋友。以作引線。也是他們預先串通的辦法。就是這個傭人有幾次也做過他的少爺。不過此次只能暫屈一屈。他做傭人罷了。至於這傭人對老僕說他主人是甚麼成賢親王的門生。以及卞梅進那甚麼斷命的考場。完全並無其事。在他主僕三個。不邊看煞樓桐是位書狀之相。易受人欺。翠翹是個寒士之妻。更好打發。不怕不能達他的目

的罷了。卞少奶奶的醜史，既已釀明，現在再講那天的事情。卞少奶奶自被老僕勸了回房之後，又過了三天，所謂卞梅卞大少爺不知鑽在那個狗洞裏面，躲了兩天，等得大家應該出場的時候，他也施施從外來，算是由考場之中而出。剛剛進了寓門，棲桐倒是真由場中出來。棲桐一見卞梅先已回寓，只朝他將手一拱，說聲：「閣下場作定是得意，我們停刻再談。」說完之後，便忽忽的向他自己房裏而來。及至走近，一見房門緊閉，趕忙敲門。開門之後，一進房去，見了翠翹，也顧不得問她青天白日，何故關門的事情，急在身邊摸出他那十分得意的幾篇場作，趕忙一壁遞給翠翹，一壁笑嘻嘻的說道：「不是我鳳棲桐在此誇下海口，我這三篇文字，只要主考大人是認得字的，我便不會名落孫山。」說着，似乎在那裏立等翠翹看他文章的樣子。誰知翠翹一個人，在這房裏如同坐拘留所的一般，拘了三天，再加上一肚子的冤氣，正在沒處發洩的時候，一見她丈夫要她看那斷命文字，氣得走上去，一把抓在手裏，便向掉上使勁的一摔。話未開口，可憐她兩隻眼眶之內，已是簌簌落落的淌下淚來。棲桐見他妻子這個樣兒，一時摸不着頭腦，連連去拉了她的手，問道：「你爲甚麼呀？你爲甚麼呀？你可是受了誰的惡氣，快快對我講呀。」翠翹聽了，甩脫了手，方始一包眼淚，一把鼻涕的把卞少奶奶是個男子，叫她同睡，前來調戲，幸沒失身，以及老僕還要幫着人家也來怪她不是的事情，一五二十的告訴了棲桐。棲桐一聽，頓時氣得火高，百丈話也不及答復，一個人轉身就走。奔到卞梅房裏，一面指着卞梅的鼻子罵道：「秃秃，你這惡賊，做得好事，一面就一把拖了卞少奶奶這人，奔到客廳之上，上氣不接下氣的對着那班同寓的考相公道：「她她是一個男扮女裝的妖妖女人，那班考相公見他面孔氣得鐵青的，拖了一位嬌滴滴的少婦，當着大家硬說她是男的，大家都認作奇談。內中就有幾位好事的少年考相公，鬧了起來，七口八舌的問棲桐道：「你敢做見證麼？你要負責，我們就來驗她。」棲桐尚未答話，那班少年考相公又見這位少婦

的面容失色。把她眼睛四處亂望。已經大有逃走之意。便知其中必有蹊蹺。一時人多手雜。也不知是那個。首說時遲。那時快。頓時一擁而上。七手八脚。早把卞少奶奶的上下衣服。撕得像蝴蝶般的。飛行滿廳。都是大家把她一看。她的兒子就要喊爹爹。真是男的。這一來就鬧大了。只聽得眾人之中。叫打打打之聲。不絕於口。同時就聽見拳打之聲。脚踢之聲。喊痛之聲。求饒之聲。鬧得一頭糊塗。此時寓所外面。又擁進來一大羣看熱鬧的閒人。更又加上那些大人議論之聲。小兒啼哭之聲。好人嘆息之聲。歹人吆喝之聲。一班少婦。又是要看。又是怕醜之笑聲。幾隻野狗。忽爾朝前。忽爾倒退之吠聲。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當口。幸有一位巡官。率領十幾個警察。由人叢之中。擠了進來。一面驅散閒人。一面阻止各位考生。快請停手。有事在官。大家聽了。方才將卞少奶奶夫婦。以及那個傭人。交與巡官。要他移縣嚴懲。巡官自然滿口應允。等得巡官飭人。抬着女犯。鎖着男犯。帶走之後。各位考生。方各歸房。棲榻也忙回到自己房裏。翠翹見已出氣。方始沒話。過了幾天。棲榻三場考畢。因為旅費不敷。不候榜發。先行攜眷回家。回到家裏。賈太太已知此事。趕忙安慰翠翹。道這椿無妄之災。那裏說起。不過那位神仙和尚。本來說過你們夫婦。尚有大難。現在總算見過。以後便可平安無事的了。翠翹聽了。還要把卞姓給她的。那枝珠簪毀壞。賈太太忙攔住道。這件東西。却是證物。此案尚未傳訊。豈可就把它毀壞。果然不到幾天。縣裏已來傳質。棲桐便同了翠翹老僕二人。以及那枝珠簪。來到縣衙門裏。正要上堂的時候。忽見一位同窗。急急忙忙的走來。對他咬了幾句耳朵。棲桐聽畢。頓時大驚失色。趕忙取出身邊所藏的那兩粒丸藥。自己吞下一粒。又叫翠翹吞下一粒。還想通知翠翹。緩句說話的時候。縣官已經坐出堂來。首先便傳他們夫婦兩個。棲桐同了翠翹上得堂去。那位縣官一見翠翹這人。便把警堂一拍。喝問翠翹。道你這無聊蕩婦。本縣看爾。一臉的淫相。果然不是一個安分的婦人。現在甄行昆公子。控你將他誘奸之後。索詐不遂。

喝衆將他毆至殘廢。你有何說。快快供來。免得皮肉受苦。翠翹聽畢。不禁氣得面如死灰色的。說不上話來。棧側才不過去。忙走上去打了一拱。代翠翹辯道。老父台開口就認生員之婦。與人有奸。請問證據在那裏。那位官一面將翠翹贈與十少奶奶的那副金鐲。摔下案來。一面拍案大罵道。你的功名。本縣立刻就要詳革。說着。又呼了一聲道。你自己縱婦行奸。聚衆毆人的罪名。本縣尚未問到你。竟敢咆哮公堂。質問本縣起來。說着他喝一聲。拖下去打。當時就有幾個差人。走上來一把將棧桐拖了下去。撇在地上。剝了褲子。便打。幸而棧桐預服丸藥。雖然被笞。並無苦痛。打完之後。那官也不准他再供。馬上將他釘錄收監。翠翹起先一見棧桐受那瘡官之責。一時又氣又悲。又羞又急。恨不得撲了過去。和那班皂隸拚命。後見兩旁的差役。一連喝了幾聲堂威。可憐她也會嚇得索落落的抖了起來。正在無法的當口。只見棧桐已被打完。早由一大羣人拖拖拉拉的押了下去。她便將心一橫。豎起了雙眉。去駁那位縣官道。大凡奸情的事情。只有男的犯女的。那有女的奸男的。這椿案子。本是姓甄的冒充十少奶奶。想來污辱於我。後來被我識破。她是矯裝。尚未被污。至於衆人的打他。也是姓甄的犯了衆怒。於我何干。你身居父母之官。不替我們懲辦那個妖人。反在公堂之上。稱他公子。可知皇子犯法。庶民同罪。你還是懼他的勢呢。還是已得了他的錢呀。那位縣官一見翠翹搔着他的痛處。頓時漲紅了他那張豬八戒的大臉。拍案大怒道。你這犯婦。好張利口。你侮壞本縣貪贓的罪名。慢慢的再辯。你本縣今天先審你這個奸情案子。甄公子送你的那枝珠簪呢。你可知是那枝珠簪。要值千把銀子麼。你既不認奸情。爲何這枝珠簪。你又竇而藏之的起來呢。說着。又冷笑了一聲道。你這個賣淫婦的住夜價錢。倒也真貴呀。你想拿了風也吹得起的一雙金鐲。要換起值到頭二千兩的珠簪來麼。本縣却是沒有嫌過妓女說着。又去問兩旁的差役道。你們可知這真是這般貴的價錢麼。弄得那班差役答又不好。不答又不好。倘便萬分

的連連道。是是是。幸而那官這句說話原是蹣蹣翠翹的意思。不然被他們這班人是是是。還要認做真的。有那樣貴的了。當下翠翹見縣官這般的蹣蹣她。又問她要那枝珠簪。氣得忙在身邊取了出來。大有要向那官臉上打去的樣子。兩旁差役見了。忙一聲同聲喝道。不得行凶。一聲奔上去。在翠翹的手內。將那枝珠簪搶了下來。呈與縣官。縣官接在手裏之後。看了半天。方交近身的二爺道。這件贓物。連同那雙金鐲。統統送到上房。交與太太親自入庫。不得有誤。那個二爺。便拿了珠簪金鐲兩樣東西。飛奔往上房去了。那官等得那個二爺走後。便把刑籤一拔。正要也答翠翹的當口。陡見公堂外面。飛跑進來一隻老黃狗。就向他身上一撲。頓時就覺得他的官體。已和那隻狗身合而為一的起來。趕忙要想把他的官體掙脫狗身。那裏還來得及。同時又聽得大堂之外。圍着在看審官司的那班百姓。沒有一個不狂笑大叫道。大家快看呀。怎麼坐在公案上審案的那位老爺。忽會不見了。只有一隻老黃狗坐在那裏呢。此時兩旁差役也見他們的老爺。陡失所在。不知何時換上一隻黃狗。神氣活現的坐在上面。不禁又是好笑。又是奇怪。頓時四面的尋找他們老爺。還有幾個用打犯人的毛竹大板。不同三十七二十一的。拚命就向狗頭上亂擊。只打得那隻狗忽發雅興。要來嘗一嘗縣官味道的黃狗。直聲子的汪汪汪的狂吠。那裏知道這隻狗就是他們的老爺。不過在三分鐘以前。原是一個人。而獸心的人。此刻呢。已變做一隻獸面獸心的狗罷了。可見世人。徒知外表。其實人面獸心的人。那裏及得上獸面人心有義氣的畜生呢。這末這位瘟官。何故忽與那隻黃狗合而為一起來呢。原來這官。名叫史達泉。本是一個要錢不要命的東西。他與棲桐翠翹二人。既無冤仇。與甄行昆呢。亦無恩德。無非受了行昆幾千兩贖款。便將他的良心昧了。他自以為清朝知縣。本有滅門之權。要害幾個人。只在三不之下。何求不得。誰知他的狗運不通。偏偏碰着那位多管閒事的崑崙老人。却在暗中照應。棲桐翠翹兩個。前日那位癩頭和尚。本是他

化的這回把官變狗呢。也是他栽培的就是棲桐的那位同窗。忽忽走來和他咬耳朵。也是老人通知那位同窗。說道官已受賄。你快去告知棲桐。這位同窗因此來告訴棲桐的。照這樣說來。那時可惜只有一位崑崙老人。若是多有幾位。豈不要將罵人的那句狗官狗官的說話。成了真了麼。正是

瘟官審案心何黑 老狗升堂毛已黃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主考拜門生文章吐氣 縣官求罪犯面目何存

却說那位縣官。一見他的身子。已經變做了狗。又被他的那班差役拚命亂打他痛極了。自然只好狂吠。他一壁在叫。又一壁暗忖道。本縣這樣的被他們拌下去。這條老命。包不着槓。但是既已變了畜生。我明明地在向他們說話。他們真也可惡。只當我狗叫一點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太太。她總是我的同牀合被之人。或者能夠明白我的意思。也未可知。他想罷之後。趕忙攙下公座。飛奔的跑至上房。對着他的太太。汪汪亂叫。又做出那種搖尾乞憐的樣兒。誰知他的太太。那時正在拿着那枝珠簾。和一副金鐲。看了又看。心花怒放的當口。忽見外面跑來一隻野狗。向她亂叫。又似乎有一種求救的狀態。正擬命丫環把牠趕出去的時候。忽見一個丫環。拿起一枝大門門。對准那隻狗頭之上。撲的一聲。那狗就頓時狂叫一聲。遺矢滿地的死了過去。太太初意見丫環打死一隻野狗。本不算甚麼。一四事情。也不去責她。就在此時。又見奔進來一位老年的師爺。一見狗已打死。急得大驚失色的。蹣跚着腳連道。糟了。糟了。你們怎麼不問皂白。將我這位東翁打死了呢。太太聽了。自然不知所云。反怪那位師爺道。你怎的知道這隻野狗。是我們老爺。你莫非癡了不成。那位師爺。忙把方才外

邊的情形告知太太。太太聽了，尚在將信將疑的當口。陡見那隻死狗，忽在地上一滾，撲的站了起來。真的變爲他們的老爺起來。太太此時如入夢境，正要去問她們老爺的時候，却見她的老爺已在吩咐師爺一面嚴守秘密，一面且請幾天病假，養息頭上的傷痕。又見師爺回道：「那個犯婦已經暫收女監，且等東翁貴體痊可再審。」老爺點頭稱是。太太到了此時，方知她的老爺真的變過狗了。這且不提。單說翠翹一進女監，就有那個女禁子前來問她索取例規。翠翹身無分文，只得求她暫時欠着，改日補付。那個女禁子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東西，沒錢給她，那肯放過。當時就狠狠的給了翠翹一頓刑罰。翠翹幸已服了丸藥，未受痛苦。那個女禁子把她無可如何，也只得罷了。翠翹既知棲桐在男監裏，也有丸藥保護他的身體，不致受苦。又知那個狗官傷未痊愈，一時不會坐堂，倒也安心在監中等候。只望榜發，棲桐若得一第，便有救星。現在不提翠翹這邊之事。再講棲桐那位同窗，姓文名叫做文魁。文理雖是平常，却重義氣。因爲棲桐情性相投，更是十分莫逆。那天他從考場裏出來之後，聞知棲桐寓中那件事，本想去看他。後來聽得已將姓下的送官究辦，棲桐場後又已回家，便將此事丟開。有一天在路上，忽然遇見一位癩頭和尚，對他如此如此說了幾句。他聽完，就趕到縣前，告知棲桐後來棲桐上堂被責。縣官變狗，那些事情他都親見。只因自己沒有權力，不能相救。棲桐夫婦也只望他自己和棲桐兩個人之中，只要有一個得中，那就無礙。幸而天從人願，等得榜發之後，棲桐中了第二名亞元。他自己也中了倒數上去的第一。他就知道那班報子一定在那兒尋不着那位亞元。公他急去代爲開發喜封，等得衆舉子同赴鹿鳴宴的那天，正副主考官點他們的門生，却少了一位名叫鳳棲桐的亞元。便問大家道：「諸位賢契，今天是大典，我們那位鳳門生，棲桐爲何不到？可是有病麼？」文魁聽了，慌忙擠出人叢之中，走至兩位主考官之前，打了一拱，說道：「鳳棲桐是門生的知己同窗，因爲一件案子，已被此地首縣

史道泉史令。刑訊收監。那能前來。兩位主考聽了。忙問是何案子。文占魁聽了。忙將自點至終的事情。詳細的告知主考。兩位主考聽了。尚未開口。滿堂的一班同年舉子。頓時鼓噪起來。大家各把所戴的一頂大帽。除下了。送至他們主考老帥面前。道：「照這樣說來。門生等也不要這個朝廷的名器了。那個狗官。雖然受過天譴。變過狗過。現在依然復了人形。辨那狗官的事小。我們這位鳳同年夫婦二人。出獄的事大。要求兩位老師。上體朝廷重視文人之至意。下納門生等公意之請求。要請兩位老師。親自率領門生等。去到縣監。將我們那位鳳同年夫婦二人。迎接出來。方算重視科名。兩位主考聽畢。一面忙將各人的大帽。送還各人。一面答道。各位賢契。同年誼重。很是可敬。不過這種辦法。於例似乎不合。衆舉子聽了此言。不待主考把話說完。大家又鬧了起來。互相說道。我們老師既不答應。衆門生的請求。我們何必還要吃這個倒甕的甚麼鹿鳴宴。我們快快去大開明倫堂。召集全省的秀才。從此罷考便了。要這個斷公舉人何用。大家聽了。個個贊成。這個辦法。兩位主考聽了。大吃一驚。恐怕這個風潮愈鬧愈大。雖然有那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老話。可是一經罷考。照列做主考者。便有大大的處分。慌忙答應大家道。各位賢契。千萬不可如此大動干戈。我們二人。准定服從公意。就是大家聽了。方才喜同雀躍。各人把各人的大帽戴上。於是正主考在前。副主考在後。各位新科舉人。又在後。前面開鑼喝道。後面的轎子。猶如一字長蛇陣的一樣。幸而貢院離開監獄還遠。還可以讓他們像迎龍燈式的。在街上迎了過去。若是路近一點。恐怕前面的龍頭。已經到了那個監裏。後面的龍尾。巴尚未出貢院呢。聞話少講。單說這天。那位史縣官的傷。已將愈。這時剛剛起牀。忽接家人通報。說是兩位正副主考大人。帶同各位新科舉子。已經將到監門。彷彿拜容的樣子。不知拜誰。快快請老爺前去伺候。那位史縣官一聽。只嚇得索索落落的發抖道。自從盤古分天地。那有主考拜犯人。這還了得。他嘴上邊說。邊去抓了一件外褂。披在身上。

也顧不得再看是否穿錯。頓時慌慌張張連跌帶爬的奔至監門之外。已在地上。自報銜名道。卑職史逢泉。在這裏跪接二位主考大人。此時兩位主考和眾舉子。已經下轎。兩位主考忽見一個官兒穿了一件女人的外褂。伏在地上。在那兒口稱史逢泉。便知就是那個狗官。也不去睬他。只帶了眾舉子。直往監裏而去。那位史縣官。慌忙又爬了起來。追到兩位主考面前。擋住去路。先請了一個安。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卑卑卑職職職。回回回大人的話。這監裏面。很是齷齪。不敢褻瀆大人的憲駕。可否請到卑職衙內。大人要見那位犯人。卑職便親自去請那位犯人出來。就是兩位主考聽了。便朝他微笑了一笑道。貴縣還要口口聲聲的喊着犯人。本主考却不能拿他們夫婦二人。當犯人呼喚。貴縣請便。不勞招呼。此時旁邊便走上来一位舉子。一把將史逢泉的前胸抓住道。你這狗官。我們大家自有請問你的時候。此刻不忙。你只同了主考大人和我們眾人。先去見鳳棲桐。鳳舉人再說。史逢泉聽了。方知鳳棲桐已經中了舉人。就知這場事情太鬧大了。心裏雖然嚇得要死。但又不肯不陪同前去。只得諾諾連聲的答應道。下官前來引路。邊說着邊已來到棲桐那所號內。大家因爲不認識。棲桐當下就由文占魁。指着一個少年囚犯。對兩位主考道。這位便是鳳棲桐同年。兩位主考忙走近一步。拉了棲桐的手說道。鳳賢契。你真正受屈了。主考此話未了。早有本縣典史。慌忙跪着把棲桐所戴的腳鐐。手銬。卸去。棲桐便淚流滿面的先對兩位主考磕頭道謝。磕完之後。又高舉雙手。四面一個圍拱對大眾道。各位年兄。鳳棲桐不及一一拜謝。各位先受我一禮。大家都還禮。邊替他叫屈。兩位主考又對棲桐說道。鳳賢契。一切的說話。出獄再談。你的夫人呢。爲何還不請來。話猶未了。就見一位美貌的少婦。飛奔過來。見她不及和眾人招呼。奔上去。一把就抱着棲桐。號啕痛哭起來。棲桐見他妻子哭得如此悽惻。一面忙先安慰她。一面又將此刻的事情。告知她聽。翠翹聽了。便也含了眼淚。謝過兩位主考。以及眾位。棲桐又對兩位主考說道。

這個狗官門生夫婦二人。非但受他刑訊。真有性命之險。兩位老師若不重辨。這個狗官門生夫婦。誓不出獄。誰知他話未了。只見史遼泉那個狗官。披了一件女人的外褂。撲的一聲。跪在他們夫妻二人的面前。一壁連連的磕着響頭。一壁高叫鳳大人。鳳太太。你們二位老大人。總要高抬貴手。饒恕下官一條狗命。下官就有一百分的不好。已經老爺爺罰我變過一回老黃狗的了。你們二位老大人。不看金面看佛面。不饒人命饒狗命。翠翹不等他說完。就咬了牙齒。請問他道。你這位史遼泉的史老爺。史遼泉單聽這一句。便趕忙岔口說道。太太這般稱呼。下官不敢。太太儘管喚着下官的名字。就是翠翹也不睬他。他又說道。我雖然受那個男裝女扮姓下的欺騙。並未失身。天日可誓。你前敢血口噴人。硬要認我與那個妖人有奸女人。只以名節為重。生命倒運次之。你就是受他賄賂。也不能這般昧了良心的呀。史遼泉聽了。又大磕其響頭道。太太。下官也是一時受人之愚。現已知罪。讓我回衙。馬上立拿甄行昆那個首犯。連同其僕卡梅等人到案。按法嚴辦。以消太太之氣。就是兩位主考。也岔嘴上來。向史遼泉喝道。你還想回衙再去害人麼。這並不能夠的了。你快列臬司衙門前去候審。到是正經。史遼泉聽了。更加嚇得滿頭大汗的。仍是只向棲桐夫婦兩個。叩頭如搗蒜的求饒。兩位主考。便一面吩咐手下之人。先將史遼泉拿下一面。又勸棲桐夫婦二人道。這官當然從重治罪。我們已將他拿下了。賢契夫婦。快請分坐。我們二人之轎。到了貢院。再說。棲桐夫婦忙答道。恩師之轎。門生夫婦那敢妄坐。既然恩師大人如此吩咐。門生夫婦。另叫小轎。伺候恩師。去便了。兩位主考又說道。這是各位賢契。敬重賢契夫婦的盛意。可以毋庸推辭。棲桐聽了。先一個人暗想道。我妻名節要緊。且讓她坐了此轎。也好恢復她的名譽。想完之後。便答應了。他們夫婦二人。坐上那轎之後。那班同年。又去把那個狗官史遼泉。鎖在翠翹的轎後。椅上。特地要使這位年嫂。吐吐冤氣。等得抬過街上的時候。一班看熱鬧的老百姓們。只見頭一乘綠呢

大轎之內。就是坐的新科亞元鳳樓。沒有一個人見了。不是額手相慶。內中有一位老年的教讀對大家道。這樣看來。真正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了。這位鳳舉人若不高中。試問誰來救他。不過冤沉海底了罷。又有一個小夥子。對這位教讀說道。你這位老夫子。且慢評論。你快看後面鳳夫人轎子上的怪物罷。那位教讀趕忙俯下話頭。抬頭一看。又見第二乘大轎之中。坐了一位千嬌百媚的鳳夫人。端正靜淑。令人可敬。及至看到轎板。只把他笑得眼淚也落出來了。原來鳳夫人的轎槓之上。鎖着一位現任首縣史遼泉。身披女人外褂。衣襟及膝。項套一根黑索。倒是甚長。其形惡劣。已是令人失笑。還要加上滿臉眼淚鼻涕。那個苦相。猶如沒有糖吃的孩子一般。左足的一隻官靴。已經與他尊脚脫離關係。落在路上。右足上的那隻靴子呢。也是拖泥帶水的。那兒還成靴樣。一班頑童。又跟在他的身邊。拍手高叫。大家快看這位打麪缸的老爺呀。滿街的笑聲。於是又鬧了起來。現且不講街上衆人的閒話。再說樓桐夫婦。來到貢院。兩位主考。先命大衆飲過鹿鳴之宴。跟着一同來至臬署。眼看把那個史遼泉。絆了長監。又將甄行。昆等人。定了死罪。這件事情。方才結束。兩位主考。以及各位舉子。仍同樓桐夫妻。回到貢院。大家又設公宴。替他們夫婦二人。壓驚酒席之間。各人問起那位癩頭和尚的本事。樓桐也不相瞞。便將取心醫病。剖肉化心的事情。統統講與大家聽了。只把大家聽得驚駭不已。文占魁也把和尚不知如何。竟會知道人家的秘密事。即以這個狗官得賄而論。這是何等秘密之事。那位置和尙。便來通知於我。他又何以知道我和鳳年兄兩個。是知己的朋友。這真正奇怪了。兩位主考也說道。我們在京的時候。就知京城裏到了一位劍仙。名叫崑崙老人。帶了兩個徒弟。一個師弟。住在白雲庵內。做出了不少希奇古怪。勳恭安良的事情出來。有人說成科兩位親王的那兩徒弟。都走位老人做的。此事倒也很像。後來因為太后封了他們四個的道號。他們不受。便悄悄的離了北京。難道這位癩頭和尚。就是那位崑崙

老人所化的麼。文占魁道：我們這裏辰州地方，有一座西山，雖然沒有泰山那麼高，却也不低。那座山裏，就有兩位劍仙，一名玄玄子，一名西山子。報說他們二人所煉之劍，飛在空中，竟將月色掩得暗淡無光。起來究竟未知真假如何。兩位主考道：古來的飛精躡空，便是劍仙。世界之大，很多高人異士，可惜他們只知在山修煉，道術不肯來管人世的閒事。我們深望那位崑崙老人，都把天下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統統殺盡，那就好了。大家談論一陣，方始各散。接桐夫婦兩個，回到家裏，賈太太見了他們二人，悲喜交集，談說前事，說說現在，沒有一件事情，不是那位和尚相救，便去供了那位和尚的長生祿位。早夕焚香，算是答報他的大恩。誰知這位老人，本已壽與天齊，何用這個長生祿位。因為此時正在西山和玄玄子西山子鬪法，沒有功夫來叫賈太太取消罷了。

縣中怪案方纔了

山上奇文頃刻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舌劍戰昏槍專工戲謔

心珠碎氣彈大觸雲頭

却說崑崙老人，不是在北京的時候，曾與吳人龍講過，只救他的妻子柳含春，不願與玄玄子西山子二人鬪法的麼。何以此刻又說他在和他們兩個鬪起法來了呢？其中自有道理，且讓做書的慢慢的道來。原來老人同了人龍、佳果、孤女幾個，來至湖南省城之後，便化了那個癩頭和尚，去醫翠翹之病。又因翠翹之病，而救接桐之命。這是在七月中旬的事情。後來又化和了和尚去通知那個文占魁，叫他去告知接桐，說那個狗官貪賄，以及把一隻老黃狗與那個狗官身體合而為一，使他變狗，都在八月底邊的那一天，的事情。因為一枝筆不

能夠分開寫兩邊。只得把以後之事。提前一敘。以便完結。鳳樓桐夫婦身上的事情。若是有人駁我未敘中秋那天在山間法的事情。就先敘八月月底邊的事情。那說未免學着棲桐鼓瑟之見了。至於老人何以忽與玄玄子。西山子。鬪起法來呢。這是那時連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的。崑崙老人。自己都沒有防到。有這一着。叫我做書的一個小小凡人。那能先會知道的呢。請觀下文。自然明白。話既敘明。書歸正傳。再說老人於醫活棲桐夫婦之後。因思中秋之前。省中沒有他的事情。便帶了人龍。佳果。孤女。幾個。一路游山玩水。的來至辰州地方。就在玄玄子。西山子二人所約定的那座西山脚下。一座古廟之中。各揀一室。住了下來。這天已是八月十四。老人一個人。却在自已房內。暗忖道。我何妨就把人龍的妻子。柳含春。攝來此廂。將她交與人龍之後。那時隨他夫婦。跟我在一起也好。各幹各的事情也。好。我總不願和玄玄子。西山子二人鬪法。因為一鬪法。便有高下。萬一他一敗於我手。豈不是傷了同道的情義。但不過我若把柳含春攝了回來。那玄玄子。西山子二人。當然知我所為。豈有不尋上門來之理。那時仍與我的初意不符。他邊這樣的想着。邊也自己失笑起來。自問自答的說道。老人。老人。這一件左右為難的事情。也把你弄得沒有雙面光的法子。了麼。他正要再想別個妥善法子的時候。忽見一道紅光。從空而下。那位吳人龍的師父。碧霞子。已經站在他的面前。朝他笑容可掬的道。師兄。怎的一個人。在此似有所思呀。我的徒弟。吳人龍。以及你那一對得意的高徒。他們三個。可是出去遊玩去了。麼。老人聽了。忙請她坐下。話未開口。便呵呵的大笑着。開她的玩笑起來道。師妹。你此刻貿然而來。我倒未曾防到。他們三人都出去遊玩去了。承你問起我那一對頑徒。男的那個倒還罷了。獨有女的這個。真把我受累不堪。我因她是一個女子。未免略事縱容她一些。也是有的。誰知她竟將我做起她的乳媪起來了。師妹。今天來得正好。請你把她帶去。我這一個老頭子。見了你們脂粉隊中人物。便毫無辦法了。碧霞子聽了。也大笑道。

師兄你怎的還不改這個壞脾氣。一見了我這人。雜事不談。便開玩笑。幸我的臉皮還厚。不然就要被你說得臉紅了呢。說着。又微噉了老人一眼道。我倒請問你怎的叫做脂粉隊中人物。我倒要請教請教。我們脂粉隊中的人物。又那一樣事情。不及你呀。老人聽了。又笑着就在身邊摸出一顆形似龍眼。名叫心珠的珠子。給她看道。就是這件法寶。你可拿得出來呀。碧霞子見了此珠。果然不識。忙問道。師兄。此是何物。你怎麼說他是法寶呢。你這人專事打謊。誑人。所以你的說話。我不甚相信。老人聽了。連連的搖着頭道。這就叫做惟女子小人爲難養也。碧霞子也不待老人說完。急接口答道。老而不死。碧霞子剛剛說了半句。忽見她的徒弟吳人龍。從廟外走了進來。人龍一見師父在此。慌忙跪下。就拜碧霞子。只好丟下和老人戲謔的事情。對她徒弟說道。你且起來。爲師有話問你。人龍聽了。起來垂手。待立道。師父有何教訓。徒弟爲了玄玄子。西山子的事情。本要來尋師父。說着。把眼睛看了老人道。後來師兄叫徒弟不必。所以沒有來尋師父。碧霞子一聽。她徒弟稱老人爲師兄。很爲詫異。忙問人龍道。你何以稱師伯爲師兄。甚無規矩。人龍聽了道。師父不准徒弟叫他師伯。徒弟沒有法子。老人忙接口對碧霞子說道。這件事情。你却不知道了。你們這位徒弟。有一天偶然遇見我們師尊。我們師尊愛他聰明。曾經贊起他一聲道。你這孩子。如此聰明。倒有些像我的徒弟。老人說至此。地。又對碧霞子笑道。這是我違師父的意思。你也不必怪你徒弟。我也不和你客氣。恕不叫做師叔了。碧霞子聽了。方才知道這事的原委。也笑着對老人道。這是師兄爲違敬師尊起見。我倒不好說甚麼了。說着。又問老人道。他們二人既要和我們見個高下。我們難道懼憚他們不成。老人聽了。方將他們二人攝去人龍的妻子。以及偷了他們師父法寶種種的事情。告知碧霞子。碧霞子聽畢道。師兄雖是好意。有此法寶。還不肯去傷他們。我自然也違師父之教。迴避他們。就是最好叫他們把人龍的妻子送還我們。我們各不相犯。更爲妥當。老人道。師妹一見

我就說我似有所思。方才我就是爲的此事。碧霞子道：「明天我一個人前去拜望他們。師兄不必同去。就是說着。又問人龍道：「你的妻子也懂得一點武藝麼？」人龍道：「不懂武藝。文學倒還罷了。師父今天到此。還是專誠來看師兄的呢。還是無心遇見的？」要請師父明示。碧霞子道：「我何曾知道師兄在此。就是他們二人要和我比試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方才我由郴州訪友路過此處。遙見此廟之上。劍光燦爛。上冲雲際。始知道裏必有同道在此。偶來看看。不期遇見師兄。人龍正要答話。忽見佳果孤女兩個也從廟外進來。他忙去告知佳果孤女。這位就是我的師父。佳果聽了。先去拜見碧霞子。孤女因有私事。須往自己房裏一轉之後。方可出來。等得事畢。趕忙走至師父房裏。她與佳果二人都是初見碧霞子。這人一面參拜。一面偷眼去看碧霞子的臉貌。只見碧霞子長得紅添兩頰。真如二月之花。黛畫雙眉。宛似三春之柳。玉立亭亭。風吹可倒。柔情脈脈。兩酒將殊。雖稱紅線之流。千般武藝。却似綠珠之相。萬種溫馨。孤女將她邊看邊又暗忖道：「我自己以爲我這個人。文質彬彬。不像學過劍術。豈知我與這位師叔一比。她真是嬌娜得已。達極點。我粗魯得也達極點。度她至此地。不禁由欽佩而愛慕。由愛慕而親暱。忙誠誠心。親親暱暱的。坐到碧霞子的身旁去細談去了。碧霞子學道多年。已至劍仙地位。雖然不及老人。像玄玄子。西山子。他們兩個。那裏是她對手。可是素來收的。都是男徒。從無一個女徒。男徒對於師尊敬而疏。女徒對於師尊親而暱。女師對於男徒。雖是位至劍仙。雖是親如母子。究因性別關係。也有未便之處。如果對於女徒呢。那就無論言語舉止。一切的瑣事。自然無隔閡的地方了。況且孤女姿色。既是秀麗。性格又是溫柔。於是陡然引動碧霞子的慈愛之心。起來便去拉了孤女的手。問長問短。該得津津有味。樂得胡帝胡天。老人見碧霞子這個樣兒。又笑了起來。道：「師妹真的歡喜我這個頑徒。決定由你帶去管教。不過將來被她鬧得頭昏腦漲的時候。不能怪我。碧霞子聽了。便要老人和她擊掌爲信。不許反。」

梅老人聽了。正待答話的當口。忽見由窗外飛進一張紅帖。落在地上。忙去拾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二位既已如期惠臨。敝人等今夜子刻。准在西山頂上。做廬不夜城中候教。下書玄玄子。西山子同具。老人看畢。一面將那張請帖。遞與碧霞子去看。一面笑着道。准定師妹一人去罷。我是不敢聆教的。碧霞子邊看邊答道。師兄既知他們自恃法寶厲害。一時目中無人起來。未知他們的究是何寶。與師兄的此珠。法力如何。我要知其底蘊。方好防備。老人聽了道。他們的那件法寶。名叫氣彈。原是他們師尊三清仙尊的浩然之氣所煉就的。那顆氣彈。也吸了不少乾坤的蘊蓄。收了無數日月的精華。大概凡骨肉體的人。被他一擊。便成灰燼。也算一件法寶。說到我的這一顆珠子呢。名叫心珠。此珠乃是我們師尊的一顆良心變成的。我們師尊在未成仙以前的時候。他老人家本是一位忠臣。這一顆心便是忠心。他老人家又是一個孝子。這一顆心便是孝心。他作事只知正道。這一顆心便是正心。他接物皆以誠意。這一顆心便是誠心。這是他老人家做凡人時候的那一顆良心。後來修道以後。這一顆心便為玉帝所許。眾仙所敬。久而久之。就成九天之中的第一等法寶了。雖是只以自衛為宗旨。不肯隨便傷人。然而這顆心珠也曾經降服了不少的法寶。這末牠說自衛為甚麼事情。又要去降服那些法寶呢。因為奉了玉帝敕旨。不論天上金仙。那管人間魔怪。只要他們所有的那些法寶。一有邪意。便要被這顆心珠擊壞。所以每在闖法的時候。只有邪正之分。實無勝負之意。此珠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頭。此珠法力。也在這個上頭。老人說完。便將心珠拿了出來。放在桌子中間。任牠四面的滾去。說也奇怪。牠只向正道而行。不向邪路而去。非但把人籠。佳果。孤女三個。看得嘖嘖稱奇。就是這位碧霞子。她是已有八九玄功的了。所見過的各種法寶。本也不在少數。她見了心珠。也會滿口稱贊。這顆心珠的是光明正大。洵為萬寶之宗。起來。老人收了心珠之後。忽又躊躇起來。道。師妹一個人前去。你的劍術。自然勝過他們十倍。我此刻的意。

思是怕他們不講情理。萬一因爲劍術闖你不下。他們竟用那顆氣彈傷害你起來。那就非常危險了呢。我又不敢輕以此珠付你。恐怕你一時意氣用事。持有此珠。生出勝負的觀念出來。那就不妙。老人此話未完。忽然聽見窗外有人向他們冷笑一聲道。你們不必有誇法寶厲害。須要見過高低。方好誇口。老人聽了。不待此人詞畢。疾忙推開窗櫺。往外一看。想要答話。已見空中一道劍光。飛向着山頂之上去了。老人見他們已走。他對碧霞子大息道。他們既是如此存心。師妹就不便獨往的了。碧霞子聽了。頓時蹙眉直豎道。師兄只是顧憐他們。不肯傷了同道之誼。無如他們偏要尋上門來。我們不去。他們也會來的。照我的意思。要請師兄同去。我們存心事事退讓。單救柳含春歸來。那倒可以。老人聽了。想一想自己不去。他們也要來的。無可如何。只得應允同去。碧霞子又對孤女說道。你們都去也。讓你們大家去會會他們。孤女聽她師父說那顆心珠好處的時候。已經覺得聞所未聞。此刻一聽碧霞子准他們大家同去。豈有不躍躍欲試之理。等得大家弄好晚飯吃過之後。老人便和碧霞子兩個。各率徒弟。緩步來至山頂。早見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已經候在門口。相見之下。倒也客氣。到了裏面。分別坐下。自有道童端上茶來。當下玄玄子先開口對老人和碧霞子兩個說道。承二位道兄不棄。如約而至。說着。便將手向後面的那道圍牆一指道。那邊便是晚輩的休憩之處。隨後取了一個不夜城的名目。那裏頗有空曠之地。晚輩等安在二位道兄之前。獻一獻茶。高堂指教。老人聽罷。先答道。我們此來。乃是爲的柳含春這人。若肯將她交還我們。那就感謝之至。比試一層。萬難違命。西山子道。道兄不必謙虛。我們二人相待已久。今夜是總須見過。高下方能讓你們等人下山。邊說邊已露出殺氣。碧霞子在旁聽得。已是忍耐不住。便岔嘴道。現在劍術這一門。只有尊處的辰州派。連同我們天山派。與我們師兄的崑崙派。總共只有這三派。大家連連的互相維持。已嫌寒若晨星的了。那好再事自相掣制。快快交還柳含春這人。免得傷了

同道的義氣。西山子聽了，便冷笑道：「你們要祈合吞這人，本極容易，不知你們可有本事？」她下山的晚，至於潘姊方才所說，免傷同道義氣，我倒有些不怕。有本領儘管拿出來便了。說完，便將他們五個人領到不夜城中的空地之上，也不再和他們打話，早把他們口一張，立時吐出一道劍光，就向老人與碧霞子的腦門之上飛來。此時老人只得吐劍自衛。碧霞子呢，她却由鼻孔之中，呼出一道劍光，直向西山子的那道劍光擊去。玄子在旁也吐出一道黑色的劍光，加入搏擊起來。此時正是子時，天上月亮的光彩，照着他們的四道劍光飛來飛去的，真是好看。孤女、佳人、龍三個，雖知自己的劍術，不及他們四個，但是既在關劍，加入進去，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於是各吐飛劍，加入其中。七道劍光，盤旋空際，就像七條毒龍在空中惡鬥的樣子。玄子本知老人的劍術厲害，不敢久闖，便將那顆氣彈祭起空中。這顆氣彈，真也有點法力，只見牠在空中頓時化為一團極大的黑氣，分開七道劍光，直向老人等五個人的頭上壓來。老人此時讓無可讓，只得也將那顆心珠向空中一拋，說時遲，那時快，陡聽得一聲青天霹靂，那顆氣彈所化的一團黑氣，早已被心珠擊散，宛如落雪的一般，紛紛四散的飛了下來，正是

良心便是仙家寶，邪氣難將法力施。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不夜城神仙嘉伉儷 中秋節夫婦慶團圓

却說那顆氣彈所化的那團黑氣，既被心珠擊散，牠的本身自然碎得不能復原。碧霞子見了，便勇氣百倍起來。她的那道劍光，直把玄子、西山子兩個的劍光擊得真個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進攻之力。碧霞子正想將

他們二人那兩道劍光擊壞的當口。忽見雲中落下一位仙尊。只把手上的那根拐杖輕輕的向她的那道劍光一隔。便把她的劍光擋了回來。她慌忙收了劍光。跳出圈子。正想去問老人。這是何人的時候。只見老人已經一面收了劍光。一面與那位仙尊行禮。同時又見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嚇得跪在地上。只朝那位仙尊叩頭不迭的。緋紅了臉。一句不敢說話。又見那位仙尊。也不去睬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只與老人兩個。走進內室。自己坐下。也命老人坐下。又見老人那裏敢坐。恭恭敬敬的侍立其側。稱師伯道。外面那個女徒。名叫碧霞子。可不准其進來。叩見。又見那位仙尊。把頭微微的一點。老人便來叫她。又悄悄的對她說了兩句。這位就是三清仙尊。他的道法。還在你們師父之上呢。碧霞子邊聽邊已來至室內。也口稱師伯。在上。女徒碧霞子參見仙尊。便將手一揚。命她起來。又對她說道。我那兩個不肖的門徒。如此為非作歹。竟敢偷了我的法寶。傷害同道。說着。又指着老人對他道。幸而他。有他師父給他的那顆心珠。帶在身邊。不然。你們大家。豈不是都遭了他們的毒手了麼。說着。便將手向空一招。只見起先已經擊碎的那一團黑氣。零零落落的飛進屋來。落在仙尊的面前。又見仙尊。只將他的口一張。那些零零落落的散氣。便自己飛進仙尊的口內去了。仙尊收了那氣之後。又稱贊碧霞子道。你煉劍的年數。雖然未及我那兩個不肖的徒弟。那麼久遠。可是你的劍光。已有這般功夫。却也可嘉。只要好好兒。再去用功。你的劍術。仙尊說至此地。又指着老人對他道。便有他的玄功了。又見老人也對仙尊謙遜幾句之後。方向仙尊替玄玄子。西山子二人求恕。仙尊聽了。方命老人將他們兩個引至仙尊面前。跪下。仙尊便責問他們兩個道。你們兩個逆畜。你們偷了為師的法寶。其罪已大。你們還想傷害同道。這是甚麼道理。快快自己說來。玄玄子。西山子兩個。都垂淚道。徒弟等有罪。只憑師父處治。不過我們辰州派的人。物。往往被天山派欺凌。實有不甘。還要請師父作主。仙尊聽了。怒目對他們兩個說道。你們說辰州派。每被天

山派所欺。這是要怪我們派裏自己的人不好。何能去怪人家。你們兩個如此存心。真是有玷師門。說着。便將手指向空一指。頓時只見天上降下兩位金甲神人。忙來參見仙尊。道上仙召小神至此。有何差違。仙尊道。兩位尊神。速將我這兩個不肖門徒。押入南天門悔過所內。候我將這顆氣彈。幾時煉成原形。幾時再放他們出來。便了。兩位金甲神人。領了法旨。忙把玄玄子。西山子。兩個鎖拿之後。一同駕雲而去。仙尊等得發落他們兩個之後。方對老人和碧霞子道。外面的男女三個。大概是你們二人的門徒了。其實門徒總以少收爲是。你們看看我這兩個門徒。豈不是丟我之醜麼。老人聽了。忙對仙尊道。師伯也不必全怪我們。那兩位道兄。崑崙派裏頭人數極少。徒弟又時時刻刻的在四處糾正他們。所以尚無與人意氣用事的人物。說着。指指碧霞子道。她們天山派裏頭千百人之中。未免總有個把不守師訓的門徒。因此辰州派有激使然。也是有的。仙尊聽了。連搖其首道。話雖如此。但是我總覺得我們這一派之中。出來的人物。太不純正。讓我且過幾時。當與你們二人的師父。大家商議商議。總要想出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才好。老人聽了。又請示仙尊道。徒弟與女徒的三個門徒。可不准他們前來參見。使這班小輩。得聆幾句教訓。真是勝過自修十年。仙尊聽了。便命進見。老人碧霞子兩個。忙去各帶徒弟進內。參見仙尊之後。仙尊看了他們三個一眼。便對老人碧霞子兩個說道。你們二人的這三個門徒。面色都尚正派。心地自然純良。說完。又將孤女喚至面前。吩咐她道。爾的眉心。已現純陽之氣。腹中定有男孕。此胎乃爲接續兩姓的香烟起見。也是孝心。以後不必再在人倫之事着想。因爲精氣若耗一分。進功就要遲緩百分。你與你們丈夫二人。頗有仙骨。須要萬般保重要緊。誰知仙尊此論。雖是修仙的要訣。孤女到底是個女子。她的功夫。僅僅升堂。猶未入室。聽了仙尊此言。自然把她羞得滿面通紅。仙尊之前。又不敢拿出她的頑皮性來。真將她弄得恨不得尋着一個地洞鑽了下去。仙尊見了她這個侷促不安的樣

子也會呵呵的大笑起來。碧霞子自己是個女流。當然知道婦女們的難處。便走上去指着孤女對仙尊說道。此徒臉嫩。尚未悟澈仙家的那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精義。女徒要求師伯改訓別樁道法。仙尊聽了。真的又教了孤女好些聞所未聞的劍術秘訣。此時孤女方始喜之不盡。碧霞子候至仙尊講完。方又對仙尊說道。女徒門徒吳人龍的妻子名叫柳含春。曾被兩位道兄攝至此地作質。硬逼女徒與崑崙師兄來此比試劍術。女徒此來。本是爲的柳含春這人。女徒要求師伯同至這座不夜城的裏面尋找。萬望赦我冒昧。仙尊聽了。只氣得把足一跺道。這兩個逆畜。真是敗類。說完。便站起身來。帶同他的兩個師姪。三個徒孫。緩步來至樓上一進樓門。就見一塊金字大匾。上書不夜城三個大字。高懸壁間。又見剩上垂着一顆極大的夜明珠。方知不夜城的意義。便是由此而來。連連的太息道。這兩個敗類。如此繁華綺麗。那裏還有半點仙的氣象。老人見仙尊口口聲聲的。只怪他的徒弟不好。倒弄得反不好說。甚麼說話了。只得跟了仙尊。再入密室。正在跟着走的當口。忽見仙尊一跨進那間密室之門。便把他的脚退了出來。連連的對老人說道。裏面那班妖嬈的婦女。究竟甚等人物。你快去問來報我。老人聽了。慌忙走進密室。抬頭一看。原來是紅香綠豔的。共有十幾個少婦。已是嚇得花容失色。柳腰發軔的躲在那兒。經老人一個個的問明來歷之後。方知都是良家婦女。被玄玄子西山子兩個用法攝來做姬妾的。老人便一面叫大衆不必害怕。見過仙尊之後。自會將你們放下山去。一面又問她們。可曾看見有一個名叫柳含春的少婦。當下內中就有一個婦人答道。這個後邊還有一間密室。裏邊却有一個抱孩子的少婦。但不知是否名叫柳含春的。你這位老人家自己進去一問便知。老人聽了。便一個人來至那間密室。敲門進去。就見有一位少婦。抱着孩子在那兒看書。問明之後。果是人龍的妻子。忙將她領了出來。又把衆婦統統叫至仙尊面前。通明原委之後。仙師聽畢。便將他的袍袖張開。命那班婦人次弟的錯

入袖內。自會各到家中。眾婦自然歡喜不盡。大家使爭先恐後的鑽進仙尊袖內去了。仙尊用法術攪她們送回家內之後。方問柳含春道。那兩個逆畜。可曾有事於你。柳含春聽了。邊跪下磕頭。邊答道。含春本至京師尋夫。那天剛剛要進城門的時候。忽然只覺一陣頭眩眼花。便不知人事。及至醒來。身子已在方才的那間密室之中。沒有多時。那兩位玄玄子。西山子師父。便來對我說。叫我不必害怕。衣食一切。自有人送來給我。又對我說。他們不過以我這人作質。要逼着甚麼崑崙老人。碧霞子等人。來此鬪法。無論誰勝誰負。那時便將我這人放下山去。我在那間房內。一住數月。一切尚承他們優待。並無甚麼事情。仙尊聽了。便命碧霞子將她帶下。快讓他們夫婦團圓。柳含春一見人龍。百事不提。拉了便哭。人龍因已聽見含春稟明仙尊的說話。見她妻子並未被人糟蹋。此時師祖師父。又在面前。不敢動他兒女之情。只簡單勸了含春一番。仙尊因見含春也有仙骨。便吩咐碧霞子道。柳含春滿身仙骨。更勝其夫。你何不收她為徒。她將來果成正果。你做師父的。也有好處。碧霞子聽了。她本在羨慕老人的女徒。一聽仙尊之言。適中下懷。人龍此時更是喜出望外。便命含春快快跪下。拜見師父。含春聽了。忙一而叩拜師父。一面說道。師父在上。女徒滿身俗態。不知玷辱師門。否。碧霞子受禮之後。便令她起來。吩咐她道。仙尊已經說你身帶仙骨。學起劍術來。自然容易。初步的功夫。爾夫盡知。爾可隨時跟他練習。為師往後。自會教你玄功。說完之後。又帶她去拜謝仙尊。以及參見崑崙師伯。佳果師兄。孤女師姊。孤女一見含春。人材出色。舉止安詳。這般的一位師妹。便把她喜得忘其所以的。拉了含春的手道。師妹學劍術的事情。真比學文藝有味百倍。不過你懷中的這個孩子。擺在身邊。未免太不方便。人龍聽了。便悄悄的趣笑。孤女道。孤女師姪。你難道忘了仙尊方才之言麼。你腹中的男胎。將來養出之後。真有不少麻煩的事情。在後頭呢。含春聽了。忙輕輕的問人龍道。師姊也有了孕了麼。人龍點點頭。便將仙尊方才說孤女的說話。告知

含春含春聽了。頓時嘖嘖笑起來。孤女一見含春在笑。他立又把她的。那張嫩臉紅了起來。佳果忙也去悄悄的對他們三個說道。仙尊在此。你們怎麼儘講此等言語。難道不怕褻瀆仙尊的麼。佳果這般一說。又把含春說得也臉紅起來。他們四個人。正在私下說話的當口。只見仙尊又將人龍喚了過去。吩咐他道。爾稱崑崙師伯為師兄。雖是他因尊重師言起見。命你如此。到底於理不合。你今天就在我面前。仍舊稱他師伯罷。人龍聽了。慌忙叫了一聲。老人道。師伯。這是仙尊師祖吩咐的。徒弟從此改口。師伯再不可推却了。老人聽了。只得笑着答應。此時天已大明。仙尊見各事已了。便命老人等。跟他來至。昨日大家闖法的那塊空地之上。大家剛剛站定。忽見仙尊將他的手指。向那一座不夜城的房屋一指。陡見仙尊的指上。飛出一柄三尺來長的神劍。平懸在空中。一動也不動。又聽得仙尊這一聲疾。那柄劍尖之上。又飛出一團火來。直向不夜城的屋內鑽去。仙尊方將那柄神劍收回指內。那邊房屋早已劈拍劈拍的燒得化為灰燼。含春見了。忙對人龍道。屋內還有我的一個包袱。燒了倒還事小。我知道裏面。很有不少的。僕婦與道童呢。難道都將他們燒死不成。人龍尚未答話。忽見男男女女的。僕婦道童。各各隨身東西。跪在地上。都在那兒求着仙尊。放他們下山。又見仙尊將他手一揚。那班人紛紛的離山而去。仙尊呢。頓時脚下現出一朵白雲。便冉冉的升到天上去了。當下老人為首。率領眾人。跪在地上。恭送仙尊等得仙尊上天之後。老人等回至山脚之下。的那座廟裏。老人便向碧霞子笑道。師妹本來只想一個女徒。現在是有兩個了。我問你打算何往。快快將我這個女徒帶走。我是要往蘇州去。救人去呢。碧霞子聽了。只把眼睛望了一望。孤女的臉色。已知孤女又要跟他。又捨不得丟了。老人的心思。便對老人笑道。你的女徒又想跟我。又放不下你。好在我也無事。就同你到蘇州去。走一轉也無不可。她的此話一出。頓時把孤女含春兩個人的心。花喜得怒放開來。因為她們姊妹二人。大家都在相見。很晚

的時候。那裏捨得分開。今見碧霞子應允同到蘇州。這就自然在一起的了。當下碧霞子便問老人何時起身。老人聽了笑道。今天中秋佳節。天上的月亮。因是團圓。人龍夫婦。今兒也讓他們團圓團圓。三清仙尊。對於我這女徒。所說之話。我是不甚贊成。我說大凡未成仙以前。俗魯凡胎。那能免去人倫之事呀。老人此話未完。早將孤女含春兩個。羞得逃出房去。碧霞子便咬了牙齒笑怪老人道。天下那有你這樣一位不老成的師父。呀。此等淫意。雖然含有至理。但是總不應該對着一班女徒弟說的呢。老人聽了。但笑不言。過了一刻。老人忽問人龍道。你現在信我的說話了麼。含春那個中秋一到。便團圓的詩句。早已斷定日子的了。人龍聽了。便將含春路上做詩的事情。講與他師父聽了。碧霞子聽畢對老人道。難道真是事有前定的麼。佳果插嘴道。徒弟素惡迷信。但是因果之事。一定有的。否則世界之上。善人豈不吃虧。惡人豈不便宜。即如這回的玄玄子。西山子。他們兩個而論。他們若不去偷了仙尊的法寶。斷不敢有恃無恐也。斷不至於像如此的結果。害人自害。這才叫做老天有眼呢。老人聽了道。此話甚是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大家談論一陣。這天晚上。佳果人龍兩對夫婦。是否人月雙圓。母眉細嫩。正是

應知天上團圓境 慎照人間離別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龜奴仗義追起恩人 鵝母無情毆傷病客

却說老人等。於十六那天。由西山起身。來至省城。已是下院。便揀了一家清淨客寓住下。碧霞子問老人省城有何未了之事。還要耽擱。老人始將醫治鳳棲桐夫妻之病的事情。告知了她。碧霞子聽了。笑對老人道。世界

之上。像他們夫婦那般的事情。何啻恆河沙數。師兄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呀。好在我又沒事。這幾天之中。師兄儘管去辦對付那個狗官。我可以帶同孤女含春兩個。四處走走。如遇那班好人。若是應該要救援他們的事情。我替師兄代勞。就是老人聽了也笑道。你開口便錯。碧霞子道。我怎麼又說錯了。呢。難道幫你的忙。反幫錯了不成。老人道。這些獎善罰惡的行爲。不論誰何都可做的。師妹說是替我代勞。豈非像煞這種事情。是要我一個人包辦。你們似乎不應該做的。了麼。碧霞子聽了道。你這個老頭子。倒真有些難說話了。我說代你去。無非因你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不能硬叫你拿腳來做。預知事情一多。當然不能兼顧。你抓了一句半句的漏洞。馬上交文嚼字的訓斥起來。照我說來。你就是做了一千樁一萬樁的好事。總抵不過你那個要下拔舌地獄的罪孽呢。老人聽了。又呵呵大笑道。不講正理。開口罵人。這才要下拔舌地獄。等你下了拔舌地獄之後。爲兄當看同門之誼。那時再來救你便了。碧霞子聽了。便不去理睬老人。單笑對孤女含春兩個說道。我沒有閒空功夫。和人鬪嘴。你們兩個快快跟我出去。尋些事情幹幹。孤女含春聽了。正想跟着碧霞子出門的當口。老人忙又阻止她們三個道。你們這班人。此刻何往。碧霞子道。怎麼我方才和你說了半天。你怎的此刻反問我。們何往起來呀。老人聽了。復仰天狂笑道。她們兩個總算年輕。沒有閱歷。原要你做師父師叔的。教着她們。這是省城地方。不比那個西山。人跡罕到之處。隨你們放肆。你自己去拿鏡子。照照尊形。看你這裝束。打花鼓。不像打花鼓的。捉牙蟲。不像捉牙蟲的。像這種樣兒。那能去管閒事。不被縣裏捉去挨打。已是大便宜的了。碧霞子聽完。真去向鏡子裏照了一照。見自己與孤女含春三個。都是武士裝束。背刀插劍的。出去私行察訪。真個不。便。忙與她們二人。一同改換了教員與女學生的模樣。方才出門而去。老人去辨狗官的事情。十六回中。已經敘明。毋須再述。單講碧霞子。孤女含春三個。來至大街之上。正在閒逛的當口。忽被一個男子。當胸一撞。一

個不留心。幾乎被那人撞倒。碧霞子忙一把將那人抓住。責他道：「你這個人走路可曾帶着眼睛。幸而我是體操教員。不致被你撞倒。這是甚麼道理呀？」那人聽了。連連的賠罪道：「你這仁女教員千萬要原諒一點。我因為身有要事。急於追趕一位恩人。碧霞子一聽恩人二字。便知有生意。趕了便接口對那人說道：「這末你要我不怪你。你須將爲何要追趕恩人的原由對我說明。方可罷休。」那人聽了。只急得跺足道：「這件事情本可對你說的。但是我此刻急於追趕我那恩人。如果追趕不着。便有兩條人命進出呢。」碧霞子聽得有兩條人命進出。更受逼着問他。那人那裏肯講。只是想掙脫身體。往前追去。孤女便插嘴對碧霞子道：「剛剛叫出一個師字。知道叫錯。連忙改口接下去叫道：「先生。我們何不幫他追趕。等得追着之後。再問不遲。」碧霞子聽了。甚以爲是。便放了那人道：「我們師生幾個素來愛管閒事。現在幫你追趕你那恩人如何？」那人聽了大喜道：「這是再好沒有。說完之後。頓時拔腳飛跑。她們三個真的跟了那人。就追。誰知一口氣追到城外。碧霞子站定用手做了天籟。蓋着眼睛朝前一望。仍無那人所謂恩人的影子。忙又拖住那人問道：「你怎麼知道你那位恩人是走這條路上的呢？」萬一不是。請問你往那兒去追呀？」那人聽了道：「我的恩人。他是要往北京去找同窗朋友去的。自然非走這條路不可。」碧霞子還要再問的當口。忽見那人把他的那雙眼珠子釘着路旁的一座樹林之中。在望。又見那人望了兩眼。就飛奔的向那座林中跑去了。碧霞子也不管那人在望甚麼。忙同了孤女。含春兩個。也向那座林中跑來。及至走近一看。却見那人已經拉了一位落魄公子。在那兒大哭。碧霞子便走上去問那人道：「這位相公。難道就是你所說的恩人麼？」那人已是哭得透不過氣來。因見碧霞子在問他。只得邊揩眼淚邊答道：「這位公子。正是我要追的那位恩人。」碧霞子聽了。便去問那公子姓甚名誰。究爲何事。那位公子只是低頭垂淚。並不作答。那人便插嘴對公子說道：「這三位女客。都是教員。她們自己說的。喜管閒事。她們三位好意幫

同我追出城來的。公子你將你的事情講給她們三位聽聽。或者能夠助你一臂之力的地方。也未可知。那位公子聽了。方始抬起頭來。朝她們三個有氣沒力的望了一眼道。承你三位對於我事。雖然十分熱心。但是我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說也無益。碧霞子聽了。忙安慰他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只要不幹殺人放火的事情。豈有不可補救之理。我們師生三個家境雖然不裕。却喜做那扶危救困的事情。金錢方面。既可略事資助。其餘之事。也可從旁援助。我看執事品貌端方。將來必要高發。何必這般灰心呢。那位公子聽見這位女客說他必要高發。心裏便有些活動起來。只得站了起來。請大家席地而坐之後。方才說道。我名顏如玉。本城人氏。父母雙亡。亦無弟兄姊妹。初時家境尚好。我因為太愛朋友。肥馬輕裘。與朋友共的事情。我也做了不少。誰知那班朋友。都是酒肉之流。一看我已中落。大家便各走散。倒還罷了。內中很有幾個。還要當面奚落我起來。我一氣之下。便去縱情酒色。藉紓胸中的鬱氣。說至此地。便指着那人道。後來在他們的班子裏。結識了一位名叫水靈芝的姑娘。這位姑娘也是官室之裔。因為賣身葬親。便進了他們的班裏。他家的老鴿。只認得錢。不認得人。大凡做老鴿的本是如此。我也知道。不過如此凶惡。倒是我所不防的。後來我與水靈芝的情意日深。一日。她雖然情願跟我為妾為婢。無奈他家老鴿當她是一株搖錢樹。口稱若無萬金的身價。斷斷不准她去嫁人。我那時手中漸窘。纏頭之資。尚可勉強敷衍。這個萬金身價。我當然力不從心。有一天。他家別的一個姑娘。接了一位強盜客人。被那位史遠泉老爺。自把他們班子裏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統統捉去。問了窩藏強盜之罪。雖然不至身首異處。充發極邊的罪名。那是沒有二話的了。我因水靈芝的關係。不能不替他們設法。曾經托了幾位同案去。和那位史遠泉說情。誰知那位史遠泉。真是死要錢的。他倒老實說。有錢便有法。想無錢不賣人情。就在那時。可巧我有一位父執。經商此地。我就托了一位朋友去問那位父執。商借幾千銀子。那位父執

說本要資助我的膏火之資的。馬上就送了我五千兩銀子。我就拿了這個五千銀子一起送給了史遷泉。他們合班子裏的人。個個死裏逃生的放了出來。那時他們老鴛滿口答應將水靈芝嫁給我爲妻。以報我恩。我因爲水靈芝既是我的人了。將來到我家來之後。開門七件。總要替她籌備一點基金。於是又親自再去向那位父執設法。豈知那位父執。大不爲然。他說。前次所贈之銀。原是送我作讀書趕考之用。我既拿去墊了無底之洞。這是成了下流。非但不肯再事通商分文。並且從此不認我是他的故人。之子。我那時被那位父執責得無口可開。只得含羞抱慚而回。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那天受了我那位父執的悶氣之後。來到水靈芝那兒。水靈芝見了我。只朝我哀哀的痛哭。我當然問她何事傷心。她又一聲不響。睡到半夜。我起來小便的時候。不料水靈芝已經高高的掛在那兒了。我那時的一嚇。恨不得和她同死。後來好不容易將她救活。她方才告訴我。她的老鴛限她三天之內。要她將我趕走。她知事無可望。只得一死。以明她不忍絕我的意思。我當時聽了她的言語。見了她的苦況。一急之下。頓時一病。幾至不起。後來三天期限雖到。因我已奄奄一息。那個老鴛未便將我病人趕出門外。又過了幾時。我的病體稍有轉機的當口。我那水靈芝便抱了我大哭。她說。她情願我生病。不願我病愈。我當時不解她的意思。反去怪她沒有情義。等得她說明之後。連我也情願生病了。爲甚麼緣故呢。因爲我若病臥在牀。那個老鴛尚不至於馬上趕我出去。我們二人。心。雖是十分痛苦。各人的眼睛裏面。尚能彼此看見。若是病一好呢。我這人萬難再在她家。死別生離的苦況。自然就在眼前。誰知我的那場病。偏又不如人意。平時有病的時候。延醫服藥。忙個不了。那病一點不肯就好。那個時候呢。這個病偏會自說自話的好了起來了。那時我的病。已經好了十之七八。尚有二三。不過是四肢乏力。精神尚沒復元罷了。誰知到了昨天晚上。那個老鴛奔進房來。指着我的鼻子罵我裝病。那些無禮之言。此時也不必細述。我實

在忍無可忍自然要提前頭的那五千兩銀子的事情了。那個老鴇一時老羞成怒，奔上來就將我飽以老拳。說着又指指那人道：若非他來相勸，我此時那裏還會和你們三位訴述我這個苦史呢。當時等得那個老鴇出房之後，我便決了心對我那水靈芝說：我今天被你們這個鴇母如此痛毆之後，還有甚麼面目再在此地。我已打定主意，走到京師，找一個最要好的同窗，名叫平亞雄的，聽說他現在北京很是得意，業已娶了名。叫何國華的一位女使做妻子。這位何國華的長兄，名叫國光，現任御前侍衛之職，次兄國藩，官居洗馬，都與我有一面之交。不過沒有平亞雄的交情深就是了。若是亞雄肯幫我的忙，我們便有團圓之望，否則你儘管另覓良緣，不必再將我這一個人放在心上。我那時找個自盡也決不再活在這個苦惱的世上了。當時水靈芝聽了我言，哭得死去活來。她說：平亞雄如肯幫忙，自然是一天之喜，否則仍要回來，再想別法。我見她是心肝都挖得出來的奸意，我就答應她的辦法。話雖說定，她還對我哀哀的哭了一夜。及至將要天明的當口，她又反悔起來。她說：她料定我有錢，自然留京，沒錢必不回來。她想到這着，一定不准我走。我等她睡熟之後，忙偷偷的寫了一封信塞在她的枕上，溜出班子，回家一轉，湊集幾兩銀子，便出城來。誰知走至此地，一陣頭眩，砰的倒在地上。及至甦醒轉來，雙脚痠痛非凡，真是寸步難行。我一時越想越傷心起來，回想從前，若是不交歹友，浪費金錢，萬把銀子也不希奇。如今身染重病，又少川資，何能步行至京。而且我與平亞雄也有數年不通信，息人情更比秋雲薄。世事應如水月看，平亞雄譬如不肯幫忙，或是數目太未，是意中之事。與其去死在北京，何不死在家鄉。說到此處，就指着繫在樹上的那一根棒帶道：我本早已投環的了，不知怎的，忽又捨不得水靈芝起來，不肯就死。其實呢，也不過在此地挨挨時候罷了。你們三位女士，雖說可以資助一點銀錢，我的事情不是三五百能夠成全我的。不要說天下斷無非親非故，憑空就送萬把銀子給一個素昧平生。

的人物就是三位女士。真肯如此慷慨仗義。我又如何收得下來的呢。所以我說我是死症。萬無救理。說完又去對那人說道。你方才對我說。却是奉了你們小姐之命。前來追趕我的。你如此多情多義。不忘我從縣衙門裏救你出來。但是叫我回去。於事無益。你們的女老板。若有你這一片好心。我和你們的小姐。就不至於如此的下場了。那人聽了。忙向碧霞子三個說道。我們的女老板。也與這位縣官的姓名一樣。死要錢就是了。你們三位若能暫借我們顏公子三五百兩銀子。讓他有臉兒進我們班子之門。以後再大家從長計議。便了。你們三位女客以為怎樣。顏公子插口阻止他道。這倒不必。我遲早總是一死。就是幾百兩銀子。我也不願意再去拋雪填井的了。碧霞子起先一句不岔嘴的。儘管聽顏公子說。一直聽完。心中早已定了主意。此時聽見那人叫她暫借公子三五百兩銀子的那句話。便向公子說道。顏公子。你今兒無意之中。遇見我們三個。真算巧極的了。你方才所說的那位平亞雄先生。他就是我這個學生的結義妹丈呀。顏公子一聽此言。頓時跳了起來。道。此言當真的麼。不是怕我尋死。特地讓我快活快活的麼。碧霞子正要答言。忽見那人撲的一聲。疾忙站了起來。對公子說道。我們靈芝小姐親自趕來了。正是。

剛剛契友佳音至 又見情人親自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一場黑幕丈母嫁東牀 千兩黃金少爺遊北里

却說那位顏如玉公子。一聽見那個相幫說他小姐親自趕來。慌忙抬頭往外一望。果見水靈芝一個人滿面愁容。手提一個小包袱。慌慌張張的向他們這裏走來。他便兩脚三步的迎了上去。一把攙着靈芝的手問她。

道。你怎麼一個人追到這裏來的。你的娘又怎肯讓你單身出來。只見靈芝未曾開口說話。早已雙眼之中。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簌落落的滾了出來。道。你這個冤家呀。你倒狠得起心。丟了我就走。我是那裏狠得起心。讓你一個有病之人。出這樣的遠門呢。你能不走。仍舊同我回去。從長計議。這是我希望的事情。否則我這個包袱之內。略有幾件首飾。你帶在身邊。也好當作路費。如玉聽了。直感激得心如刀割的對靈芝告饒道。好妹妹。你莫怪我。我今早上的不別而行。原是爲我與你二人的事情。除了到北京去尋那平亞雄之外。委實一無法子。我留下的那一封信。均已寫得明明白白。我若與你講明。怕你不放我走。說着。又指着碧霞子三個道。她們三位對於我的事情。很是熱心。說完。又單指着孤女一個人道。這位姊妹。她說平亞雄的夫人。就是她的結義妹子。我正待向這位姊妹。打聽亞雄近狀的時候。因爲見你來了。尚未請教她們。說着。又指着靈芝對碧霞子她們三位說道。這位便是水靈芝小姐。此時碧霞子等人。因聽見如玉和靈芝問答說話。已知他們二人確有真正愛情。心裏極願贊助他們。碧霞子便走近靈芝面前。對她微笑道。小姐之事。方才這位顏公子。已經略述過幾句。我們非常欽敬小姐。本擬親來拜望。以便商量對付那個鴛母。此刻小姐既已趕來。我們何妨就在此地研究起來呢。靈芝聽了。便問碧霞子貴姓。碧霞子因孤女方才錯口。而出曾經叫過她一個師字。便對靈芝承認姓師。靈芝又問孤女含春二人。孤女假說姓邵。含春假說姓劉。靈芝聽了。便與大家席地而坐。道。承你們三位的好意。萍水相逢。便來幫我們二人之忙。真是感激不盡。你們三位。雖聽顏公子說過我的事情。但是僅知以前的事情。誰知我們那位鴛母。還有種種黑幕。在後頭呢。讓我來細細說與三位聽罷。今天早上。我一醒。對來。見了顏公子留在枕邊的一封信。我就知道他這個人。一身傲骨。說得出。便做得到的。我想他人既有病。身邊又被川資。如何好讓他單身進京去呢。於是我便偷偷的。差了我們這個相幫。一定要將他追了。

回去說至此地。他又停下話頭。去問那個相幫道：「阿貴，你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追着公子的？」阿貴聽了，便將他走路太急，以致幾乎撞倒這位教員，以及她們三位，仗義幫同追趕，直趕這裏，方才追着公子的事情，講與靈芝聽了。靈芝聽畢，便點點頭道：「阿貴，你倒不像你們那個老叔娘，那樣的嫌貧愛富的。」我小姐將來若與公子有團圓之日，必不忘你。阿貴聽了道：「公子化了幾千銀子，從衙門裏把我們救了出來，他就是我阿貴的大恩人。我們老叔娘，她雖然忘恩負義，薄待公子，我總是憑我的良心做事。這世裏不幸做了龜卜子，也指望望來世呀。」碧霞子等聽了阿貴之言，便也插嘴進去，誇他很有義氣，好心必有好報。靈芝等得碧霞子等將話說完，方又接下來說道：「我們那位搗母，天天要趕走公子，我起初還以為她因公子拿不出一萬兩銀子，所以不肯把我許配與他。她雖然忘却救她出獄的好處，單以搗兒愛鈔的那句老古話來說，尚在情理之中。我也不敢十分一定怪她。豈知她這個人，無恥已達極點，竟去看中此地鹽法道的少爺，拿我這個人做了釣魚之餌。她的意思是愛上那位少爺，門庭顯赫，相貌標緻，連她自己也要一同嫁他作妾。你們三位想想看，天下那有丈母同了女兒，合嫁一個人的呢？他們既有這段黑幕在裏邊，自然把這位顏公子當作眼中之釘的了。今天早上，她一見公子已走，馬上就換了一副嘴臉待我。她還怕我不答應嫁那位少爺，以及不願同嫁一夫，她對我說：『等得過門之後，因她馬齒稍長，情願與我姊妹稱呼，一切事情也肯退讓。』我當時聽了她那樣的無恥之言，心裏雖是誓死不願，面子上却没有表示反對。為甚麼緣故呢？因為那時我尚不知道公子已說我們阿貴追着，我一個孤身女子，在她壓力之下，若不假意服從她的命令，萬一她們用起強硬手段起來，我便要吃她們之虧。不如假意敷衍，以便從長計議。當時她見我既不反對，以為她的目的已達，很來對我敷衍。所以我今天假說出來，購物她非但不加禁止，而且不來限我時間。你們三位不知有何妙計，可使我與公

子圍圓平亞雄平大人既和這位邵家小姐是親戚。邵家小姐可知他的手邊。一時能否拿得出萬把銀子來。救我們二人。碧霞子聽了道。照我之意。姓平的那邊。現在不必問他借錢。這條門路你們留作將來結褵之後。好去尋他。顏公子不要見氣。你目下的家境不裕。靈芝小姐嫁了你。不能叫她去喝西風。往後過日子的事。不可不預爲之備。如玉聽了道。師教員的說話。顧到後來。這自然是正理。還有何說。不過眼前的事情。還沒有辦法。似乎尚說不到後來的事情呢。況且方才靈芝小姐說。那個老鴇。既要逼她同嫁一人。急難之事。已經臨頭。我的靈芝小姐。如被那個鹽法道的少爺奪去。就是將來平亞雄他肯把他的職位讓與我做。我也不希望呀。碧霞子聽了道。顏公子你莫性急呀。我們若不將你們二位的婚姻辦妥。這又何必談到後來過日子的事。問題呢。說着。便將她的計策。打算如此。如此的告知如玉靈芝二人。他們兩個聽畢。真把他們樂得連稱妙。妙。連這個相幫阿貴也笑得手舞足蹈起來。他們六個人商量既畢。一面暫請如玉公子回家靜候好音。一面又叫靈芝同了阿貴先回班子。對於那個老鴇。百依百順。不要起了她疑心。以致不能行她們所定的計劃。如玉靈芝阿貴三個。自然唯唯承命。於是各人別了她們三位。各自回家。現在先說靈芝阿貴兩個。先後回到班子之內。那個老鴇。以爲靈芝已經應允她同嫁。那位少爺正在心花怒放。忙着料理他自己與靈芝兩個。嫁妝的時候。那裏還有閒空功夫。防到靈芝阿貴兩個。追趕如玉的事情。當時一見靈芝已經購物回來。便笑嘻嘻的走來問她。喜期已定。九月初一。你愛何等妝奩。就辦何等妝奩。因爲他是鹽法道的少爺。有的是錢。答應每人給一萬兩身價。不算外。所有一切妝奩之費。都歸他來擔認。靈芝聽了。便假裝要長要短。免起她娘疑心。那個鴇母聽了。自然奉如聖旨。頓時令人分頭辦理。誰知沒有幾天。忽見那位少爺的家人。急急忙忙的前來。遞信道。少爺忽染重症。勢已垂危。性命既是難保。婚約只好取消。撤完之後。也不等那個鴇母答復。便如飛的

去了。可憐那個鴛母。一個青天霹靂。只把她急得幾乎厥去。還是靈芝來勸她。道：「娘呀！你莫就憂。這是急病的病情。不是變卦的舉動。只望那邊好了起來。大不了遲幾天辦事罷了。那個鴛母聽了。無淚對她道：「你年紀輕。知道甚事。像這位少爺是潘驢鄧小閹。五個字都佔全了的。不要說像這般財貌俱全的人物。世上已是少有。即使再有個把我們看中他們。他們却不看中我們。也是枉然的呀。幸而這位少爺既看中你。也不討厭我。這個真正是千載難遇之機會。這個機會一失。以後就是打着火把。也沒處尋覓的了。靈芝正要答話。忽聽見阿貴在外邊高喊一聲。有客跟着就走過來。三位王孫公子。那個老鴛。見有生客進來。只得揩乾眼淚。替同靈芝招呼客人。及至細細的將他們三位生客一看。便把這位半老佳人看得呆了。忙一個人暗忖道：「我從前見了那個姓顏的窮鬼。以為他的相貌。已是千中揀一的了。後來看見這位鹽法道的少爺。似乎又要比那個窮鬼高一等。所以我費盡心思。前去已結他的。總算天從人願。達了我的目的。誰知一病不起。這事十分之中。已有九分九的沒有把握的了。誰知此刻這三位生客非但還要比他們兩個長得標緻。而且各人手上戴的那兩隻鑽石戒指。沒有幾萬銀子。那裏買得到呀。難道我們母女二人的婚姻。註在他們身上不成。照我此刻的如意算盤打來。這是我又情願那位少爺的毛病。不必好了呢。她想到此地。又知自己已是徐娘。不能打動客人。且讓靈芝去狐媚他們。只要他們與靈芝有了交情。便好進行婚事。我那時再坐地分贓。有何不可。她想完之後。忙與靈芝咬了幾句耳朵。要她去迷住他們。又說這是重生的宋玉。再世的鄧通。萬萬不可放過。靈芝聽了。便當着她娘之面。用出十分迷功。居然將這三位客人奉承得十二萬分的滿意。擺酒打牌照例的事情。都已做過。便問住夜之資。甚麼價目。那個鴛母一見三位之中。最標緻的那個看上了靈芝。真是把她喜出過望。忙接口上去問那位最標緻的道：「這位少爺貴姓。那人聽了。邊把眼睛眯着看她。邊答道：「我姓師。說完之後。又

去笑問靈芝道。這位大概是我的丈母娘了。她的年紀雖是比你略大三五歲。其實你們二人。大可作姊妹稱呼呢。那個鴛母一聽見姓師的說她與她女兒。可稱姊妹。當然是贊成她的表示。心裏雖然萬分滿意。還恐姓師的是個吝澀之徒。萬一有錢而不肯用。仍舊不算完人。要從他肯不肯用錢。看出他有没有家財。便又去對姓師的說道。師少爺。我看你人物風流。舉止豪爽。必是一位花柳場中的行家。我們這班子裏的小姐。雖說不多。比較別家起來。也就不少的了。獨有這位靈芝小姐。雖非我十月懷胎。却是我廿年撫養的才。她的體態。她的性情。她的行為。不要說省城之中。尋不出第二個來。就是上海北京兩處大地方。也好推為第一。說到夜夜之資。請師少爺自己吩咐。只要不辱沒我這個女兒的身分。我也沒有別話。只見那位姓師的。微笑道。美人身價值千金。一千兩黃金。也要兩三萬銀子。我們尚是初交。我打算送一千兩銀子。你這位丈母老太太。以為何如呢。那個鴛母一見他出手。就是這般闊綽。社會笑道。遵命。遵命。並非我做她娘的。在此地斤斤較量。要知師少爺能夠看得起我女兒。師少爺自己方不失身分。呀。姓師的聽了。便叫靈芝。派一個妥當相幫。到他所住的寓中。去將他們的行李箱籠。統統搬來。似有久住之意。靈芝聽了。便命阿貴。跟去。過了一刻。已見阿貴押着十幾個挑夫。一担担的挑進她的房內。付過車力之後。姓師的自己去打開一只箱子。先拿出五十兩一只的元寶二十只來。交與鴛母。再去拿出二十只。算是吃酒打牌。以及男女相幫的賞錢。這些事情辦好之後。又在箱子之中。拿出黃金千兩。交與靈芝。替他收存。那個鴛母見了。只把她的舌頭。嚇得吐了出來。縮不進去。到了晚上。姓師的又對靈芝道。我們這兩個朋友。因為路上略受風霜。你可另尋一間房間。讓他們前去安睡。靈芝當然照辦。這天晚上之事。不必細敘。第二天一早。靈芝便去對她娘笑道。娘呀。你知道這位姓師的是甚麼人呀。那些老鴛聽了。也笑着答道。你這個癡丫頭。你和他睡過一晚上。怎的反而問我做娘的起來呢。靈芝聽

了道這位師少爺乃是師中堂的獨養之子。因爲在家無事。來到各省閒遊。因爲要聚兩位如夫人。所以帶了兩個要好朋友。只在北里之中。物色他的小星。現在他已看中我了。我當時就對他說道。你要聚我作妾。我自願十分願意。不過我嫌與我有約在先。有人若要娶我。必須將我的娘一同娶去。因爲並非生母。大家在同嫁一夫。諸事便當靈芝說至此處。那個搗母疾急插嘴問道。這末他怎麼說呀。他怎麼說呀。他可妻我呢。靈芝聽了道。他說娘的年紀比他整整的大了十歲呢。那個搗母一聽此言。似乎很着急的道。你這癡婆娘。你怎好把爲娘的真年紀對他講的呢。我此刻老實對你說一聲。姓師的若不娶我。你也休想嫁他。靈芝聽了道。娘呀。你難道還不知道你女兒的心思麼。我既肯答應你。與你同嫁那位鹽法道的少爺。豈有不願意你同嫁這個姓師的呢。娘呀。你爲何早不對我講明白呢。現在是遲了。那個姓師的早已到北京去了。不然一同嫁他。不是很好的麼。那個搗母聽了便半真半假的罵靈芝道。你還在想着他麼。他是一個窮鬼呀。他的臉蛋雖也不錯。可是雙肩扛一口。除了這一樣之外。真可以說他是身無長物的了。你要知道。單是臉蛋標緻。是不能當飯吃的呢。靈芝聽了。正要答話。只見姓師的奔進房來。一把將她拖了就走。正是

不是老嫌施壓力 焉能嬌女作媒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夢裏天堂開顏片刻 人間地獄飲恨終身

却說那個搗母。見靈芝被那位姓師的拖回房去。又暗忖道。姓師的他厭憎我。比他大了十年年紀。這樣說來。年輕的人。究竟沒有甚麼經驗。要知道夫婦之間。不是單靠面孔標緻了事的。我總共只有這一張顏面。不如

靈芝呀。除此以外。靈芝這個小東西。那裏及得上我的一根毫毛呢。她一個人。這這般的想着。邊走到着花鏡前。一照。只見她自己的尊顏。現有煙癮之容。朱唇。戴鐵。開口露多財之相。皓齒。飛金。壓單重霜。宛似孤孀之貌。腰如斷木。難逃嫖母之稱。不禁看得也嚇了一跳。慌忙重施脂粉。再換花衫裝飾了之後。再去照照鏡子。自己看看。似乎也還過得過去了。因爲此時靈芝在那邊替她說項。不便親自過去探聽成否的信息。只得守在自己房裏等候。過了好半天。方見靈芝笑容可掬的走了進來。她本是一個老狐狸出身。一見靈芝的神氣。便知事已如意。忙笑問道。他已經答應了麼。靈芝聽了。也笑答道。替娘道喜。他已完全答應。不過他是一個急性子的人。最好三天之內。便要成親。那個鴛母聽了。頓時現出一副似愁而喜。似羞而笑的臉色。對靈芝道。他既答應。這是爲娘馬上就要改口。叫你妹妹的了。爲娘的小名。本叫仙芝。這個芝字。彷彿是預定的。排行。你就叫我一聲仙姊便了。至於說到三天之內。就辦喜事。一層。豈有來不及之理。我們二人的嫁妝。要緊物件。前幾天早辦妥了的。說至此地。又悄悄的去咬了靈芝耳朵道。不是我做姊姊的。對於這樣滿意的郎君。尚存二心。因爲銀錢這樣東西。總以放在自己手頭爲妙。我與你兩個的身價銀子。你可和他提過。靈芝道。提是不是我提起的。倒是他自己說的。他說就拿交給我替他收藏的那項金子。作爲你我身價之銀。仙芝聽了。自然大喜。靈芝又說道。他還說要叫仙姊。馬上將這所班子收歇。所有已買絕與未押滿的小姐們。統統讓她們自由。仙芝聽了。忙答道。依他。依他。他現在已是我們的男人了。說出來的說話。那好違背他的意思。況且這個主張。也是你我的場面。不然一個堂堂中堂家中的姨少奶奶。娘家還在那兒開妓院。豈不是要被人家笑掉了牙齒了麼。靈芝聽了道。這末仙姊就辦收歇班子。以及打發各房小姐出去的事情。我去叫他快租新公館去。過了三天。仙姊這邊的事情。剛剛辦妥。那邊的新公館也已租定。她們姊妹二人。進門那一天。拜過祖先。也朝師公子。

拜了兩拜。公子笑臉還揖之後，便領了他們姊妹二人去看新房。先到仙芝的那一間房裏，真收拾得像個天堂一般。富麗堂皇，繁華齊整，固不用說。單是各處的簾子，都是用精圓珍珠穿成的，各樣的器皿，都是用十足黃金打就的，一派亮光，幾乎把她姊妹二人的眼睛，照得睜不開來。靈芝看了，不過含笑而已。只把這位仙芝小姐，直喜歡得連問靈芝：我們可是做夢？我們可是做夢？等得再到靈芝的房裏，也與仙芝的房裏一式無二。他們夫妻三個，閒談了一陣，已是午餐時候。因為師公子一則身在客邊，不願發帖請客；二則嬌養慣的，若一請客，便要麻煩。所以這天並無外客，只在內廳之中，擺上一席家宴。夫妻三個，幽幽靜靜，甜甜蜜蜜的，吃了起來。吃過之後，師公子忽笑問她們姊妹二人道：你們兩個，可要洗澡？仙芝聽了，首先笑答道：我們姊妹兩個，今天早上，在換衣服的時候，早已洗過。少爺此刻，怎麼無緣無故的，又叫我們洗起澡來呢？師公子聽了，也笑道：我叫你們洗澡，倒非無緣無故。我因今天早上，偶然在箱子之中，翻着一包，叫做易容粉。這個粉，却是老佛爺賜予我們老太爺的。我的母親，今年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她老人家，自從用此粉洗澡之後，非但容光煥發，連額上的皺紋，也會立時消去。她與我妻我妹，比較起來，竟白嫩得真如姊妹一般。就是我的皮色，本是糙而帶黃的，一經此粉洗過，便變成現在的顏色。你們兩個，再去洗牠一洗，真個還準標緻十倍呢。仙芝聽了，道：怪不得太后娘娘，七十多歲的人了，人家都說，只像四十幾歲的樣兒。說着，又對師公子笑道：我們這位靈妹妹，本已十分標緻，我說洗不洗，倒也無關。因為她的皮色，白嫩得已經無以復加。即使再洗，也不見得再白嫩到甚麼地方去。只有我年齡，已經比她大了幾歲，滿身的皮膚，又是黑而且粗。我只希望洗過之後，有你們兩個這般的白嫩。我也心滿意足的了。說完之後，忽叫公子快將那包易容粉去拿來，給她看。公子聽了，果去拿了一包，似乎摸臉用的宮粉，遞給她們。仙芝趕忙搵到手內，對靈芝笑道：好妹妹，這個粉，你就讓做姊妹的一個人

洗罷。靈芝尚未答話。師公子急阻止仙芝道：「不能，不能。這一包東西，十個人也洗不完牠呀！只因牠的性質，得十分厲害。譬如一浴盆的水，只能洒上一二分，即有奇效。若是多洒了，非但沒用，而且有害。這一包東西，你們二人各分一半，留着慢慢兒的用，就是仙芝聽了，只肯分給一小半與靈芝。她自己却拿了一大半，忙走到房裏洗淨去了。她在洗的時候，起初倒真的只洒了一二分在浴盆裏，而後來因為此粉實在靈驗，不過洗到甚麼地方，就白嫩到甚麼地方。她便暗想道：「我一生一世所缺恨的事情，不過就是厭憎我自己的皮膚不甚白嫩。現在這個易容粉，既有這般奇效，我何不把這大半包東西，統統洒了下去。若照起先那樣的奇效比例起來，我的白嫩，便可以算世界之上的白嫩大王了。那個專房之寵，舍我其誰呢？她邊這樣的想，邊把那個粉真的一齊洒在盆內，等得洗畢，光着身子，急向鏡裏一照，只把她快活得直同雀躍。爲甚麼緣故呢？原來她全身身的皮膚，立時白到十二萬分，嫩到十二萬分，連桌上所擺的那一個真正羊脂白玉花瓶的顏色，與她的皮膚比較起來，也會黯淡無光的了。誰知就在此時，陡覺她的全身皮肉，一起奇癢起來，慌忙用力去搔。不料越搔越癢，癢到後來，又覺萬分疲倦起來，站在地上，似乎要癱化下去的樣子。她便忙向牀上一橫，頃刻之間，早已呼呼的睡去。及至一覺醒來，已帶癢止，她便走下牀來，正想去穿衣褲的時候，忽見她上身下身的皮肉，統統變做黑炭一般，不禁嚇得跳了起來，疾忙再奔至着衣鏡前，一照，頓時嚇得砰的一聲，倒在地。此時靈芝早已洗畢出來，等了許久，還不見仙芝開門出來，正在門縫裏去偷看仙芝的當口，陡然之間，聽得砰的一聲，忽見一個黑鬼，倒在地板上。她的仙芝姊妹這人，却不知到那裏去了。趕忙去把公子請來，又命傭人搬開房門，及至走近那個黑鬼身邊一看，何嘗是個黑鬼，却是從前做她母親，現在做她姊妹的那位仙芝小姐。此時的仙芝，早已嚇得暈了過去，直挺挺的倒在地。不知人事。靈芝因見房內並無外人，只有她與公子兩

個便輕輕的朝公子指指道。你的計策真好呀。只見公子一面以目示意叫她不得漏氣。一面和她兩個將仙芝抬到牀上。用滾湯把她灌醒。仙芝醒來。睜開眼睛。一見靈子。便想坐起身來。要與公子拚命。誰知四肢無力。越想爬起來。越爬不起來。她便邊哭着。邊罵公子道。你這個狠心的賊。不知在那裏弄了這種害人的毒藥。前來害我。我今天老實對你說一聲。你趕快還我的本來面目。萬事全休。若是不然。我就做了鬼。也不饒你的。公子聽了道。我原對你說過。此粉厲害。不能多用。你不聽我的說話。怎好怪我。現在百事不說。趕快送你去進醫院。或者還可醫治。仙芝無法。只得帶了那隻藏金子的首飾匣子。進了一家醫院。公子靈芝兩個。便拜托醫生。盡心替她醫治。現在暫且丟下仙芝。在醫院裏的事情。先講公子和靈芝二人。回到公館。就將顏公子請來。如玉一見公子靈芝兩個。忙先向公子謝道。師恩人你的這種本事。到底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這也是我顏如玉的運氣。公子聽了。也笑道。現在大功已經告成。你此刻就帶了靈芝小姐進京去。尋平亞雄去。不要被那個老鴿撞見了。雖不怕她。究屬麻煩。靈芝聽了。也以爲是。忙去收拾她自己的東西。公子見了道。老鴿的東西。本是你替她掙的。這個公館之中。除了我的東西。原是幻術所變。沒有用處之外。其餘不管你自己的也好。那個鴿母的也好。統統拿走。就是靈芝聽了。忙去收拾完畢之後。便與如玉二人。謝了師教員成全之恩。帶著阿貴。去到京師。尋着平亞雄。以及何氏兄妹等人。說起師教員相救之事。平何諸人聽了。便疑心是老人等人所爲。如玉靈芝自然不知老人等人是誰。平何諸人。又將老人等人在京所爲之事。統統告知他們夫妻兩個。他們兩個。深悔沒有見着老人。後來如玉由北關高中。連捷成進士。夫祭妻貴。結過不提。再講仙芝在那家醫院之中。昏昏沉沉的過了月餘。非但滿臉滿身的顏色不能恢復如舊。而且生出一身毒瘡。連醫生也莫明其妙。只得謹謝不敏。仙芝無法。便差人到公館裏去請公子靈芝二人。誰知差去的人。回來對她說。你們公館早已易

了主人。打聽鄰居。方知姓師的。就在你進醫院的。這天搬走的。仙芝一聽此言。方知姓師的是個拐子。忙去看了那金子。說也奇怪。金子竟會變了石頭。原來凡是劍仙。都有點石爲金的本領。功行最深的。他所點之金。在世上可用五百年之久。功行最淺的。他所點之金。三五天之後。就變還石頭了。碧霞子所點的呢。雖然只有一月之久。便要還原。但是拿牠來騙騙那個鴛母。這個日期。真是恰到好處。至於她給那個鴛母。以及傭人的那四十隻元寶。倒是真的一則她沒點石爲銀的本領。二則孤女身邊。本來還剩幾十隻元寶。正在嫌牠帶着行路十分不便。三則此銀。除了阿賁等人應領的下賞外。雖是十成倒有八成。歸那個鴛母所有。好在一轉移間。仍歸靈芝所有。有此三層緣故。所以不必另用假銀子去騙那個鴛母了。當時那個鴛母。一見金子變了石頭。這一嚇。方才真把她嚇得比較皮色變黑。遍體生瘡的兩樁事情。還要厲害。她以爲只要有錢。揀男人。牙醫毛病呀。都還可以仰仗錢。可通神的力量。將牠弄好。若是沒有錢呢。頓時可變爲叫化婆。永無出頭之日。所以她的那一嚇。嚇得極有道理。不過她雖然嚇得極有道理。可是變爲叫化婆的事實。依然不能免去。沒有幾天。省城之中。便發現一個全身黑如焦炭。遍體患着奇癢的。中年丐婦。有認得她的。或是嫌惡他的。見她可憫。起初倒也布施幾文。後來因見她身上的每個小瘡孔之中。均有一條細蟲。在吮她的毒血。奇臭不堪的氣味。尚是小事。一經聞着此氣。就要傳染。這一來。可是沒有人再去布施她了。可憐這位仙芝小姐。她做鴛母的時候。也曾享受過來的。現在竟弄得飢寒交迫。悽慘非凡。簡直在這個活地獄之中。過她的生活。索性死了。倒也免去這些苦惱。誰知那位死神。和她最有感情。不肯馬上降臨。一直過了十幾年。還有人看見她在各處鄉鎮之上。滾着叫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碧霞子這樣的懲治她。雖覺毒免刻毒一點。歸根結蒂。仍要怪她自作自受的呢。當時碧霞子。辦結了此事。回到寓裏。老人一見她之面。便指着她笑道。我倒看你不出。竟有這般的狠手段。那

個鴛母。遇着你這位魔王。真是她在倒海。碧霞子聽了。也笑答道。師兄。你老實說說。看我這件事情。辦得妙不妙。呀。老人聽了道。這件事情。既能成全顏公子的親事。將惡鴛懲治得十分痛快。不能說你辦得不妙。不過尚有一件遺漏之事。到底不是老手。碧霞子聽了。不服道。兩方之事。辦得妥妥貼貼。那有遺漏之事。你不要瞎駁。老人聽了。便把眼睛釘住碧霞子道。真的沒有甚麼遺漏了麼。碧霞子笑道。任你把眼睛鼓得牛眼般大。沒有遺漏。終是沒有遺漏。老人聽了道。這末那位鹽法道的少爺。那一場大病。不是冤枉了麼。碧霞子聽了。只得服輸道。這件事情。真是我的疏忽。我把那位少爺。忽然叫他害病。乃是要絕惡鴛的念頭。不然。我就是進他門去。他也没有這樣歡迎的呀。碧霞子說到此地。又嘆味的笑了起來。道。此人尚無甚麼嫌處。一場大病。已是飛來之災。怎好不去將他弄好的呢。說着。又對老人道。我這兩天。又要冒充教員。又要冒充公子。真也吃力。你既然想着此事。請你費一費神罷。老人聽了。便笑着用指向空一指道。誰叫他相幹這件一箭雙鵰的事情呢。我說來。這場病。乃是應該的。碧霞子聽了。又笑道。你既一指。就將他指好了。你等着他還要重謝你呢。老人聽了。大笑道。我這裏的事情。已經辦畢。沒有功夫。在此老等謝禮。我們准定明日起身。由旱道向蘇州進發罷。大家聽了。忙去收拾行李。正是

長沙有意拔佳耦

溧水無端助好官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大茅山共赴尖刀宴

小澗洞分嘗鎔鐵湯

却說老人等離了湖南省城。早行夜宿的。一天到了清江浦地方。正想去找寓所的時候。忽見對面走來一個

人頭裹白布。似乎受有重傷的樣子。只聽見那人忙招呼他道。道長。你們何時出京。怎麼會到此地來的。老人聽了。忙將那人一看。原來却是湯傑。便笑答道。我們在此地碰見。真也巧極。今兄想來也在此裏的了。執事的頭上。怎麼傷得如此厲害。只聽得湯傑嘆了一口氣。答道。我們別後的事情。真是一言難盡。尊寓何處。我們到貴寓再談罷。老人聽了道。我們剛到此地。尚未去尋寓所。湯傑聽了道。晚輩同了新授溧水縣知縣吳大老爺。就住在這裏城外的連元客棧。那家客棧。倒也乾淨。你們諸位何不就住到那裏去呢。老人聽了道。我們本來隨便的。湯師父既住在那裏。我們趁個熱鬧。准定住到這家客棧裏去。說着大家跟了湯傑。重又出城。來至連元客棧。老人便揀了兩間房間。一間給碧霞子。孤女。含春。三個人住。一間他自己與人龍。佳果。同住。剛剛收拾停當。只見湯傑已經領了一位老者進來。介紹與老人道。這位便是吳大令。大家互相一揖之後。坐了下来。老人將那位吳知縣細細一看。忽對他笑道。尊官今年夏天。不是曾經住在北京高陞客店第八號房間的麼。吳知縣聽了。忙答道。下官正是住過那兒。道長何以知道。老人尚未答言。湯傑忙岔嘴對吳知縣說道。我們這位老師父。他本是能知過去未來之事的。老人聽了。便接口笑道。這倒不是。貧道今年夏天。說着指着人龍。道本去看他。因見八號房間。也是住的姓吳的。因此看見過這位尊官。說完。又問吳知縣道。尊官兼任溧水。已經到過了任麼。吳知縣聽了。忙恭恭敬敬的答道。下官早已接印。只因鄰境大茅山中。聚集不少的強人。那些強人。還不是普通的強人。說着就指着湯傑道。他們令兄湯俊先生。也算有本領的人了。不幸竟會被那些強人所戕。真是可惜。老人等一聽湯俊已被強人所害。想起朋友之情。大家很是傷感。了一陣。老人忙問湯傑道。如此說來。湯師父頭上之傷。也是遭他們的毒手了。湯傑聽了。點點頭道。說來說去。仍要怪我們的本領不夠。若有諸位十分之一的能耐。便不怕那些狗強盜了。現在既在此地無意中遇見道長。以及諸位。也是晚輩之幸。務

求看先兄死得可慘。要請諸位去把那些強人全部捉來。千刀萬剮。方消我胸中之氣。說完。似乎要向老人下跪的樣子。老人慌忙將他攔住。吳知縣也忙懇求老人道。下官無德無能。所以鄰境的那一班大盜。竟會擾亂敝邑。老師父以及諸位使士。若肯替地方除害。下官真正感戴莫銘。老人聽了。又問湯傑道。這末他們山中。還是以武藝的。還是以法術的。湯傑聽了。忙答道。有武藝的。也有有法術的。也有北京擺插台的那兩個妖道。也在那兒。如吳單是武藝。我們先兄也不至死於非命。晚輩或不至受傷的了。老人一聽。那兩個妖道也在其內。便一口應允。吳知縣湯傑二人。自然大喜。吳知縣又對老人道。下官此次是到這裏來。請一位異僧的。誰知此僧已經雲遊去了。現在既承老師父慨然相助。又有諸位同去。這更比那位異僧要好得多了。老人道。此僧何名。吳知縣道。此僧並無名字。人家都稱他爲帶髮和尚。未知老師父可認識此僧。老人聽了。點點頭道。就是他麼。曾經會過幾次。說着便對人籠說道。此僧就是你看見他與玄玄子。西山子兩個鬪劍的那人。人籠聽了。道如此說來。此僧的劍術。並不高明呀。老人道。這是不能怪他的劍術不高實。因爲玄玄子。西山子兩個。已有八九玄功。他們若能不染酒色。財氣。四個字。連我也要退避三舍呢。湯傑又對老人道。吳知縣從前許多的治政。又說吳知縣到了溧水。不到三個月。治得境內已是路不拾遺。無奈大茅山的那班強人。異常厲害。這位吳大令。現在還受着革職留任的處分呢。老人聽了。也答道。我一見這位尊官。便知他是一位清廉色宰。否則我也不願擔任此事了。吳知縣聽了。自然客氣一番。大家又談論了半天。方才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老人等果與吳知縣湯傑同行。到了溧水縣城。吳知縣便將老人等留入衙內。就在這天夜間。老人等正擬睡覺的時候。各人忽見各人的枕畔。都有一份請帖。抽出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謹啓十月十五日午刻。特設尖刀宴。恭請光臨。下具大茅山衆弟兄拜訂。旁註席設小澗洞本廳字樣。大家看畢。忙問老人道。今天正是初上。每月半。

那天很有不少的日子。他們何以約得如此之早。我們才到。他們已知我們的姓名和人數。難道也有玄玄子。西山子那兩個的道術不成。老人道：世上很多能人異士。凡事總以虛心爲妙。至於說到預約一層。他們必是想設甚麼毒計。一時趕辦不及的緣故。碧霞子道：我們何不預先前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豈不爽快。老人聽了。連連的搖首道：大丈夫明來明去。何必如此性急。佳果人龍兩個。請老人的示道。這末可要我們前去保護。吳知縣道：老人道：現在何必呢。他們既以日期相約。這是明明要顯手段的意思。若要防他們來暗殺。這位吳知縣道也等不到此刻了。他們在送這份帖子的時候。有幾個吳知縣不好暗殺呀。老人話猶未完。只見吳知縣同了湯傑。手內也是各執一份請帖。慌慌張張的奔來對老人說道：老師父。你看那班強盜。胆大不胆大。竟敢下起帖子來請我們。老人聽了。微笑道：他們豈止請你們二位。說着。便將老人的一份請帖。收攬來。遞與他們兩個看道：還約我們幾個相陪你們呢。吳知縣見了這許多請帖。不禁大駭道：這樣說來。他們那邊。必有高人異士。若來暗殺。下官起來。那又怎樣防備呢。碧霞子聽了。便將老人方才的說話。說與吳知縣聽了。吳知縣聽畢。仍是害怕。老人道：尊官既是胆怯。十五那天。也不必去赴宴。說着。又對湯傑含春二人說道：湯師父。傷痕未痊。含春本領不夠。你們二人。就從今天起。隨時隨地保護吳大令。就是。說完。又命佳果孤女。將他們的兩柄短刀。交與含春。以作防身之器。原來含春這人。既有仙骨。又有人龍日夜悉心傳授。老人也給了她一粒運氣保命丹。碧霞子更予了她一道隱形符。她雖然煉氣沒有多久。因有種種的方法相助。她的劍術程度。可是已不亞於湯傑的了。當下湯傑含春二人。聽了老人吩咐。何敢怠慢。湯傑不過暗中留意而已。獨有這位含春。因是初次出手。馬上拿了那兩柄短刀。就站到吳知縣的身邊去了。孤女便去開她的玩笑道：含春姊姊。你此刻就巴巴結結的。站到吳大令的身邊。我對你講。日子很多呢。你莫要弄得後來打瞌睡。那就要誤事的了。

含春聽了。便一本正經的答道。你放心。若說去赴那個甚麼尖刀宴。我老實說。自然吃不消的。單叫我在衙門之中。保護這位吳大令一個人。我負全責。就是於是大家又閒談了一陣。也就各自安適。在下編至此地。也來學一學。那個舊小說派。叫做有話即長。無話即短。轉瞬之間。已是十月十四。這天晚上。吳知縣便辦了一桌酒席。請老人坐了首位。其餘的人。挨次坐下。吳大令親自斟過一巡酒。方對大家說道。你們諸位。明天就要去赴那個尖刀宴了。下官今晚上的這席酒。並非是餞行酒。却是得勝酒。諸位喝了此酒。就可飲敵人之血了。老人等聽了。同聲答道。我們仗尊官的虎威。定可殺盡此獠。湯傑道。先兄是被一個叫做金錢豹的所傷。諸位最好將此盜活捉來城。以便晚輩去祭先兄的靈位。大家聽了。自然一齊答應。等得席散。老人等就連夜起身。次日午刻。已抵大茅山的小澗洞外。當下就有幾個強人出來。將老人等五個。迎入洞內。老人見他們爲首的四個。兩個便是在北京擺擂台的女道。一個滿臉都是刀疤。大概便是所說是金錢豹了。還有一個。老人却認得他是劍俠中的敗類。自稱飛劍仙師的。四人之中。此人倒是一個勁敵。便一面暗中通知諸人。不可大意。一面始笑着對他們四人說道。貧道等尚未前來拜謁諸位。就承賞賜這個尖刀盛宴。却之不恭。只得受之有愧的了。那四人聽了。便同聲答道。崑崙老人之名。久已如雷貫斗。又同諸位光降。不必客氣。說罷。忙將老人等引至廳內。大家挨次入席之後。起先尚以酒菜相敬。及至吃到一半的當口。忽見那個飛劍仙師。先向身邊拔出一把用毒藥製過的尖刀。捏在手內。對老人說道。洞內沒有佳餚。道兄多吃幾樣。方使主人過意得去。說着。便用那把尖刀。戮了一片肥肉。就往老人口內飛快的戳來。老人見了。也不答話。只將他的大嘴一張。對准那把尖刀。迎了上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人一連吃了幾十尖刀。嘴上非但没有碰出血來。看他樣子。反而還在嫌慢。大有不夠吃之狀。此時金錢豹與那兩個妖道。在旁看着。老人這般吃法。果是名不虛傳。一面口中忙替老人

的食量真好。一面手裏也各用尖刀，紛紛的向老人嘴上戳來。起先的幾下，尖刀之上，尚有點把小菜戳在上面。意思意思，到得後來，那裏還有甚麼東西，但見四把雪白的尖刀，彷彿像射箭般的，撲的撲的，只向老人的嘴內戳來。誰知老人也不管尖刀之上有小菜，沒小菜，只將那四把尖刀的刀尖，拚命的亂吃，吃了半天，他的嘴裏，陡然有起嘍剝嘍剝，像嚼東西的聲音起來。這尖刀上，既沒小菜，當時那種嘍剝嘍剝的聲音，究竟在吃甚麼東西呢？不要說閱者不懂，連當時的那四位主人，也在那兒莫明其妙。閱者不懂，自然沒有法子。他們四位主人莫明其妙呢？當然忙把各人的尖刀，仔細一看，說也可笑。原來那四把尖刀的刀尖，早被老人嚼得咽在肚子裏去了。那四位主人不禁嚇得暗吃一驚道：「凡是劍仙，那有嚼鐵如泥的本領，原不希奇，不過我們這四把尖刀，曾經用毒藥煉過，這種毒藥，不是尋常毒物，牠的厲害，不論仙凡人等，一經見血，便要封喉。誰知道個老人，只是在那兒吃得不夠，此種玄功，竟與玉虛宮的太上老君無異，豈止劍仙的道術而已。他既如此厲害，倒要小心一二，他們想罷，因見各人的尖刀，已沒用處，無法去請碧霞子等人再吃，便命那班嘍囉，快將定心湯石上，說罷之後，果見十幾個嘍囉，滿頭大汗的抬上一大鍋湯來。此湯他們雖然美，其名曰定心湯，其實是一大鐵鍋生鐵，鎔化了的鐵汁，內中已加上些狗血毒藥之類。這鍋滾開的鐵汁，凡是血肉之軀，果真吃到肚內，豈不是要變做鐵心腸了麼？當下老人等，見了那隻鐵鍋擺在桌上，鍋的底下，仍用炭火燒着，大似吃菊花鍋的神氣。老人便笑對四個主人說道：「貧道素來嘴饒，起先承賜的那幾把尖刀，美味已經一個人受用了。不過害得我這幾個師弟和門徒等人，未免捋腹。此刻不勞主人再來動手，讓我們大家自己來吃罷。」說着他就先用人預備的那隻銅匙，一面進來就吃，一面吩咐碧霞子等人道：「主人既是這般盛意，你們也不必客氣，快快抄着吃罷。」只見碧霞子等人，聽了老人之言，各人拿匙來便吃，不到一刻，竟把那隻鐵鍋的鐵汁，頓

時吃得乾乾淨淨。此時他們四個主人，已知這五個客人，確有特別法術，不是等閒之輩。說時遲，那陣快，四個主人撲的一聲，縱至梁上，跟着只聽得屋內外面，劈劈拍拍，如同下雨一般的槍彈，就向老人等身上打來。誰知老人只將他的手指向那些亂飛的槍彈一指，那些槍彈彷彿曾聽他命令的，却縱向在梁上那四個主人的身上飛去。他們四人平時雖有避彈功夫，不知今天怎的，念起避彈之咒，竟會無效。頃刻之間，四個主人的頭上，各人已經中了幾彈。幸而他們尚可支持，疾忙各吐所煉之劍，直向老人等五個人的頭上飛來。老人等也各吐飛劍敵住。於是九道劍光，便在空中戰了起來。老人的劍光，復在空中，以一變十，以十變百，變千變萬的，只把飛劍仙師，金錢豹，兩個妖道等的劍光，包圍得不能發展。沒有多時，忽聽得飛劍仙師等的四道劍光，宛如雷震的響了一聲，撲的由空中掉了下來。老人等一面各收各的劍光，一面已將他們四個活活捉住。屋外的一班嘍囉，因見首領被捉，頓時一齊跪下，口叫老法師饒命。老人便命人籠佳果二人，立刻將他們全行遣散。自己口吐三昧真火，把那小澗洞的房子燒去之後，押了他們四個來至溧水縣衙門，湯傑一見了他的仇人，真是活的捉到，忙去告知吳知縣。要取這四個人的心肝，活祭他的亡兄。此時的吳知縣喜得無可不可，尚有何事不肯答應。正在高興之際，忽見他的家丁，慌慌張張的奔來報告道：「老爺不好了，老爺的官印，失掉了。」吳知縣一聽，失掉了官印，頓時急得手足無措，正是：

盜心雖把同胞祭，官印緣何不翼飛。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緝捕得力吳大令陞官

溺愛不明魏鄉紳失教

却說吳知縣忽聽見家丁報告，失掉了官印，頓時嚇得手足無措，連忙取盜首心肝，去祭湯俊靈位的事情，也顧不得親自去辨。單交湯傑一人草草辨過，他只來懇求老人替他設法尋找官印。老人聽了，便輪指一算之後，忽然自笑道：「這個賊禿，他也要來開玩笑起來。說完這句，也不和吳知縣打話，一個人撲的站起身來，往外就走。吳知縣自然不懂他的意思，正想追上去問個明白的時候，只見碧霞子朝他搖搖手道：『吳大令，你莫去追我們師兄，他踴出去必有道理。候他回來，自然明白。』吳知縣聽了，雖然不便再去追趕老人，可是心裏的着急，早已唉聲嘆氣起來。碧霞子等人向他百般譬解，他總是搖頭不答。幸而沒有一刻，已見老人和一個帶髮和尚，手攜手笑嘻嘻的走了進來。吳知縣一見那個帶髮和尚，趕忙奔上去迎着他，問道：『大和尚，是幾時到敝縣來的？』下官上個月還專誠到清江浦去找你去的。那個和尚正想答話，老人却出其不意，用掌向他的頭上擊了一下，笑對吳知縣道：『尊官還要問他是幾時來的，說着，一面在袖內摸出一顆官印，遞與吳知縣手裏，一面說道：『這個賊禿，便是偷印賊呀。』吳知縣聽了，也邊接了那顆官印，邊笑着問老人道：『這顆印真是他盜去的麼？』那個和尚方才笑對吳知縣道：『這是我和尚嚇嚇你們玩的。誰知這個老頭子，竟在你衙門裏充偵探，我因為要叫他親自去迎接我，所以將這顆東西攝了去，不怕他不去迎接我。』吳知縣一見有了官印，也不去細聽大家鬧着的玩話了，便左手拉了老人，右手拉了和尚，來至裏面。老人又將碧霞子等人介紹見了和尚，和尚一面與大家寒暄，一面又單問碧霞子道：『貧僧久聞師妹的劍術，已是登峯造極，和尚幾時倒要請教請教。碧霞子聽了，也微笑答道：『我的劍術尚未升堂入室，怎敢在大和尚面前班門弄斧。』老人岔嘴對他們二人笑道：『你們二人魯衛之政，不相上下，何必比較。』人龍也來對和尚提起那次玄玄子、西山子兩個的吉情，和尚道：『那兩柄敗類，自恃劍術厲害，專與飛劍仙師這班人為伍，現在死的死，押的押，到底天地之間，總不能做這班敗。』

類道。遂法外的呢。吳知縣又問和尚道。我與你別了多年。你肯在我這裏住牠一年半。歲麼和尚道。只要這個老頭子在此地不走。我也可以奉陪。老人聽了道。此地是不給你再住的了。要末同到蘇州去玩玩罷。老人言猶未已。只見一個家丁奔進來與吳知縣道。喜道。老爺大真。老爺陞著蘇州府。電報已在簽押房裏了。吳知縣聽了。便也笑容滿面的對老人和尚二人道。怪不得老師父方才對大和尚說。同到蘇州去玩玩。真是有先知之明。和尚聽了道。我說可惜世上。只有一位崑崙老人。若能多有幾位。那班惡人也好斷種。吳知縣道。閒話且慢慢的談。下官要先請老師父。再替下官算上一算。此行凶吉如何。老人聽了道。尊官心地純良。辦事謹慎。莫說此去一路順風。異日位至兼圻。毫無意外之事。即使小有驚嚇。也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不必耽心。但是到任之後。府監之中。有一位已定死罪的犯人。貧道要來多嘴。請太尊平反這場冤案。才好。吳知縣聽了。忙答道。下官存心。雖是想做好官。無奈學問不彀。聽斷不明。清夜捫心。無時無刻不在耽憂。老師父乃是大上神仙。偶來遊戲塵世。喜將勸善罰惡的事情。引爲己任。這是替天行道之事。怎麼說起多嘴二字。總之只求老師父事。事教誨。下官無不遵辦。說完之後。便命家丁將那份電報取至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吳方成明府鑒。執事緝捕得力。已奉撫憲飭司將執事陞署蘇州府知府。限期上任。毋誤。下且藩印二字。吳知縣看畢。知道這份電報。是藩台打來的。忙飭各科辦理移交。縣印交給本縣糧廳看守。辦畢之後。就同了大衆到蘇州府署接印。第一件公事。便問老人。該犯何名。究受何種冤枉。老人聽了道。這件案子說起來。倒有半天好說。且讓貧道來細細的講與大尊聽。就是大衆聽了。老人此話。倒還平常。獨有碧霞子。孤女。含春三個。一見老人。要講那件冤枉案。子忙去移了椅子。坐在老人身旁。去聽。老人見了。便呵呵的笑對她們三個道。你們這般樣兒。彷彿當我是說大書的看待了。碧霞子也笑答道。我在山中修煉。對於塵世之事。委實少見。少聞。只要一聽見人講過這些事。

情。覺比聽說書還有滋味。師兄快快講罷。莫要打岔。老人聽了。方才將這椿案子的始末。從頭說起。道。此地的新橋巷中。有一家姓魏的鄉紳。老妻死後。單留下一個弱女。名喚掌珠。這個掌珠二字。真是十分切貼。這位魏鄉紳。既不續絃。又沒兒子。自然拿這位掌珠小姐。當作活寶般的看待起來。在五六歲的當口。自己就親自教她識字。到了八歲那年。魏鄉紳家裏。有天來了一位昔年姓姜的同窗。魏鄉紳因他很有學問。便請這位姓姜的。在他家裏設帳。單教掌珠小姐一個。教了兩三年。這位掌珠小姐。已是博通經史。出口成章。她又長得異常標緻。一時已有女才子之目。這年的春天。那位姜先生。忽然死了老伴。因為家鄉一無所有。便把他那個名喚希尚的兒子。帶到魏府。在館中伴讀。誰知那位希尚。年紀雖較掌珠小一歲。他的學問。還在掌珠之上。相貌既長得美好。如女子。性情又生得溫柔。如姑娘。把個掌珠小姐。愛得他如同親兄弟一般。寢食行動。無時無刻不在一起。這位魏鄉紳。愛女情切。忽見有這樣的一位才貌雙全的孩子來。館伴讀。豈有不喜之理。便命掌珠小姐。只叫希尚做弟弟。不必帶上那個姜字。這位掌珠聽了父命。正中她的下懷。從此益加親暱。不料第二年。那位姜先生。一場急病。就此歸天。臨死時候。可憐已經不能開口。還對魏鄉紳父女二人。指着希尚這人下淚。魏鄉紳已知其意。便對那位姜先生說道。老同窗。你儘管放心。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好在我只有一個女兒。要這些家財何用。魏鄉紳講完此話。那位姜先生聽了。自然瞑目而逝。掌珠希尚兩個。也以爲魏鄉紳此言。就是指的他們二人的婚姻。從此非但更加要好。而且無論何事。也不避嫌疑起來。魏鄉紳當時見他們姊弟情深。倒也不禁止他們。這樣的又過一兩年。掌珠已經十三歲了。希尚也有十二歲了。魏鄉紳因要赴京。去討一筆巨債。便將家事。交付一個老家人管理。自願回的。便往北京去了。掌珠和希尚兩個。仍舊照常白天讀書。夜裏談心。只有歡樂。並無不快。有一天晚上。希尚忽然拿了一本紅樓夢。給掌珠來看。掌珠見了。便笑對希尚。

說道。此書我早已看過。不過這位林黛玉小姐。既是自己願嫁寶玉。理應對於寶玉有所表示。就是女兒家。害臊也該投意紫鵲。代為轉達。那好悶聲不響。以致釀成王熙鳳的那個爭代挑僵之計。後來弄得焚詩而絕。依我說來。仍是她自己誤了自己。不能怨人。希尚聽了。忙擊掌贊掌珠道。姊姊這番議論。非但表出一個多情人物。且有辨事的經緯。好在我們的婚姻之事。這裏伯伯已向亡父說過。斷不至像那位林黛玉小姐。有不幸之事發生。說着便將他的那張雪白粉嫩的小臉。湊近到掌珠的臉上來問她道。姊姊你說。說着我的話對不對呀。掌珠聽了。不禁把她的臉。微紅起來。俯首不答。希尚本是和掌珠動手動腳慣的。一見掌珠含羞無語。便把他的身體。猶如扭股糖的一般。只去倒在掌珠的身上。廝纏着的。要她答話。掌珠見他這個樣兒。也好笑起来道。你要叫我答甚麼說話呀。希尚聽了。仍是不依掌珠道。姊姊我一提我們二人婚姻的事情。你只紅了臉。一聲不響。你若不好好兒的答我一聲。我今兒晚上。便不和你一牀來睡。掌珠聽了。便一壁將希尚推開。一壁對他說道。你提起一牀睡的說話。現在我們二人的年齡。一年大起一年。不比小的時候。不甚要緊。早晚我們爹爹回來。就要將我挪到裏面去睡了。希尚聽了一嚇道。姊姊你怎麼說要到裏面去睡呢。你既是我的老婆。何必分牀而臥呀。掌珠聽了。便嚶嚶的一笑道。你起先說的幾句說話。倒還像個成人的口吻。此刻的說話。完全又是小孩子的言語了。我們將來就算夫婦。在沒有花燭以前。那好不分男女。長此這樣下去的。希尚聽了道。依你怎樣呢。掌珠道。依我末。我自願在裏面去睡。你一個人在書房裏睡。希尚聽了。自言自語的道。我不怕。我會偷偷的到你裏面來了。掌珠聽了道。你只要不怕爹爹打你。我總不來攆你的。希尚聽見掌珠說。了不去攆他的說話。方始不和掌珠至纏。過了幾天。魏鄉紳已從北京回來。送買了不少的皮貨。分給他們二人。又過幾月。有一天。魏鄉紳將掌珠叫到面前對她道。你現在的年紀。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了。希尚這人。雖是

親若同胞手足。男女之嫌到底不可不避。況且爲父也是一個紳籍。這等說話。傳了出去。豈不被人恥笑。掌珠聽了。自然不便反對。就從這一天起。白天仍至書房。和希尚一同念書。晚上自回上房去睡。有時希尚真個情情的跑到她的房裏。要想同睡。總被她用好言騙了出去。倒也並未發生甚麼事情出來。這樣的春去秋來。日子很快。掌珠已是十八歲了。有一天。魏鄉紳由外面赴宴回來。便來對掌珠說道。爲父今天在席上。看見一位公子。比你小一歲。真有潘安仁之貌。曹之建之才。爲父暗暗打聽旁人。方知他就是蔣鹽商的兒子。蔣鹽商一家七兄弟。各人有百把萬的家產。總共只有這位寶貝兒子。這樣講來。此人長大。便有七八百萬的家財。爲父就示意同席的一位朋友。請他執柯。豈知那位朋友早已受了蔣鹽商之托。原是要來做媒的了。你看此事。巧也不巧。掌珠聽完。便對她的父親表示不願。只願仍嫁希尚。魏鄉紳聽了。大驚失色。道。你瘋了不成。爲父幾時將你許與希尚的。掌珠聽了。也詫異起來。道。爹爹不是曾對我那去世的先生說過的麼。魏鄉紳聽了。道。我何嘗對你那去世的先生提過你的親事。我不過說過他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因爲我只有你一個女兒。既有偌大家財。將來替希尚墊點本錢。或官或商。都無不可。這是你錯會了爲父之意了。你是很聰明的一個人。你要想想看。希尚這人。既無隔宿之糧。又沒立錫之地。任他學富五車。這個學問的東西。沒有金錢去幫助他。依然是無用的呢。爲父那時若看中希尚做我女婿。我怎好命你稱他爲親兄弟的呢。掌珠聽了。細細一忖。方知果是她自己誤會。乃父之意。沒有話去駁她父親。只得撒嬌道。爹爹既沒有此意。爲何准女兒與希尚二人寢食與俱的呢。現在再去另許他人。似於女兒的名譽攸關。反不如將錯就錯。只要女兒情願。就是沒有家產。也不礙事。魏鄉紳聽了。大搖其頭道。屁話。屁話。你所說的都是狗而屁之的說話。希尚既算你的親弟。同寢同食。乃是正理。天下豈有一位千金小姐。去與未婚夫同臥之理的麼。至於說到希尚家寒。你雖情願。爲父却

不情願。你要知道爲父只有你這一點點的親骨血。那肯讓你去挨寒受餓。就是我多給你一點妝奩。到底爲數有限。豈不害了你的終身。我現在既與蔣府上說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是三從四德之一。你快快不要違背爲父之意。爲父主意已定。萬難更改。至於希尚這人。爲父必使他成家立業。不負你那去世的先生。便了。明天那位媒人。就要與蔣公子同來。你不妨和他談談。說完之後。便命掌珠回房。第二天。那位蔣公子果然來了。掌珠奉了父命和他談了一陣之後。一則父命難違。就是要反對這件婚事。難違目的。二則這位蔣公子的才貌舉止。也與希尚不相上下。三則她父親已允幫助希尚。將來成家立業。也算不負死者。有此三層道理。她便無法反對這樁親事了。魏鄉紳見他女兒順從父意。自然高興非凡。所有嫁妝格外辦得考究。掌珠因爲自己已是姓蔣的人了。不便再與希尚見面。單請她的父親去與希尚說明誤會之事。希尚聽了。宛如一個青天霹靂。但是已由伯父說明誤會。又口口聲聲的答應幫助他成人。無話可駁。只得唯唯而已。等得魏鄉紳走後。他便一個人倒在牀上。放聲大哭起來。哭了一陣。他又暗想道。這件事情。哭也無用。只有掌珠出來反對。我們二人。還可破鏡重圓。且讓我如此如此的一辦。只要此計辦成。掌珠當然幫着我說話了。他想要完這個計策。就在那天晚上。等得夜靜更深的時候。他便脫去鞋子。光着襪底。悄悄的走到掌珠房內。一見掌珠已經睡熟。他忙輕輕的脫去衣裳。就向掌珠的繡衾之中一鑽。正是。

因想誘動多情女。不惜來爲犯法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養虎傷身新房臨惡煞

投鼠忌器阿姊順兇神

却說掌珠一個人正睡得芳夢沉酣的時候。所以希尚鑽進她的繡衾。並未覺着。及至希尚去解她的衣服。方始驚醒轉來。睜開眼睛一看。見希尚正在解她的衣鈕。慌忙一壁推開希尚。一壁逃至地上。責希尚道。你討死。怎的這般大胆。你解開我的衣鈕。你想怎樣。希尚一見掌珠發怒。恐怕她喊叫起來。自己便不能在魏府上存身。只得逃走。下牀來。邊央求掌珠道。姊姊不要動氣。我有幾句私話。要與姊姊講講。掌珠聽了。又邊淌淚邊答道。你有話要講。白天難道不好講的。麼。爲何深夜鑽到我的牀上。若被我們爹爹聽了。大家莫想活命。我此刻對你說。你快快出去。一切的說話。明天白天再說。不然我就要叫喊起來了。希尚聽了。道我的說話。只有你一個可以聽的。掌珠聽了。又啐了希尚一口道。放屁。甚麼說話不好當着衆人講。單要我一個人聽。我爹爹已經對你講明。將來自會照應你的。你不要自討沒趣。弄得爹爹惱了起來。那時你就悔之晚矣。希尚道。姊姊呀。我姜希尚這人。縱有百樣的不好。也承蒙姊姊的幾年優待。現在姊姊雖是蔣姓之人。但是姊弟之情。依然存在。你此刻連一句說話。都不准我開口。豈不是白心痛我了一場麼。說畢。便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掌珠聽了。一時回想前情。也不禁住嘆起氣來。道。咳。只怪你自己不好呀。我問你到我房裏來幹甚麼。你只要肯守着做兄弟的規矩。我就是嫁到蔣家之後。我的爹爹跟前。仍好替你說項。將來替你好好的娶一房親事。成家立業。也不枉我們姊弟一場呀。希尚聽得掌珠的言語。已經有些和婉轉來了。忙又說道。姊姊呀。你現在不久便要到蔣家去了。我的親事。這裏伯伯將來替我所娶之人。斷不會如我之意的。我的主意。是一定要娶一個與姊姊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物。方才稱心。掌珠聽了。不覺被他引得發笑起來。道。你又在講癡話了。莫說做姊姊的。長得並不一樣。像我這般的相貌。有何好處。就算你賞識於北壯驪黃之外。天下那有同樣的人物呢。說着。忽又笑道。要末只有隔壁楊家的。那位小燕小姐。你也曾贊過她。和我長得很像。除非請爹爹替你娶了她罷。不

過此人的名譽不好。娶了過來，也非美滿姻緣。希尚聽了，連連的搖頭道：「此人的相貌，雖然有些像妙婧，我見她張牙舞爪的，那裏像個千金小姐的身分。我是無論如何不要她的。」掌珠聽了道：「你且莫推辭，她們也是一家財主，未必肯給你呢。」此事交給做姊姊的說，是你快出去，希尚還想答話，忽聽房外有脚步之聲，只得悄悄的溜了出去。第二天，掌珠便將希尚夜裏跑進房來之事告知她的父親，又說最好叫蔣家早點揀個喜期，不是做女兒的捨得離開爹爹，因為希尚既在此地，與其弄出口舌，不如避開了他，省得洩氣。魏鄉紳聽了，甚以爲然，忙去通知媒人，推說自己還要赴京，婚期越早越好。媒人聽了，便去告知蔣家，不久便把掌珠小姐娶了過去。花燭那天，因爲蔣家七房只合一子，豈有不大大鬧排場之理。這天的熱鬧，毋庸細表。單講掌珠小姐這天，是做新娘，自早至晚，並無點水下肚。當時一個人坐在新房裏，正有些肚飢的當口，忽見新郎一個人跑到新房裏來，一見各位伴姑，都不在房裏，便有意思沒意思的，走至新娘身邊，猝然問道：「姊姊，你吃過東西麼？肚子可餓麼？」掌珠聽了，只羞得低下頭去。那敢答應，只見新郎又把頭湊近她的耳邊，悄悄的對她說道：「現在房裏沒人，我有幾樣好東西，藏着來給你吃的呢。」掌珠聽了，雖然未便將她的腦袋躲開，依然不敢答話。同時又見新郎忙在袖內取出不少的糕點與水菓，一樣樣的擺在她身邊的桌上，擺完之後，因見她只不睬，他似乎也有些怕難爲情起來，一個人只站在地上發怔。此時忽見新房外面擁進一大羣伴姑進來，一見新郎站在新娘的面前，桌上又堆着許多食物，立時起了一陣嘍味。嘍味極輕微的，笑聲。新郎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口，又見外邊進來一位他幼時的乳媪，一見了他，便笑着道：「少爺在新房裏了，我們的各位太太，還四處的在找人呢。」說着，忙走近新郎的身旁，對他說道：「少爺太太吩咐的，你是早睡慣的，加之今天你也忙了一天，太吃力了，就要不受用的，快快讓我服伺你在新床上先睡。」新娘停刻也要上床來睡了，那位乳媪說完之後，也不等

新郎答話。便把他脫去衣服。送他鑽入被中。辦畢之後。又朝各位伴姑說道。各位小姐們。也好請回房安置了。你們大家在此地。我們這位新少奶奶。她是不肯睡的呢。大家聽了。真的各自笑着出去。那位乳媪。又對新娘笑道。新少奶奶。就請安置罷。明兒還有得忙呢。說完。就將新房之門。反帶上了。自去報知各位主人去了。掌珠一個人。又坐了半天。聽得鐘上。已敲十二下了。正在偷眼去看新郎。已否睡熟的當口。誰知此時。忽然覺着她的脚下。似乎有一隻狗爪。在爪她的樣兒。她想新房之內。何得有狗。必是裙珮碰着她的脚上。忙想站起身來的時候。又覺起先那狗。仍在爪她的脚。而且爪得尤其厲害。她因為自己是靠着床邊坐的。此狗必然躲在床下。忙先抬頭看看新郎。知已睡熟。她方始偏身向床下去看。豈知不看猶可。這一看。真把她嚇得幾乎叫喊起來。原來床底下。並非是狗。却是她情願早到這蔣家來。要想避開的那位姜布尚兄弟。說時遲。那時快。早見希尚。已從床底下。蛇行而出。輕輕的站了起來。此時的掌珠。已是嚇得神智昏迷。心房亂跳。正想鼓起勁來。去質問希尚的時候。只見希尚。一臉起了橫肉。宛如一位煞神一般。手裏還提着一大串形似香櫞的東西。突出一隻圓眼珠子。朝她猶笑道。你若叫喊。這就是炸彈。大家休活性命。掌珠一見他的兇相。已經嚇得不敢作聲。再聽見是炸彈。因知炸彈這樣東西。頃刻之間。就可以將人的身體與房屋一齊化為灰燼的。可憐她此時。只將一雙眼睛。呆的望着希尚的臉。真的不敢哼聲。此時希尚。已去把房門窗戶。統統開得嚴嚴密密。又來對她說道。我今晚。上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你若哼一哼。我便先將新郎炸死。再說。掌珠聽了。慌忙答道。他家七房。只有這個寶貝。求你不要亂來。我一定不叫喊。就是了。他講了這句。又見希尚。冷笑一聲道。你想保全這個小靈蛋。你須聽我的命令。我是已把性命交還閻王爺爺的了。說着。便奔至新床上一把將新郎。從夢中拖下床來。先用一只手。將新郎的嘴。悶住。然後在身邊摸出一大團花絮。狠命的塞進新郎嘴內。又一聲用一條繩索。

把新郎綁在床架之上。一壁拿炸彈給他看道：「你不准有一絲一毫的動靜之聲。若有半個不字，我用這個炸彈送你歸天。可憐那個新郎此時口塞花絮，當然悶得着慌。一聽炸彈二字，只嚇得連連的點着頭應允。那敢有一絲毫兒的聲響。掌珠在旁看了，恐怕把新郎活活悶死，急替他央求希尚道：「你既然說有話和我要講，我看你這樣的兇相，大概還有甚麼大動干戈的把戲在後面。不過若將新郎悶死，你也未必有好處。我今天晚上只求你聽我一句說話，你快把新郎口內的花絮拿出，再說別事。希尚聽了，宛如怪鳥叫的答道：「這也可以。你要先依我一件事情，掌珠聽了，忙問何事。希尚又作猶笑道：「我今天拚了命來，原是為了你。長久夫妻縱做不成，短頭夫妻是要做一做的了。說着，便逼着掌珠快脫衣服。掌珠聽了，自然不肯。希尚就把手上掛着的那個炸彈，兩手捧着，高高舉起，似乎立刻就要向地上摔去的樣子。掌珠見了，頓時嚇得心膽俱碎的攔阻道：「你莫摔，你莫摔。此地究屬不便，我和你兩個此刻逃走，再說希尚聽了，也不理她。只將炸彈，又將向新郎頭上摔去。此時新郎綁在床下，口內雖然悶得不能講話，可是雙手尚能作勢。希尚掌珠二人的言語，他都聽得明白。白。一想新娘倒是一位好人，口口聲聲的只在幫我。她若不允這位兇神的要求，我第一個便沒性命。他一邊想着，一邊忙用手做樣子，要叫新娘快快答應。這位兇神好教自己性命。此時掌珠正在生死關頭，大為躊躇的當口，忽見新郎兩隻烏溜溜的眼珠，只朝她在望，又以雙手作勢，明是叫自己答應。這個惡煞的意思，既要保全新郎生命，只得忍辱俯充。一時又想自己身為千金小姐，不知道前世裏作了甚麼孽，弄得此刻生活都難，頓時淚下如雨。又見希尚拿了炸彈，兇巴巴的朝着新郎，一刻不待一刻的要摔下去。新郎又在合掌拜着惟她，她沒有法子，只得將心一橫，一面向被內一鑽，一面又叫着新郎道：「蔣郎，蔣郎，今晚上的事情，是你親眼所見的。我將來死後，你若辜負我的一片苦心，我就是做了鬼，也不瞑目的呢。新郎聽了，可憐又答不

出話來。只得用腳輕輕的踉着。算是表示將來決不負新娘的意思。希尚此時一見掌珠鑽進被去。自然心滿意足。慌忙爬上床去。正要發展他那獸慾的當口。忽被掌珠向他用力一推道。你這個人。究竟有無心肝。你既當面糟蹋人家的妻子。你也該先把人家口裏的東西。取了出來。希尚聽了道。我未嘗不可依你。但恐一經將他口內的東西取出。我的好事未成。他已大喊起來。我豈不是白死了麼。掌珠聽了。便在床欄上問新郎道。我若叫他將你口內的東西取出。你可不能叫喊。不然我總是一死。不必說他。你們七家的香烟。便要由你一個人而絕的了。豈不可慘。新郎聽了一面流淚。一面合掌拜她。拜了之後。又用手作勢。表示決不叫喊的樣子。掌珠便倚恃自己。已經應允希尚。索性自作主張。將新郎口內的花絮。統統取了出來。新郎忙先透上一口長氣。始一面拜着掌珠。一面對她說道。好姊姊。你是好人。你是救我命的人。你無論如何被人糟蹋。我一定仍舊要。你最好請這位大王事了之後。馬上出去。只要我不說出來。大家都好。掌珠一聽新郎之言。頓時又想替新郎保全。她那個清潔之身起來。幾乎要去與希尚反腔。誰知一見希尚手內的那個炸彈。爲了要救新郎。好減輕自己的罪孽。只得失身於那個惡賊。不料希尚因爲此舉。乃是用生命拚來的。還要不肯之時。罷休。掌珠此時一心只望他了事之後。就好依照新郎的主意。叫希尚快快出去。或有破鏡重圓的希望。故而一任其爲。不敢惹動其火。仍舊害了新郎。等得事畢。掌珠便握了希尚的手。對他說道。好兄弟。我奉勸你好死。不如惡活。新郎既已答應放我二人一條生路。你既然有人不知鬼不覺的本事。進來自然有人不知鬼不覺的本事。出去。只要此刻快快出去。我們二人。真個還有一線生路呢。希尚尚未開口。新郎也悄悄的來對掌珠說道。好姊姊。我是七家人家公有的。一個兒子。說出話去。多少總有些效力。這位大王肯走。我以性命保你們沒事。便了。掌珠聽了。心裏不覺一喜。趕忙催着希尚快走。誰知希尚一個人暗忖了半天。又把眼睛向掌珠一瞪道。哼。哼。新

郎此話不是過橋抽板之計。便是一相情願之談。他就是肯放我們過去。他的父母叔姪等人豈肯罷休。就算他家裏之人。統統依了。還有你的父親。還有彼此的親戚。怎肯不來尋着你我。甚至於還有地方官。也要干涉的。我已種種想遍。只有拿姓蔣的小子。來做暫時的保險品。且讓我快活一點鐘。就算六十分鐘。快活一天。就算兩個半天。我已經拿了我的生辰八字。在和閻王老子拚的了。你還想活命不成。掌珠聽了。希尚這些亡命之言。只氣得把心一橫。咬了牙。關與希尚拼命道。姜希尚。我魏掌珠與你這人。究竟何冤何仇。你爲甚麼活活的要害我性命。你想想看我們姓魏的父女。那一件事情。虧負了你。這且不說。這個蔣家。他並未得罪你這個人。面獸心的畜生。你糟蹋了他的新婦。他甚至情願忍辱含羞的放你生路。你竟要拿他做保險品。起來。還想再來糟蹋我的身子。哼。我早晚總是一死。你敢再來碰我一碰。我就要大聲叫喊了。希尚任她去罵。只是冷笑一句不答。直等她罵完之後。始猶笑着問她道。你罵完了沒有。你既罵完了。我也不用你叫喊。說着。便奔到新郎身邊。把手上的那串炸彈。照着新郎的腦門。便要摔去。新郎見了。只得極喊掌珠道。好姊姊。好姊姊。你快請這位大王。莫摔這個炸彈。呀。一百樣的事情。總好講的。掌珠聽了。新郎這話。又只得重把她的心腸軟了下來。反去求着希尚莫摔。希尚道。你只要好好兒乖乖的睡到床上去。我便讓這個小子。再活片刻性命。掌珠方要答言。陡見窗上已現白光。雞聲已在報曉。頓時朝着希尚哀哀的痛哭起來。正是。

縱使郎情深似海 怎禁官法酷如爐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潑水難銘人心似鐵 燃香可悶官法如爐

却說新郎一見掌珠，對了那人這般痛哭，實在悽慘不過。便知她是急的天已亮了。一有人來，見了這種醜事，非但喪了個人的廉恥，且恐難保性命。這樣的急，也是應該急的。忙去問她道：姊姊，你可是因為天已亮了，此事就要敗露了麼？掌珠聽了一時哭得透不過氣來，只得將頭點了一點。正想再聽新郎的說話，豈知又被布尚一把抓到床上，繼續歡行起來。尚在無禮至纏的當口，忽聽得新郎的那位乳媪邊在敲門，邊說道：新少奶奶請你快來開一開門，我們少爺是每天清早，要呷一杯參湯，少奶奶也陪他呷一杯，吃了不妨再睡。掌珠聽了，不敢自己主張答話，忙問希尚：怎樣對付人家？誰知希尚這人本是一位溫文爾雅的讀書公子，實因心愛掌珠過度，一見已許蔣姓自己的婚姻，竟沒指望。這樣的一急，就急偏了他的心。於是就有魔鬼前來纏繞，所有想出來的主意，使出於人情之外，他也不顧性命，偷偷的混入新房，只圖達他的惡慾。一切的名譽生命，半置度外，就是他拿炸彈威嚇新郎新婦兩個，也無非想藉此與掌珠這人多纏纏一次。便是一次，至於拆了這一場破天荒的大爛污，在下可以替他立誓，並未想到事後的辦法。既無籌備，此刻掌珠問他，甚至答不出甚麼話來。惟知闔下滔天大禍，只把那一句除死無大難的老話，當作護身之符，索性奔下床來，把手上提着的，那一大串炸彈，分了兩個去掛在新郎的項上，逼着他告知乳媪，無論誰何，不准破門而入。只要門外有一絲一毫的響動，他就摔這炸彈，立時可使新郎這人化為灰燼。可憐這位新郎，要想活命，自然只得遵從他的命令。隔房把此事大略告知乳媪，快請父母前來軟求，萬萬不可硬通。那位乳媪聽了，只得兩脚三步的奔入上房，告知蔣氏二老。可憐話未講完，早已嚇得跌翻在地。蔣氏二老一聽見他兒子的新房裏出了亂子，也顧不得去管乳媪的了。一面哭着我的心肝肉呀！一面連爬帶跌的奔至新房窗門外面，連着那個兇神之命，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用舌尖咬破一個紙洞，慌忙朝裏一望，一見他們的寶貝兒子，身縛床脚，項懸炸彈，面

現死灰之色。形如待斬之囚。已是急到十二萬分。嚇到十二萬分。及見新床之上。帳幕編垂。簾鉤振動。其中醜事。不言可知。蔣夫人到底。是位女流。一時驚嚇不起。陡然眼睛一閃。暗暈早已倒栽葱的。跌出天井外而去了。蔣鹽商。竟是一位掙家當的人物。遇了大事。尚能鎮定。忙一面命人扶起夫人。勸她急也枉然。凡事總有辦法。一面便低聲喚着新娘道。新少奶奶。我們兒子。既說你是好人。你且先替我們兩老。勸住那位先生。百事好說。萬萬不可拼命行事。我們兩老。偌大家財。如此年紀。只有此子。只有第一樣保全我們兒子的性命。一切之事。只憑那位先生吩咐。無不依從。掌珠一聽見蔣鹽商的說話。句句仁至義盡。還以為此事。尚有轉圜。却望真的。忙去勸希尚道。好兄弟。你可聽見沒有。蔣太老爺。既有這番說話。你可肯讓我下床去。和他們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出來。第一樣不來辦你的罪名。就是誰知希尚一聽掌珠之言。反而撲的一聲。自己跳下床來。手裏高舉那串炸彈。一面裝出要向新郎摔去的形狀。一面突出眼珠。兒巴巴惡狠狠。朝着窗門外的蔣氏兩老說道。我姜希尚。自知所做之事。已在不赦之條。萬無補救之法。商量一層。免開尊口。你們要我不傷你們兒子。快快依我。一言。此時蔣夫人。已經爬了起來。一聽這人之言。也不待他言畢。趕忙接口答道。請你這位先生。快快吩咐。莫說一句。就是一千句。一萬句。皇天在上。我們無不依從。新郎也來插口。對他父母說道。爹。爹。媽。你們快快依了這先生的說話。呀。掌珠此時。已將衣服穿好。一聽希尚開了金口。發了命令。心裏一喜。忙也奔下床來。也顧不得羞恥。便隔窗的對蔣氏兩老道。你們快快聽他說呀。我是求了他一晚上的了。他總不肯說出辦法。現在可好了。說完。又催希尚道。這末你快吩咐出來呢。大家依你可好。希尚聽了。却猶笑着。向掌珠道。大家依我呀。依我的事情。乃是叫他們快快的搬進好菜好飯來。讓我吃。掌珠聽了。一怔道。單是這樣的一句說話。歷希尚聽了。邊去香她的面孔。邊答道。自然是只有這一句說話。掌珠一面把頭避開。一面又問希尚道。你真

的瘋了不成。怎的百話不說。虧你還有心肝。吃得下去。蔣氏兩老一聽。這位姜先生肚皮餓了。慌忙吩咐傭人道。快去辦來。快去辦來。希尚又接口道。你們菜飯裏面。只管多放毒藥。可知道要你們的兒子先吃的呢。蔣鹽商忙答道。那有此意。我們兒子和新婦二人一定餓了。也要吃的。誰知話猶未了。只見兒嫂弟婦。統統得了信息。大家一齊起來。口裏嚷着。誰人得罪了這位姜先生。我們先與誰人拼命。蔣鹽商聽了。道。這話對呀。我們大家敬重這位姜先生。這位姜先生。自然要大發慈悲起來。放出我們兒子說着。菜飯已經送到窗外。希尚還恐怕他們乘機而進。忙又逼着新郎禁止諸人。不准亂動。否則仍是害你自己。新郎聽了。趕忙照他的說話。告知父母叔姪。蔣夫人聽了。先答道。我的好兒子。你莫急。決不能害你性命的。邊說邊將菜飯由窗洞裏。一樣一樣的遞了進來。希尚便命掌珠。每樣逼令新郎嘗過。方始肯吃。掌珠道。既是如此。新郎一定真也餓了。我們索性大家同吃怎樣。希尚道。只要外面的人們。明白投鼠忌器的道理。不來亂動。我也可以准他同吃。新郎聽了。道。姜先生。我不餓。我實在吃不下去。每樣東西。我准定嘗一嘗。便了。希尚聽了。道。你餓不餓。我却不管。你只要嘗過。就是說完。他一個人。便大嚼而特嚼的起來。蔣氏諸人。一見希尚吃得很覺自在。更知他一定下了決心。新郎的性命。真的懸在他的手內。只得用善言勸他。道。姜先生。你既然愛上這位掌珠小姐。我們可以作主。准定把她奉贈與你。還可以送你兩萬銀子。以作度日之資。你看如何。希尚聽了。邊吃邊答道。這些說話都是誘敵之計。世上決沒有這般的好人。蔣夫人聽了。又對他說。道。姜先生。你如果還不放心。我們可以請了魏鄉紳來。請他簽字。希尚聽了。復搖頭擺腦的答道。我仍舊不肯相信。我老實對你們說一聲罷。我已統統想過。我在房內。有你們兒子作抵。自然我凶。一出房外。便是你們凶了。我倒不如多親近我們這位姊姊幾次。死也甘心。蔣家的叔姪等人。也來接口對他說。道。姜先生。你何必橫了心腸。只拼一死。你要知道我們姓蔣的。也是一份良

善人家。又是七房只合一子。你若放出新郎。我們全家已是喜之不盡。再不會做那鴛橋抽板之事。你是一位讀書人。豈有不知道二害相並。擇其輕者的道理麼。希尚聽了。仍是搖頭不允。單把菜飯吃完之後。又去逼着掌珠。再到床上。此時掌珠知道窗門外面人上堆人的。在那兒看着他們。豈肯再幹這樁畜生隊裏之事。希尚見她不允。又要去摔炸彈。新郎見了。仍是發急的求着掌珠應允。方能保全自己。蔣家等人。也在外面央求掌珠。不必拒絕。事情要分輕重。掌珠聽了。沒法。只把她的牙關一咬。將腳很命的一踹。便往床上一鑽。蔣家等人。一見姓姜的如此舉動。那位新郎在他身邊。實在萬分危險。只得立將魏鄉紳請到。先在外邊。就與他約定。只能軟來。不可硬做。魏鄉紳聽了。也只得嘆氣應允。來至裏面。便在窗外叫着希尚的名字道。希尚賢姪。我已經和蔣府上商量妥當。我此刻就認你做女婿。你既是我的女婿。自然可以大膽放心出來了。若再有人害你。我的女兒將來又靠何人呢。你若再不答應。我就要去請縣裏來了。希尚在帳子裏面聽了。答道。魏家伯伯。你認我做女婿。可惜已經遲了幾天。此言若在你的府上。對我來說。那時我豈有不感激之理。此刻事已至此。你就是畫上一刀給我為憑。我也不相信的了。這件事情。歸根結蒂。却是你自己害你女兒。不必怪我。掌珠一聽見她的父親來了。真羞得沒有地洞好鑽。只得悶聲不響。儘讓他們兩個特別的翁婿去說。魏鄉紳見希尚仍是不允。還要當着衆人之前。作此畜生行為。既羞且氣。很是對人不住。便悄悄的出去報官。及至那位長州縣帶了差人進來。蔣姓諸人反而一嚇。忙與縣官約定。仍要用軟功。不能用硬功。那位縣官聽了。自然照辦。等得走至窗下。也只得收起了那個官架。祇低聲下氣的隔着窗子對希尚說道。姜希尚。你的難處。本縣已經知道。你的不放心他們。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本縣是一位父母官。凡是婚姻的事情。斷合斷離。都在本縣作主。現在本縣就在此地。當着魏蔣兩姓之前。准定將魏掌珠斷與你做妻子。案子由官斷過。無論何人。不能反悔。姜希尚。

你可放心了。歷希尚一見官來，也有些害怕起來。但是事已至此，知道萬無救藥，他也不去理睬。縣官只與掌珠二人，躲在床上一聲不響。那位縣官又好好的，勸了希尚一番。希尚雖然絕口不答，仍是暗地通知新郎，不准放入進房，要死要活，你自己作主。新郎聽了，反去怪那縣官多事。那位縣官沒有法子，便尋思了一陣，忽然想着一計，忙悄悄的與那班差人，咬了幾句耳朵。那班差人奉命行事，那位縣官還恐怕希尚動疑，仍舊苦苦的相勸。誰知就在此時，忽見新房裏面，陡現一股異香，牀上的希尚、掌珠、牀下的新郎，頓時一聞香味，馬上人暈倒。說時遲那時快，那班差人早已破門而進，幾個去細希尚、掌珠，幾個去把新郎抱至外面，先用冷水將新郎噴醒。蔣氏兩老方知縣官是用的悶香，此時的高興，真是死裏逃生。當下急將他的兒子扶至上房，灌參湯，吃補藥，忙個臭死。那裏還有功夫來管外面的事情。魏鄉紳呢，也因此事，雖然不能怪他女兒，但已這般被人糟蹋，自己有何顏面，便也不辭而別，溜回家去。那位縣官一見新郎已經安全無恙，始令差人快把姜希尚、魏掌珠二人，用水噴醒，鎖回衙門。按律分別懲辦。誰知行到大街的時候，忽然擁上一班游手好閒之徒，嚷着快快打死這一雙淫婦奸夫，頓時不由分說，先將姜希尚這人，拳打脚踢了一陣，又把魏掌珠的全身衣服，撕得粉碎。幸有差人吆喝阻止，等得帶到衙門，姜希尚因被眾人打得鼻腫口歪，魏掌珠也被眾人撕成一個裸人。那位知縣立時升堂，先把希尚提上堂去。因為眼見他那般凶惡行爲，一是強奸處女，已成的罪名；二是行凶，良民未遂的罪名。這二椿罪名，已是死有餘辜，所以不必問他口供，就把他立斃杖下。拖下屍體，再提掌珠。那位縣官生平最惡風化案子，所以也不去問掌珠的口供，立命行刑。原來清朝的法律，婦女犯罪，例不答責。獨有奸情案子，就可褫去衣裳行刑。因為她自己既不重名節，法律上也不能再保其廉恥的了。當下一班差人一聲堂威之後，便將掌珠這人，揪頭揪腳的，褪去下衣，行起刑來。正在大答特答的當口，忽見蔣鹽商

的家丁。慌慌張張的走來。遞上一張狀紙。那位縣官。接來一看。一面立命停刑。一面將魏掌珠取保釋放。掌珠哭哭啼啼。一跪一撓的出得衙來。她一個人暗忖道。我的這場冤枉。從何說起。希尚那個死鬼。固是罪魁禍首。污辱了我一生的名節。怎麼這個瘟官。也不問問案由。就將我答責起來。我這一來。豈非反而坐實是奸情案。子了麼。一個女人。名節爲重。性命爲輕。我此時一死。豈非遺臭萬年麼。蔣家的。那張狀紙。想來定是替我求情來的。不然。那個瘟官。怎的一見狀紙。便將我釋放了呢。這件事情。我只有上控再說。但是我這個人。現在住到何處去呢。爹爹那裏。我是沒有這張臉去的了。蔣家呢。當然萬無再去之理。她想至此地。更加傷心起來。便暗暗的叫着自己的名字道。魏掌珠呀。魏掌珠呀。你也是一位千金小姐。吃了這一場大冤枉。還不算外。竟至弄得無處存身。天呀。天呀。你也太沒有眼睛了。她一壁這樣的傷心。着一壁信脚走去。走了半天。抬頭一看。已經到了她自己的門前。她正想回身另投別處的時候。忽聽得有人喊她。忙把那人一看。却是她的一個粗做娘姨。她見了這個娘姨。倒也有些害臊。反而默默無言。幸而這個娘姨。尚有良心。趕忙奔過來。將她一把拖住道。小姐。你此刻不能進去。老爺正在家裏大發雷霆。我暫且送小姐到隔壁楊小燕小姐那兒去住下。再說說完。也不待掌珠答應。便將她扶着小燕家裏行來。正是。

屋漏已遭連夜雨 行船又遇打頭風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紅顏薄命急雨逐飛花 白璧微瑕狂風摧敗柳

却說掌珠本已無家可歸。又因下身的杖傷疼痛。正在不能支持的時候。所以她的那個粗做娘姨。叫她到臨

壁楊小燕小姐家裏去暫住。只得答應。及至見了小燕。小燕已知其事。忙一面打發粗做娘姨回去。一面安慰掌珠道。妹妹。你這場冤枉。真是飛來的橫禍。現在蔣公子總算平安無事。你呢。雖然受了那個瘟官的責打。究竟還可上控。將來控准之夜。便可恢復名譽。是非總有公論的。你也不必傷感。倒是伯父那裏。須要托個人去疏通疏通。先要回復父女之情。然後好辨別事。掌珠聽了。珠淚盈盈的答道。姜希尚那個殺坯。這般狠惡的手段。不知與我是那一世裏的冤孽。他自作自受。雖被立斃杖下。我還恨不得咬他的一塊肉下來。蔣家方面。已經知道我不是壞人。所以趕來替我遞了那張冤狀。不然恐怕那個瘟官。也要把我活活打死也說不定。現在總算留了我一條性命。還有上控的機會。我若不想恢復我的名譽。姊姊呀。我那裏還有這張臉面。活在世界上呢。姊姊說。先要回復父女之情。掌珠說。到此地。便又將她的頭搖了兩搖。復長嘆了一聲道。咳。這件事情。恐怕不能的了。為甚麼緣故呢。我們爹爹的脾氣。百事可以吃虧。最恨的事情。就是怕我失他的面子。這件事情。雖然不能怪我。歸根結果。總為我的身上。使他如此丟人。他不來弄死我這個人。已算天大幸事。若要他再來將我收留回去。這是免開尊口。小燕聽了。正想答話。忽見起先的那個粗做娘姨。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對掌珠說道。小姐快快躲一躲開。老爺不知怎的。曉得你在此地。拿了刀來殺你來了。那粗做娘姨。剛剛說到這裏。只聽得外面擂鼓般的打門之聲。忙又急對掌珠道。這就是老爺來了。這就是老爺來了。說完這句。急由後門一溜烟的逃走了。掌珠這一嚇。非同小可。忙連連的叫着小燕道。姊姊姊姊。我此刻躲到那兒去呢。小燕聽了。也顧不得答話。慌忙先將掌珠這人。藏到衣櫥裏面。用鎖鎖了之後。方去開門。開門一看。果見魏鄉紳手執一把利刀。氣得滿臉發青。一句話也不說。直向她的臥室之中奔去。小燕要想攔阻。那裏還來得及。只得飛步跟蹤追至房內。已見魏鄉紳一面四處的在尋掌珠這人。一面又忙問她道。有人看見我那個不要臉的兒

貨方才走進這裏。此刻爲何不見。難道已經聞風逃到別處去了麼。小燕聽了。假裝不知道。的答道。魏伯父。你老人家凶巴巴的要殺誰呀。清平世界。殺了人。是要抵命的呢。魏鄉紳聽了。也詫異起來。道。怎麼難道我那個不成器的女兒。真的沒有來過麼。小燕道。可是掌珠妹妹呀。她不是在吃官司麼。這裏並未來過。魏鄉紳聽了。道。這是我誤聽人言。驚動賢姪女了。小燕道。這倒無礙。不過姪女還要奉勸伯父。果真尋着了掌珠妹妹。也不可加害於她。因爲這件事情。都是姓姜的一個人。不是掌珠妹妹當時若不順從他。蔣家公子這人。早與那個炸彈同歸於盡的了。還能夠活在世上麼。照我說來。我那位珠妹妹。真是蔣家的大功臣。伯父就應該鑒她的苦衷。幫她恢復名譽才是。伯父若是真的不問皂白。殺死我那位妹妹。伯父豈不是自己情願要做這個老烏。小燕說到此地。忙將那個龜字縮住。又改了話頭。道。伯父想想看。一個人活在世上。名譽是第一要緊的呢。魏鄉紳此時正在氣頭之上。那裏肯聽。因見他的女兒。既不在。此。便又急急忙忙的出了小燕之門。往別處去尋找去了。小燕等得魏鄉紳走遠。方把大門關上。開開櫥門。將掌珠這人。喚了出來。誰知掌珠見他父親如此無情。一時想起了她那位過世的親娘來了。撲在小燕的身上。哭得昏天黑地的。只說情願不想恢復名譽。死了也罷。小燕聽了。忙又真心誠意的勸了她一番。掌珠聽了。方始住哭。小燕又對她說道。珠妹妹。你現在究竟還是先辨伯父那面的事情呢。還是先辨上控的事情。掌珠聽了。道。我魏掌珠也有一口氣的。就是我那個老不明白的爹爹。請我回家。我也情願在外面討飯的了。我的意思。馬上就想辨上控的事情。不過既是上控。先要在這個蘇州府的衙門告過。他若不准。方始可到撫台衙門去告。不然越控是不准的。但是我現在手頭分文俱無。上控的案子。處處都要化錢。我現在是告貸無門。如何是好。小燕聽了。答道。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凡是告狀。第一樣是錢。我的沒有錢。你是知道的。並非我不肯。小燕說至此地。躊躇了一陣。忽然笑了。

一笑對掌珠說道。我有一個主意。未知妹妹是否贊同。掌珠聽了。忙問甚麼主意。小燕道。我是好意說出來之後。你可不能怪我。也不能笑我。掌珠急答道。姊姊。我和你二人。雖屬異姓。情勝同胞。況且這是你幫助我的事情。頂多我不贊成罷了。何至怪你笑我呢。小燕聽了。方始含羞說道。我本來有三個男同窗。一個是我們那位表兄趙高士。一個是錢春風。一個是孫秋月。這三個人。都有倚馬之才。如花之貌。我本看中我那高士表兄。他因為去年惹上一場人命官司。出獄未久。百事灰心。不談婚事。後來我又揀中春風。我因為既是春風的人了。他所有要求的事情。我自然來便拒絕。誰知失身於他之後。他的才貌雖好。手段未免太辣。我於是漸漸的與他疏遠。那個秋月。便來乘機而進。我因秋月這人。事事勝過春風。我又與他有了關係。豈知春風探知此事。天的和我來歪纏。甚至於表示要去加害秋月。幸有我在其中調和。還算未出亂子。昨天春風忽來提起你的事情。不然。我坐在家裏。怎會知道你的事情呢。春風對我說。他很替你抱不平。你若肯嫁他。他便替你報仇雪恨。我當時聽了。因為沒有地方尋你。自然只得丟開不談。現在你既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子。誰人肯來愛憐於你。我說何不真的嫁了春風。你們二人。才貌相當。門第相對。還有甚麼缺恨之事。就是將來伯父知道了一則。木已成舟。不能反悔。二則他本要殺害你的。自然不好再來管你。嫁誰了。說到春風這人。雖然手段辣了一點。但是幫你上控。真是一個頭等的軍師。你看如何。掌珠聽了。道。姊姊也莫生氣。姊姊的事情。妹子早有所聞。我從前不敢來問你。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性情。婚姻的事情。第一要本人情願才好。旁人何必多嘴。至於承你替我做媒。我是早已打定主意的了。只待上控之後。我便削髮投入空門。以修來世。這是我主張如此。並非反對春風的行為。小燕聽了。道。妹妹既是主張不要嫁人。我當然不好勸你。這末錢的問題。又怎麼解決呢。掌珠道。姊姊既與秋月先生很是要好。可否求姊姊。轉托秋月先生。替我設法多少借一筆錢。將來加利奉還。就是。

小燕聽了搖頭道。秋月近來爲了我這個人身上。早已背了一身的急債。一定沒有地方可以替你轉借。要末我去問問高士表兄看。我那高士表兄本是一個疏財仗義的人物。今年新科狀元平亞雄。從前沒有他維持。早已餓死。不過他吃了一場人命官司之後。稍覺灰心。然而一見人有冤枉。仍肯幫人之忙。只要他曉得你受了冤屈。或者能夠幫你一臂之力。也未可知。掌珠聽了道。我現在只希望有人借錢給我。以便吐我胸中的冤氣。不管誰人所借。都是一樣。小燕聽了道。這末你在這裏等我。我此刻就替你去辦。掌珠聽了。自然感激非凡。等得小燕走後。掌珠一個人坐在房裏無事。便去尋了紙筆一揮而就的做成一張上控狀紙。剛剛磨畢。只見小燕已經同了高士進來。掌珠因與高士曾經見過幾面。便把自己這回的事情細細的告知高士。高士聽畢。便滿腔的義憤的說道。魏小姐一個人活在世上。本來是死生輕於鴻毛。名譽重於性命。若不上控。天下還有公道麼。所以方才舍表妹來替小姐借錢。我已質當寒衣。湊了二百塊錢的鈔票在此。但不知可夠用麼。掌珠聽了。忙連謝邊答道。我本是一位步門不出的閨女。上控起來。究竟要若干銀錢。真是毫無把握。既有這筆銀子。只得用了再看。但不過蒙君慨助。叫我如何報答大恩呢。高士聽了。忙答道。小姐不必客氣。趕緊去辦大事。如果不夠。再爲設法。說完。並不與她們閒談。單是自顧自的走了。小燕送走高士之後。回進房來。剛剛坐定。忽見春風不知在何時進來的。一個人站在房門外面。只管朝她扮着鬼臉的傻笑。小燕便去把他拖了進來。握着掌珠對他說道。這位便是此次受着冤枉的魏府上的掌珠小姐。你們可曾見過面的麼。春風聽了。忙與掌珠見禮道。這回的事情。小姐真是受了無妄之災。現在打算怎樣呢。掌珠聽了。只得含羞的告知大概。春風聽了。微笑道。小姐既有那位很漂亮的高士先生來幫忙。自然用不着區區前來搖旗吶喊的了。說完。便把小燕這人一把拖往外房而去。掌珠一則心中愁苦萬分。二則又知春風和小燕本有來往。所以並不去留心他們倆。

個所講何話。過了一陣，忽聽見小燕在和春風口角。她一想，小燕待她既很熱心，那好讓她與人口角，不去相勸之理。忙站起身來，走至外房一看，誰知只見小燕一個人伏在茶几之上，在那兒暗暗的哭泣。春風那人早已不知去向。掌珠便將小燕扶進房裏，問她何事悲傷。小燕聽了，又邊流淚邊對她說道：「天底下怎麼竟有這般不講理的人，你的不肯嫁他，乃是你的自主之權，他一開口便說我在從中作梗，是我的主意，要把你介紹與高士表兄，你想想看，是不是人講的說話。這還罷了，他還要冤枉我與高士也有私情，因此把他置諸腦後。說到後來，又怪到秋月身上去了。他竟成了一隻瘋狗，四處的亂咬人起來。我當時實在忍無可忍，自然責備他幾句，他便一怒而去，口稱先去尋着秋月，再與高士講理。他這個人說得出來，便做到的。我此刻也有些耽心。我只怪我自己不生眼睛，竟去失身於他。現在倒弄成了一個大大的累墜，豈不惱人。」掌珠聽了，自然勸解一番。連天晚上，小燕使在她的後房，設了一張床鋪，且讓掌珠安睡。掌珠睡至半夜，忽然聽見小燕的床上似有輕微的笑聲。過了一刻，又有男子說話的聲音。她便知那個男的不是春風，便是秋月。可憐她自己發愁都來不及，那有心思再去聽人家的私語。又過了好半天，復聽得有人開門之聲。她因小燕依然一個人睡在床上，上不起來去開門，她只得自己起來，走至前房，問小燕道：「姊姊，你怎的不去開門呀？她這樣的在問小燕，未見小燕答應。她便暗暗的好笑道：「怎麼就睡得這般的熟了。她邊想着邊去揭開小燕的帳子，一看，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真把她嚇得三魂落掉了兩魂。你道爲何？原來小燕早已被人殺死。當下掌珠雖然嚇得目瞪口呆，她却知道那個凶手，必是春風秋月。他們二人之中的一個，她又料定開門出去的那人，諒未走遠。她便丟下這裏，趕忙追了出去。要想把凶手追著，方始對得起小燕。誰知她奔出門來，從新橋巷中，一直追到道前街上，非但未見凶手的影子，連走路的閒人，也沒一個。她只得站定，四處一望，只見各家的鋪門，都是關得靜悄。

情的。惟有一家極小的客棧。似乎剛剛有人進去。尚在那兒閃閃。她便走上前去。把門一推。裏面那人。隨手把門開開。問他可是前去借宿。掌珠的初意。疑心起先進去的那人。或是凶手。後見裏面那人。問她可是借宿。她因爲不敢說出凶手的字樣。一時無話可答。只得承認是來借宿。那人聽了。把門門上。開了一間單人房間。給她將門帶上。便去睡覺去了。掌珠等得那人去後。不禁自己好笑起來。道：這倒好笑。我明明是來追凶手的。怎麼鬼混的。會在這裏借起客棧起來。那裏放着小燕的屍體。誰去照料呢。我還是回去的好。她想至此地。忽又另轉了一個念頭。道：我此刻那能回去。小燕雖沒上人。還有別的傭人。傭人一見她的好。她想至此地。忽又到我們家裏去告訴我們爹爹之理。此刻我的爹爹一定早在那兒了。我若回去。豈不被我的爹爹撞見。這場惡戲。何必送上門去淘呢。況且我已驚弓之鳥。現在世上。那有甚麼公理。甚至於疑心我是凶手。也未可知。好在這二百塊錢的鈔票。在我身邊。等得明天。我一壁辦我自己上控的事情。一壁暗中給她留心。凶手也是一樣。她想完之後。上床安憩。誰知第二天醒來。下身的杖劍。潰爛起來。非但寸步難行。而且痛如刀割。忙命茶房去請外科。她已改了姓名。藉貫。所以那位外科。並未識破她的廬山真面。不過見她是一位標標緻緻的小姐。何以全身受官刑起來。那位外科。雖然有些奇怪。但是事不干己。只管醫病。不問閒事。等得那位外科走後。掌珠一連的痛了幾天。直到第五天頭上。方始有些止痛。她一止痛。便惦記小燕的事情。忙命茶房買了一張報紙。要查小燕的新聞。及至看到蘇州通信的那一張。上面果然載有揚小燕被人謀害的一段新聞。等得看完。不禁把她看得呆了起來。正是。

分明人在家中坐。真是禍從天上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好色醫生思通魏女 愛財店婦力任王婆

却說掌珠一見那段新聞，便嚇得神魂不定起來，還恐怕自己眼花，看錯句子，忙重將那段新聞，細細再看，只見題目是離奇命案四字，正文是載的。

蘇州盤門新橋巷八十八號門牌，向爲揚官所賃。揚官夫婦去世後，僅遺一女，小字小燕，年已及笄，頗具姿色。久與其表兄趙高士及幼時同硯之錢春風、孫秋月三人，均有曖昧情事。平時因其支配得法，尚未發生爭風問題。某日忽有楊之女友魏掌珠其人，前來向楊告貸。楊乃令魏女小坐，其家自往。趙高士處代其轉借。趙素慷慨，一口允諾，即典質二百金，偕楊回家，面交魏收。略談即去。趙去未久，錢忽至，未知何事。竟與楊大起衝突，旋即一怒而去。是夕，楊因彼榻，須作雙飛之用，未便與魏同臥，遂於後房另設一榻，處魏睡。至夜半，忽聞楊床上有笑語聲，稍頃，又聞似有人啓門而出之聲。呼楊不醒，起視，楊已爲人殺害，死於榻上。魏恐惹禍，即於此時不知何往。次日，官往驗屍，詢知趙高士、錢春風、孫秋月三人，皆與該案有關。正偵查間，又據孫姓家人報告，其主人孫秋月亦於同夕臥於家中，爲人殺死，凶手逸去。云云。吳縣方大令即將趙秋二人拘案。錢當堂即爲某巨紳保釋。趙高士經數次刑訊，已招出姦奸謀斃楊女及孫秋月二人案。既定，聞趙不久，即須抵罪云。

掌珠看畢，一面連稱怪事，一面暗忖道：趙高士與小燕素無關係，何至害她。照我想來，凶手必是姓錢的高士。熱刑不過，只得招認。這是一定無疑。他既借錢給我，我總要將他救出，方是道理。她想到此處，忙把店主婦請來，勸她說道：老板，娘，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替我做一做。我可以謝你二十塊錢。那個店主婦聽了，忙問

何事。何以要如此的重酬。掌珠道：我方才看見報載，說道謀斃那個楊小燕的，就是她的表兄趙高士。趙是我的朋友。我此刻病臥在床，不能前去探監。說着，便在一邊摸出一大捲鈔票，數了一百二十塊，遞給那個店主婦道：這裏有一百二十塊錢，二十塊謝你作腳步錢，還有一百塊，請你費心，親自到吳縣監中代趙高士先生開銷一切。那個店主婦聽了，先把那二十塊的謝禮往她的袋裏一塞，之後，方始答道：這事交給我，你去辦。你放心，就是不過那位姓趙的，一定要問我是誰給他去打點的，我怎樣說呢？掌珠道：你只說魏掌珠，他自然知道。那位店主婦一聽見魏掌珠三個字，臉上頓時現出了驚怪之色，忙問掌珠道：你這位小姐，莫非就是新橋巷裏魏鄉紳的小姐麼？這樣說來，你這回的事情，真是大受委曲的了。我先送給你一個信息，你幸而在廻環簿上，造了假姓名，否則那還了得！你可知你們的老太爺，四處在尋你的人，聽說一被他尋着，就要把你處死。魏小姐，你快快莫響，躲在我們的樓裏，包你不會被你們老太爺尋着。掌珠聽了道：這件事情，我已曉得，你只要替我嚴守秘密，我還要謝你。那個店主婦聽了，只樂得眉開眼笑的，答道：小姐儘管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就是現在老太爺在氣頭上，將來氣一過，自然沒事。我此刻就去辦那位趙先生的事情，有話俾刻再講。掌珠道：你若見了趙先生，你說我說的，請他暫時忍耐些，一等我的毛病好了，我一定替他去上控，就是告到北京，我也要替他伸冤。那個店主婦聽了道：我知道這些說話，我會說的。說完，便向房外而去。剛剛出去，忽又回進來，對掌珠說道：魏小姐，你現在身上有傷，一切的事情，茶房招呼，萬難周到，讓我去叫我的女兒來服伺你。搽藥粉，洗痛處，統統叫她做便了。掌珠聽了道：這樣更好了，一切容後重謝，決不白勞你們女兒。就是那個店主婦去後，她的女兒果然高高興興的進來服伺。掌珠起先一心只與那個店主婦講趙高士的事情，所以忘了身上之痛，此刻靜了下來，便覺她的醫部痛不可忍，忙命茶房再去請那位外科醫生。醫生來了，診脈之後，正在問

長問短。要開方子的時候。只見店主婦一頭大汗。息息的走進房來。對這位女客說道。魏小姐。你委我的事情。都替你辦妥了。趙先生叫我替小姐說。他去年無端的遭了一場人命。傾家蕩產。方始出獄。現又遭了第二場人命。被官屈打成招。滿身刑傷。難受。只望早死。不願做人。他又說。自從進監之後。並無一個朋友。前去看他。小姐的好意。只得來世答報。掌珠聽了。尚未答話。那位外科反而先來岔嘴。問店主婦道。你所說的是不是那個趙高士先生。找和他也是朋友。只是愛莫能助。說着又來問掌珠道。小姐如此仗義。真是愧煞一班鬚眉男子了。掌珠起初因為急於要店主婦的回話。就把房裏還坐着一位醫生的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及至聽見那位醫生也來岔嘴。再想瞞他。已經都被他聽見。此刻又見他來和自己說話。忙答道。我與趙先生也不過是一個泛泛之交。因為確知他受冤枉。凡力所及。豈忍袖手。高望先生要替我們守秘密。不然。畫虎類犬。因此反而害他。醫生聽了。慌忙裝出滿臉義氣的道。小姐放心。我符曼新。良心俱在。只因醫務發達。無暇去幫朋友之忙。已是抱歉。那能再敢朋友之事。掌珠聽了。也敷衍了他兩句。等得他開好方子。出去之後。始叮囑店主婦道。我改換姓名的事情。千萬不要給這個醫生知道。店主婦道。曉得。曉得。小姐的事情。只有我們母女知道。我負全責。就是掌珠聽了。方才放心道。趙先生。他說。只望早死。這是因為受不住刑傷。你可知道監裏的犯人。能不能請醫生進去的。店主婦忙搖首道。不能。不能。不要說醫生不能進去。連我方才去探監。化了犖下塊錢。還不能多講話呢。掌珠聽了。無可如何。只望自己病好。便好救他。誰知這天晚上。她的痛處。更加厲害起來。忙又連夜去請那位符醫生。醫生來後。診過掌珠的脈道。我有一句說話。魏小姐可能依我。掌珠一聽。醫生叫她姓魏。忙說道。我姓楊。客牌上寫得有符先生。何以替我改起姓來。符醫生聽了。便微笑着答道。魏小姐。你的事情。我全知道。你放心。我決不替你張揚出去。我方才要說的說話。被小姐打斷。我的意思。委實愛慕小姐的才貌品行。

若肯下嫁與我。你的傷處。三天之內。包你醫好。并且誠心誠意的幫你辦趙高士上控。案子。否則你的傷上。我已下了毒藥。無論何人。醫不好的。除非我這原手。方有辦法。掌珠聽了。便將柳眉一豎。道。怎的。你竟是姜希尚。第二了。掌珠還未說完。符醫生忙又接口道。姜希尚是硬來的。我是軟求的。你若不答應我的婚事。我老實對你說一聲。永無下牀之日。尚是小事。那個姓趙的。也只好砍頭的了。掌珠聽了。不禁一嚇。便有些躊躇起來了。她這道我。真的不能起床。自然潰爛而死。我自己非但從此遺臭萬年。那位趙高士。又誰去救他。照這般說來。非嫁這個姓符的不可。但是我已打定主意。不再嫁人。即使萬不得已。必須嫁人。此人我也不願想到此處。便爽爽快快的對符醫生說道。無論你軟求也好。硬來也好。我魏掌珠是誓不嫁人的了。請你快走。讓我爛死。就是說着。便喊茶房進來。快領此人出去。符醫生没法。只得邊站起來往外而走。邊在嘴裏自語道。不要後悔。說完這句。便揚長的了。掌珠一見姓符的出去。頓時一陣心酸。淚如雨下的叫着。她過世的母親道。我的親娘呀。你老人家。怎麼生出你這個苦命的女兒來的呀。起先碰着一個姓姜的。害得我敗名喪節。連生身之父。恨不得要來殺我。現在再加上一個姓符的。已經把我的傷處之上。下了潰爛的藥。他說別的醫生。無藥可救。此言倒是不假。我的親娘呀。你的女兒。馬上來找你來了。她想罷。便想起來自縊。誰知剛剛好容易的硬撐着坐了起來。陡然之間。又覺一陣奇痛。實在支持不住。撲的一聲。依舊倒了下去。可憐她正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當口。只見店主婦同了她的女兒。一齊走進房來。店主婦先對她說道。魏小姐。你莫怪我。我這個人。本極老實。沒用。一被那位符醫生用話一騙。就被他說話騙了去了。我是因為他說你自己已經對他說過的。了。所以信以為真。現在悔已無及。這且不講。你的傷上。被他下了毒藥。非原手不可。又怎麼好呢。我也是一片好心。勸你還是答應他罷。這是你自己吃苦。於人無干的呢。掌珠此刻痛得只是叫天老爺救命。別無二話。店主婦

忙在身邊摸了一小包藥粉出來。又對掌珠說道：魏小姐符先生現有一包止痛藥粉在此。他說數上之後有一個鐘頭可以止痛。快讓我來替你敷上。掌珠聽了，連連的點頭，叫她快敷。店主婦便輕輕的將掌珠小衣褪下，洗去毒血之後，方把那包藥粉替她敷上。說也奇怪，那個藥粉真有顏色，邊敷邊就止痛，及至敷畢，早已和好人一般。掌珠邊束下衣，邊對店主婦哭道：姓符的既有這般本領，我的死在他的手內，也不用說的了。此刻快快讓我自己盡，若是一遲，又要痛得無法尋死的了。店主婦道：小姐怎的講出癡話，人命大事，不見得我送了藥，不造成你這個尋死的機會呀。我還有幾句話，說出之後，小姐聽不聽由你。掌珠道：你且說說看。店主婦道：嫁人的問題，這是一生一世的大事，萬一勉強行了，豈不害了終身。我看小姐之意，對於姓符的必是不甚贊成。若是嫁他，自然不願。但是他既愛上小姐，倘若一樣都不去答應他，你的傷處，他怎肯給你解藥。將毒解去，那時小姐既誤自己，又誤了趙先生伸冤之事。於公於私，兩家不利。我現在想出一個調和之法，不談嫁娶，先軋朋友。小姐不要動氣。小姐連那個姓姜的殺坯，都依從了他，無非是爲了蔣公子的性命。這末何妨一不做二不休的，也與姓符的先軋一個朋友，醫好之後，便好去替趙先生伸冤。否則趙先生還當小姐騙他的呢。掌珠聽了大喜道：老板娘娘姓符的，只要不談那個娶字，我和他軋個朋友，有何不可。店主婦聽了，知道掌珠本是一位步門不出的千金小姐，軋朋友一句說話，她真的當作軋朋友，所以驟然快活起來，忙又去問掌珠道：魏小姐，你對於軋朋友的事情，你真個不懂呢。還是假癡假呆呀。掌珠聽了，便一本正經的，回答店主婦道：軋朋友二字，我怎麼不懂呀。我再老實對你說一聲，我的男朋友雖然不多，女朋友何嘗少呀。店主婦聽了，方才知她真是不懂，便與她咬着耳朵，說了幾句，說完，只見掌珠頓時鮮紅了臉，忙把她的頭亂搖道：這是人幹的事情麼。你說我既可以失身於姓姜的，便可以失身於他，那是兩樣的呀。蔣公子那時尚是我的新郎，幾個

炸彈掛在他的項上。你想危險不危險。現在是大不了我一個人爛死罷了。至於趙高士那面。等我自已已經死了。他又何必再來怪我騙他。店主婦道。據符先生說。方才那個止痛的藥。只能一次有效。二次便不靈的。小姐的傷處。他已下了奇毒之藥。若要醫好。也須他親自敷藥。方有把握。不然藥的分量。難得對症。小姐的玉體。既已被他撫摩了去。就是依他一次。也無礙事。掌珠聽了。氣得把她們母女二人。一齊揮出房去。正想去上吊的時候。誰知那個傷處。藥力已過。陡然又奇痛起來。非但傷處之上。痛得如同刀割。連胸口也如萬箭穿心的一般。她沒有法子。只得叫進茶房。將店主婦仍舊請來。對她說道。老板娘娘。我委實痛得熬不得了。我只得從你之命。但是還有附帶條件。店主婦聽了。頓時露出笑容道。小姐呀。你只要肯依他。無論甚麼條件。都可辦到你。請快說。掌珠道。一只能一次。二以後不得再來威逼。至纏。三不准逐人便說。壞我名譽。四要將我完全醫好之後。由我自定日子。五現在不能親自敷藥。請你代勞。這幾件之中。若有一件不能。我我我情願痛死。掌珠說完這幾句。又大喊痛起來了。店主婦道。這個我却不能作主。且讓我去問了他。來說完。便急急的奔出房去。過了。好一陣。方始進來。道符先生說。只有最後的那一件。不准親自敷藥的條件。不能答應。並非他不肯答應。因為用藥關係。必須細細看過。方有效驗。他又說。不要說病人的臀部之上。外科先生的面前。毋用避嫌。就是再比他要緊的地方。醫生要看。也只要讓他看。試問花柳之症。或是產科。難道好不讓醫生動手的麼。掌珠聽了。道。這末要你們母女二人。都在面前。店主婦道。可以。符先生他此刻。並沒至念。有何不可的呢。掌珠聽了。道。這末快快叫他來醫。我委實熬不得了。店主婦聽了。忙去將符醫生請了進來。掌珠此時一見。姓符之面。可憐她的那張粉臉。早已紅得和關老爺一樣。正是。

醫生雖有瞞天計

劍俠偏能陡地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天際看飛頭釵光劍影 燈前慚合翫鬢心旌

却說符醫生一見掌珠嬌羞洗面愁鎖雙眉真像個春前之柳萬種風流雨後之花千般嫵媚他的心理想就是使西子當前焉能並駕那怕王嬌再世也要低頭他既把掌珠愛得如此田地自然大動淫心他忙對她說道方才店主婦轉諭之言我當一一如命現在且讓我將小姐於萬分難熬之中稍止痛苦一俟停刻敷藥之後自能霍然而愈了掌珠聽了羞得無言可答單對店主婦說道快叫我先將我止痛餘事緩談符醫生聽了不待店主婦催他即向身邊取出一包藥粉用茶沖後送到掌珠的口邊掌珠忙用手接去自吃吃下之後果然已止痛苦便對符醫生道此刻青天白日先生若是親自與我上藥究不雅觀莫妙此時再給我多吃幾包藥將痛永遠止住等得晚上那時夜靜更深先生再與我上藥不遲符醫生聽了笑道小姐怎的這般怕羞醫生有割股之心那怕皇親國戚命婦千金凡有疾病要用手術的時候也只好讓醫生去用況且我與小姐已承店主婦做了紅娘我雖沒張君瑞之才小姐却有崔雙文之貌既已心許何避嫌為若是挨到夜裏症防有變那時任是華陀再生也已不及小姐呀我愛護小姐如同珍寶豈敢誤你性命掌珠聽了沒法只得含羞應允誰知這位符醫生早與店主婦串通打算就在上藥的時候便要硬破掌珠的節操可憐掌珠還以為姓符的中了她的緩兵之計只待病愈他便好逃之夭夭這是婦女之見那裏騙得動那個姓符的惡徒呢況且還有店主婦不過貪了姓符的幾文謝儀也會昧了良心助紂為虐起來此時包圍掌珠任你走三頭六臂早已羊落虎口的了這樣說來掌珠這人這時候豈非要被姓符的污辱了去麼不會的也是她命中有救忽然天

外來了三位俠女。這三位俠女究竟是誰。暫不發表。現在先要敘那位崑崙老人了。這位老人自從二十五回起。一直講到現在。豈有不乏力之理。幸而事已講完。便要點兵調將了。那時老人講至此地的當口。大眾聽了。固是個個代那位魏掌珠小姐。就心碧霞子。孤女。含春三人。因是同性關係。更加急得忙去問老人道。這位掌珠小姐。真是天下第一好人。難道真的讓她去失節麼。老人聽了。笑答道。你們怕她失節。要去保全她。此刻正是時候。碧霞子聽了。第一個先跳了起來。道。我去。說着。忙去換了衣服。急急的往外便走。老人見了。邊喝住她。邊笑問道。你到那裏去呀。任你義憤填膺的。要去救那姓魏的。若非爲兄講了出來。你那裏知道。萬一爲兄在明年此時方講。那位魏小姐。恐怕早與那個姓符的。養出孩子來了。你去救她。豈非多事。碧霞子聽了。便指着老人。責備道。你這位怪東西。人家問不容雙之際。你還在此地說死話。有何臭屁。快快請放。老人被她罵得。只將一雙烏溜的眼珠。朝她亂轉的。笑道。你開口放屁。開口放屁的罵人。那兒還有一絲一毫。閑閑氣。象現在也不和你鬪口。你且帶了孤女。含春二人。去道前街第一百二十三號門牌。那家客棧裏面。只將姓符的。與店主婦。兩個收拾了。她的女兒。未與同謀。不可傷她。你們三人。辦完此事。速把掌珠。奔回衙來。我會醫她。碧霞子等三人。奉了老人之命。飛身出衙。來至那家客棧。一齊縱到屋上。因爲未知掌珠。這人住在那一號的房裏。正在把她們六隻眼睛。往下四面亂尋的時候。可巧姓符的。來關房門。剛剛將他的那個腦袋。伸出門外。兩面一看。有無閒人。前來偷看他們秘密的當口。碧霞子一見了此人的賊相。料定他必是姓符的。這個惡徒。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道劍光。飛向那人頭上一繞。已見那人一個斗大的腦袋。頓時離了頭項。飛向空中。二下左右的盤旋起來。此時正是下午。客棧之中。進進出出的人們。正是很多的時候。大家陡見半空中。有一個人頭。在那兒四面的飛舞。又害怕。又稱奇的。嚷了起來。那位店主婦。那時正在房裏等候。符醫生關門之後。

便好幫同行事。忽見姓符的腦袋向外一伸，他的身子就向裏面倒進。急去扶他，只見只剩血淋淋的一個頭項。他的尊頭已失所在，慌忙也將她的腦袋伸出門外去看。陡見一道白光從空而下，向她眼前一晃，她的靈魂也像封神榜上所說的，已往鬼門關上去了。此時掌珠已經止痛，身子便能行動。忽見撲的撲的，沒有腦袋的屍身，只望房裏倒來，不知何故，趕忙跳下牀來，正想去看死的究竟是誰的時候，跟着又見屋上縱下三位女客，奔進房來，對她說道：「這個姓符的串通店主婦，要趕上藥的時候，強污你身。我們已將他二人處治了。我們是本衙衙門裏派來救你的，你可跟了我們前去。此地之事不與你相干，說着也不等她答話，喚來一乘轎，扶她坐下，抬了就走。此時客棧老板一見出了人命，凶手就是這三個女的，正想把她們一齊捉住的時候，後來一聽是府衙衙門裏派出來的，知是奉公所差，不敢抗違，只得跟了來到府署聽官辦理。等得到衙門，那位吳太尊早已受了老人之教，坐在堂上等候她們。吳太尊一見她們到來，先命魏掌珠立於公案之前，論知她道：「你的冤抑，本府早已訪查明白。辰州縣不問案情，將你用刑，定把這個狗官參辦。至於恢復你的名譽，辦理你的婚姻，且俟你的傷愈，分別再辦。」說完，便令碧霞子等人，可將她領到老師父那兒，細細與她說明掌珠聽了，真是喜出望外。一張櫻桃小口，已是笑得合不攏來。當堂磕頭謝過府尊昭雪之恩，便同那三位女客進去。這裏吳太尊又將客棧老板捉上堂來，吩咐他道：「這個符量新醫生，串通爾婦，借上藥之時，行強奸之計。現由本府命人已將二犯處死，恕爾尚未同謀，具結完案。那個老板此時方才明白，自然磕頭謝恩，具結回去。吳太尊又命全班差役，立將錢春風捉到，命他據實招供，免受刑罰。誰知春風本有惡訟之才，雖在公堂，那裏肯認，便冷笑一聲，請問吳太尊道：「童生向讀經書，只知安分守法，況且殺死傷小燕的凶犯，乃是趙高士業已在縣裏招認口供，進了死罪，現下寄在府監，只候部文一到，便要按例立斬。太公祖何以忽把童生捉來，硬說我

是正犯。三木之下。雖然何求不得。不過尚有上司在上。不能夠情冤枉平民。奉勸太公祖何必憑空翻案。自討苦吃。吳太尊聽了道。你好好一張利口牙。本府却有活證。若不叫她與你對質。你自然不肯死心。說完。便命將楊小燕的丫環甄劍珍帶上堂來。春風一見這個甄劍珍。丫頭心裏雖然一嚇。但是口說無憑。也不怕她。只聽她供道。大老爺在上。小女子是我們已死小姐的丫頭。這天晚上。這位錢少爺先在牀上。還與我那小姐有事。後來不知怎的把我那小姐殺死。那時我睡在房外。忽見錢少爺一身鮮血。手執利刀。飛奔出去。我忙喊着他道。我已看見你逃了出去。也是枉然。他聽了我言。方才悄悄的回了進來。一把將我拖到他的家內。他的家中只有一位替目的老太太。早已睡熟。自然並未聽見。他與我本有私情。他便立誓答應我作妾。我方沒話。現在既已破案。要求大老爺只辦他一個人。此事與我無干。錢春風一見甄劍珍供出他的秘密。已是啞口無言。誰知他的那位替母。忽然奔來替她伸冤。春風便急喊着他的娘道。我的娘呀。你的兒子可是沒命了。這個癡女子不知何人。我並不認識她。她却來含血噴人。硬替小燕作證。娘呀。你快快替我伸辯。只見他的娘聽了之後。便朝公案前一跪。忽然發出一種嬌脆聲音。對官說道。大老爺。小女子就是楊小燕的冤魂。此言一出。把一堂之上人們。個個都嚇出一身冷汗。頓時大家交頭接耳的。私相議論起來。有的說。活鬼既是出現。姓錢的還有何辨。有的說。活鬼不附別人。偏附姓錢的母親。更是真有因果。不說大家議論之事。單講吳太尊一見冤魂出現。便把驚堂一拍道。你既是楊小燕的冤魂。速將受害的情形。明白供上。本府代爾伸冤。就是當下只聽得那位替母又說道。小女子的冤枉。已由丫頭甄劍珍供明。不必再供。姓錢的凶刀。藏於他的衣箱之內。速去取來。別無他供。說完。忽向地上一滾。那個替母爬了起來。方向堂上力訴她兒子的冤枉。大家聽了。無不發笑。此時的錢春風。自知既見冤魂出現。就是不受國法。也是難逃陰譴。只得一口招認。凶手既已供認。那個趙高士自

然無罪。吳太尊憫他冤枉，便賞他一千銀子，以作膏火之費。趙高士謝過府尊，出了衙門，先到孫秋月的墓前，慶他已得正凶，死可瞑目。祭完，忙去找魏掌珠，以謝代他打點之情。到了客棧，經人告知其事，當然也代掌珠十分歡喜。再說吳太尊解結此案，又將長吳兩縣先行撤任，據實參詳。聽候上憲按律懲辦。此時的掌珠，已由老人對她說明她的案子，還靠趙高士的福氣，因為趙高士從前若不資助那個平亞雄，平亞雄便不會對老人等提及趙高士，犯了人命的事情。老人等既不必到蘇州來救趙高士，掌珠雖想上控，官官相護，未必能達目的。這樣一來，豈非靠了姓趙之福，掌珠聽了一面謝了大眾，一面暗忖：誰說老天沒有眼睛，那個姜希尚，固是報在眼前，自己幸而不為私情所累，方有反對希尚，力保蔣氏之子的舉動。今日重見天日，父女之情，當然是如舊。不過那位府尊，忽然提到婚姻二字，難道我與蔣郎還有破鏡重圓之望麼？她剛剛想至此地，她的傷處，忽又痛了起來。老人忙去畫了一道符命，她吞下，居然也是立時止痛。老人又給孤女一包藥末，叫她親替掌珠去敷。孤女聽了，便把掌珠請到內房，替她敷過之後，非但立刻生皮長肉，連那板花也會消滅無形。掌珠這一喜，真正非同小可。忙對孤女道：「恩人姊姊，我魏掌珠蒙諸位相救，可憐自從含冤以來，今日才算頭一天的高興呢。」孤女聽了，微笑着道：「這幾日內還有大喜的事情，掌珠忙問何事。」孤女道：「明天此時，自會知道。」掌珠聽了，不敢再問這事，便又問另外一事道：「姊姊，方才這位老神仙對我說，他說我這回的事情，靠着高士先生之福，這個自然。不過高士先生，踐一場的人命，破產打點，出獄的日子，是在中秋節前。那位平狀元在北京與老神仙提及此事，乃是指的第一格人命。這末老神仙何以預知趙先生還有第二場官司，已巴結結的趕來救他呢？」孤女道：「平狀元當然只知道趙先生頭一場的官司。那時平狀元自己方被我們師父相救，不便請我們師父老遠的來救趙先生。不過因為感激趙先生平日維持他的好處，兼帶提及此事，不料我們師父已經知

道趙先生頭一場官司尚可破產保全性命。第二場人命便無產可破的了。趙先生既是平狀元的恩人。豈能不來救他之理。所以這位吳大尊此番由溧水動身的時候。我們師父已經拜託他的了。其實計算起日子來。那時楊小燕尚未被人謀害呢。我們師父是既有起死回生之術。又知過去未來之事。實不相瞞。他是一位劍仙之中的班頭。預知這些小事。本來不算甚麼。掌珠聽畢。只嚇得伸出舌頭。縮不回去。誰知第二天一早。她的那位父親笑容可掬的。由三位女俠領了進來。對她說道。你的事情。承蒙府尊大人。昭雪不算外。還要親自去拜我那蔣親家。命他重打花轎。前來迎你。新郎呢。本來在那兒要你回去。蔣氏門中。因懼旁人議論。尚在躊躇。一見府尊大人。親去說明此事。蔣親家頓時臉上飛全。現已大排筵席。遍請閩城官紳。聽說連三大憲都認為異事。說道。今天晚上。要去闌房。重拜天地的時辰。已定下午申刻。你可快快打扮起來。免得臨時。匆忙。掌珠邊聽邊在心花怒放。及至聽完。反而將臉羞得紅了起來。等得她的父親出去。自有三位女俠。替她梳洗打扮。剛剛收拾完畢。花轎已經到門。抬到蔣府。重請花燭。再入洞房。蔣氏兩老。因為這天晚上。乃是正式合卺的日子。特地化上一二萬銀子的重禮。託人送與撫藩臬三位大憲。要他們去。到新房裏。吃一席闌房酒宴。綉綉場面。所以未到酉刻。三大憲已經在新房之中。吃了起來。此時的這位新娘。想起前情。剛要流淚的。當口。一見房中幾位大憲。也算揚眉吐氣的了。不禁轉悲為喜。及至席散。新郎獨自進房。當然毋庸客氣。走至新娘面前。深深的一揖道。姊姊。我的性命。不是姊姊舍身相救。那有今天的光榮。從今以後。我們二人。自然要好好的孝順我們。那七對雙觀掌珠聽了。不禁悲喜交集。緋紅了臉。默默無言。新郎見她還在害臊。笑着逼她開口。誰知她一肚皮的心旌搖搖。真是感到十二萬分愧到十二萬分。正是

冤抑今朝雖大白

憂愁明日沒真紅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鴛帳作蒲團勸郎學道 龍門修草稿賴鬼成名

却說掌珠正在問心自愧的當口。只見新郎已將房門闔上。忽又邊帶笑的俯身往牀上一看。邊在嘴裏自語的說道。今兒晚上這牀下不要再鑽出來一個東西出來。那就不得了了。掌珠一聽此言。更是羞上加羞。起來。逃不住了。只得輕輕的微笑着。央求新郎道。蔣郎呀。求你不必再提前事了。我魏掌珠從前在家的時候。若是一定看中那個殺胚。我又何必嫁到你這裏來呢。新郎聽了。慌忙走上去捏着掌珠的那隻玉手道。好姊姊。你不要誤會。我實在是驚弓之鳥。一時不檢觸動了姊姊的傷心。以前的事情。我們二人都不許再提。那再提就打誰的屁股。新郎一說到屁股二字。又知犯了新娘的忌諱。趕忙要想縮口。已經不及。却把他的那一張羊脂白玉的嫩臉。頓時火燙起來。掌珠與新郎雖然沒有相處多日。但在那天晚上起。至第二天的傍晚。整整的一天一夜之中。早已看出新郎這一個人。真是一位多情多義的忠厚人物。今天的能夠破鏡重圓。是他的好意。既是不嫌一位失節之人。願作夫婦。斷不至於有心前來刻薄人的。想至此。忙安慰新郎道。郎不必如此。妾早看透郎的性情。無論何事決不會多心的。否則既是夫妻自然無話不談。偶然帶起句前話。我決定不怪你就是。新郎聽了。方始現出滿意的笑容道。姊姊。你這幾句說話真是如見其肺肝。然話既說。總而言之。一句。我愛姊姊這人。出於至誠。毫無二話可說的了。我還要請姊姊不可害臊。我是你的小弟弟。以樣事情。要你照管我才好呢。掌珠聽了。一時忍不住起來了。不禁嘆味的一笑道。我又不是你的奶娘。這話去虧在房裏說。若被旁人聽去。真要笑掉人家的牙齒了。新郎聽了。索性坐到她的大腿上去。用手扳着她的。

項道：姊姊我們睡到牀上去講罷。我還有不少的話要問你呢。掌珠聽了，又將臉微紅了，起來道：這末你先去睡。我去洗了臉也來睡了。我也有勞動你的事情呢。新郎聽了，不許她去洗臉，硬把她的外衣脫卸，逼着同一上牀睡下之後，新郎先說道：姊姊，我聽見我娘說，你在一家棧房裏養病，險些兒又被那個姓符的醫生，踏躑了去，說着忙丟香了她一個面孔道：誰叫姊姊長得這般俊的呢？掌珠見了，雖覺有些害臊，但是合意喜期，不便拒絕，只得一面任新郎去香面孔，一面說道：你不許鬧我，我好將這些事情講與你聽。新郎聽了，道：這末姊姊一面用手臂枕着我的頭，一面講與我聽。我方不吵。掌珠没法，只得依他用臂做了他的枕頭。方將前後之事，一句不瞞的講與新郎聽了。新郎聽畢，忙問道：姊姊，這樣說來，這幾位人物，豈止是劍仙，簡直是神仙了。掌珠道：劍仙本與神仙無異，何必分他。我現在先要問你，拿二百塊錢，就去還那位姓趙的。我雖然拿了一百塊，代他去打點監粟，究竟全靠他的這一筆錢，不然，真沒存身之處。新郎聽了，笑答道：姊姊，你也不必問我要錢。我知道你明兒的見面錢，少說些也有一二千兩銀子，你儘管用就是了。況且姓趙的那面，也不能借他二百，就還他二百，至少也要謝他一兩千塊才好。掌珠聽了，道：只是那幾位劍仙，更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們那裏不是拿錢可以報答了事的。這倒是件大難事，要末我們二人跟了他們做徒弟去，焚香掃地，做個小童兒，真的學會了劍術，我說這些富貴榮華，便是浮雲了。新郎道：怎樣的報答他們？明天稟明堂上，讓他們老的去辦。至於學道一層，我也極端贊成，不過我是七房，只有我這一子，你呢當然和我一樣。我知道這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丟了這一班年邁蒼蒼的父母伯叔，就去學道，於心既是不忍，恐怕神仙也未必肯收不孝的徒弟呢。最好是且緩幾年，等得堂上百年之後，我們二人養下一男半女，那時再入山修煉，你說怎樣？掌珠聽了，笑道：你這兩句說話，倒說得極有道理，不像孩子口氣。我們准定這個主意。我是已經吃過苦頭的人，若不趁早修

行十八層地獄。便是特地爲世人設的呢。新郎聽了也笑道。這末我與你二人快快來養兒子如何。早有一天兒子便使他們早長成一天。接續我們蔣氏門中的香烟。說着頓時動手動腳起來。掌珠見了一面嚇得急把身子縮做一團。一面半真半假的發怒道。你這個人怎的不受抬舉。我剛剛只稱贊了你一聲。不像孩子話。誰知馬上就現原形起來。新郎聽了且不答話。忽的猛然問掌珠道。姊姊你說那位老劍仙只給了你一包藥。志一敷之後。非但立刻長皮生肉。而且連疤痕全無。此話可是當真的麼。掌珠聽了不知是計。便答道。這件事情豈能騙人的。新郎道。我不信。我們家裏起先有一個傭人。他去賭錢。被官捉着一頓板子。打得雙腿潰爛了半年多。等得醫好。仍有斑斑點點的板花。你所說的那包藥。未立時止痛生肉。尚近情理。你說連痕跡全無。我想萬無是理。你必讓我看過。我方相信。掌珠聽了又嘆喲的笑了起來道。你癡了不成。這是甚麼地方。有甚麼看頭。新郎道。你不肯給我看。便是假的。我連那幾位劍仙也不相信。他們有道法了。掌珠一聽。新郎連劍仙都不相信起來。一想這還了得。一時負起氣來。當真給他去。看這一看。蔣氏香烟。使得跨灶之種。魏門骨血也從迴腹而延。一宵無話。第二天一早。那位乳媪。又送參湯進來。他們夫婦二人吃了之後。便不再睡。梳洗停當。雙雙的來到七房上人那裏。挨次請了早安。新郎又將掌珠提出報答那班劍仙的問題。請示各位老人。各人聽了倒也一時想不出甚麼辦法。仍是掌珠想出了一個法子。對她公婆說道。大凡劍仙的宗旨。第一樣是獎善罰惡。拯救貧窮。媳婦的意思。今年是個荒年。何不多設幾處粥廠。向縣裏立案的時候。算是這幾位劍仙做的好事。就是衆位老人聽了。連說這個主意真好。立命各人帳房照辦。後來等得老人等知道事已實行。好在同是善舉。也不必分出彼此了。沒有幾天。已屆縣考之期。蔣氏父母便令他的兒子前去下場。又因爲這個新媳婦的那件事情。却也來得希奇。就把兒子的考名。取做自奇二字。要使兒子知道善惡真有報應。將來做人不惡。

走入邪路。掌珠因見丈夫要去縣考。連日替他置辦場中應用之物。以及點心小菜。都得齊備。眾位老人見了。知他賢惠。更是歡喜。只望兒子考到前幾名。來進道考。就有希望。雖知這位自奔公子相貌也好。性情也好。事上也好。御下也好。只有學問不好。爲甚麼緣故呢。因爲是他七房只合一子的寶貝。雖然請了一位教讀先生。專事教他一個。可是一個月之中。例有二十幾天不進書房門的。每日幫乳媪帶着。只在各位老人面前獻寶似的那。准離開一刻和半刻。如此一來。那裏還有閒空時光去讀那書。幸而他尚聰明。雖非一目十行。所念之書。倒還不至忘記。他們各位老人。偶然高興起來。命他作篇文章。居然能夠滿篇。再加那位先生揄揚。揄揚已經把他們各位老人。喜得無可不可。至於他的文字。能否和那班童生相抗。奪個前十名到手。那是不管了。再說自奔那天進場之後。所坐地方。却在門角背後。因爲這個門角背後。既不怕風。又是清靜。凡是一班考過小考的。便知那兒的好處。這個所在。非化上幾十兩銀子。不能挨到的。那班商家中。有的是錢。既然是位富翁。這個貴字。豈肯不愛的呢。所以對於這個考事。只要他的兒子。能夠坐得舒服。能夠作文便當。化費些銀錢。不算甚事。自奔坐定未久。題目已經下來。他把題目看了一遍。提筆就做。等得做完。剛要應正的時候。看看太陽尚未到放牌的時候。他且不去勝牠。只得帶去的點心水菜。吃個不停。吃了一陣。忽然覺得疲倦起來。他便伏在案上。打他一個瞌睡。剛剛閉上眼睛。陡聽得有人叫他。忙睜眼一看。見是一位美貌的女子。不禁嚇了一跳。又一個人暗忖道。這是考場之中。如何會有女子。我曾經聽見人說過考場裏頭。每有鬼魂進來。不是報冤。就是報恩。難道此人。真的是鬼麼。他正在一個人癡癡呆呆。轉念頭的時候。只見那位少女。朝他微微的一笑道。蔣公子。你可不要害怕。我是你那位新夫人的要好姊妹。名叫楊小燕的。便是。只因有事。奉求你那夫人。一則你府上的門神。不准我進去。反是這個考場。凡是鬼魂。例可隨便出入。二則既有事情。求你夫人搭救。不

能不在你公子面上。多少獻些功勞。你的筆路雖然清通。文氣稍嫌薄弱。我呢。在生之時。一無所長。誤於癡情。以致死於非命。獨有文字這門。先嚴親自教授。說着。又微笑了一笑道。恐怕這一班考相公。也未必勝過我罷。我想將公子的草稿修改一二。倘能俾列前茅。方才有臉見我那位掌珠妹子。自奇公子起先自然非常害怕。及至聽她有事求他的夫人。胆子已經大了起來。一直聽畢之後。不禁大喜的答道。小燕姊姊。你的事情我已聽掌珠姊姊說過。我很替你可憐。你若有事找她。她無有不答應你的。至於你肯替我修改文字。這是最好沒有你的文名。我早就五體投地的了。不過你此刻站在我的面前。和我噤哩咕嚕這般的長談。別位考相公會聽見的麼。小燕道。你放心不會的。陰陽本有界限。我因專來找你。你方能看見。自奇公子聽了。便要站起。讓她坐下。好改文章。只見小燕攔住他道。公子不必起來。你若離開坐位。此地左右雖沒同坐的考相公。萬一被監場的官兒走過看見。說你犯了場規。便要扣考。還是讓我坐在你的膝上。也可以動筆的。自奇公子聽了。忙大驚的答道。這不對。這不對。我是被我們的幾位上人。慣得連風吹一吹。就要倒下來。這雙膝上。怎麼壓得起你這般大的一個大人呢。小燕聽了。又朝他瞧了一眼道。你真正是公子哥兒。聽你所說。便知你平時的嬌慣。我那個掌珠妹妹。得能與你重配鸞鳳。雖然她平日存心純正。方有這個結果。但是令我眼見你們這對美滿姻緣。怎教人不怨自己的命苦呢。說着。眼圈紅了起來。自奇公子見了道。小燕姊姊。且莫傷感。你那位妹妹現在認得幾位劍仙。讓她去求求他們。只要他們答應。姊姊便有回生之望。小燕聽了。果然轉悲為喜的。道。此事且慢提他。現在先讓我來改了文字再講。我現在是我的魂魄。魂魄那有重量。說着。真的便向自奇公子的膝上一坐。自奇公子見她果是身輕似葉。分量如烟。便不再和她去多講。恐怕擾亂她的文思。誰知小燕未到半刻。早已改畢。公子趕忙拿來一看。果見錦心繡口。吐出詠絮之才。鐵劃銀鈎。寫成如花之字。只歡喜得抱

定小燕的身子笑道。我的好姊姊呀。我蔣自奇的歪文。得姊姊如此一改。還怕那位縣尊。不擺在頭一名麼。只見小燕聽了。也露出十分得意之色道。公子放手。我且下去。讓你騰清。我等你騰好。繳卷之後。我再躲入你的懷內。跟你回府。自奇公子聽了。慌忙連連的答道。一准這樣。一准這樣。等她下去之後。便去提筆。騰正。不料捏筆捏得太猛。陡然把他驚醒。原來是南柯一夢。急向四面的去尋小燕。何嘗有小燕的魂靈。真會見了活鬼的。那一句俗語罷了。再向案上一看。倒見他的草稿上面。方才小燕替他改的文字。依然寫在那兒。他真弄得驚疑不定。大叫怪事起來。幸而他所坐的案桌。左右並無坐位。不然若有和他同案的。見了他那種大驚小怪的樣子。便要當他遇見討替的冤魂了。當下他驚怪了一陣之後。忽然想起小燕和他說過。要躲到他的懷內。又忙將他的手。在自己懷中四處的亂摸亂尋。摸了半天。仍沒小燕的影子。沒有法子。只得把所改的文字。用心。騰畢。繳卷出場。回到家裏。見過各位尊長。他的先生。忙來要看他的草稿。此時倒把這位自奇公子。窘了起來。若是拿出原稿來呢。上面有小燕之魂。代改的文字。究竟不雅。若是不拿出來呢。那位先生。也是好意。豈能辜負人家。他躊躇了半天。竟被他想出一個兩全齊美的法子。他仗他的記性尚好。便把所改之稿。全篇朗朗的背了出來。那位先生。聽一句。贊一句。及至聽畢。頓時喜形於色的。忙去朝他各位東家。道喜道。各位東翁。現在就好替你們文郎。快快預備藍衫。雀頂。明年春天。一定要吃你們文郎的採芹喜酒呢。各位東家。聽見先生。既是如此稱贊學生。這一喜。還當了得。頓時各人。一面各取一只元寶。送與先生。以作定錢。來年果能進學。還要重謝。一面忙搶着把自奇公子。撲到懷內。拍着他的背心。心肝寶貝的亂叫起來。誰知自奇公子。雖然滿口。答應得應天的響。可是他的雙手。緊拿着他的胸前。只恐怕拍掉了。他那位揚小燕姊姊。躲在他懷內的魂靈。正是。

房中已候綠珠女。懷裏還藏飛燕魂。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一生一死乃見交情 半喜半憂須查夙孽

却說自奇公子。雙手拿着胸前。只想下地。急於要回房去。還是他的親娘。知道他的意思。便笑對抱他的那位孀母道。快讓他回房去見他的新娘子罷。從前是一步不肯離開乳媪的。如今是恨不得要新娘子給他奶吃呢。那位孀母聽了。也一而笑着答道。一對小夫妻。能夠說得來。我們幾個做上人的。看了自然歡喜。伯姆倒不必這樣說他。一面放公子下地。又對他笑道。我的乖肉。這末快回房裏去罷。那位新娘子。在等你吃她奶奶呢。自奇公子一下地來。那裏還顧得聽她們肉痛他的說話。悶聲不響。急往他的房裏飛奔而去。將近他的臥房。就見掌珠一手打起簾子。果在那兒含笑的等他。他一進房去。忙用他的嘴往懷裏指着笑對掌珠道。姊姊快來招呼你那位揚小燕姊姊。掌珠聽了。頓時嚇得毛髮悚然的。怪他道。你一回家來就這般的嚇人。還是讓我看你的文章。可能騙一名前十名到手。自奇公子聽了。依然緊抱前胸。不肯放手的答道。誰來嚇你呀。真的小燕姊姊。躲在我這懷內。掌珠聽了。以為他惹了甚麼齷齪。便想去把他抱到牀上去躺下。她的一雙手。尚未伸近自奇的身邊。只見自奇已知她去抱他。一面疾忙的將身子一讓。一面發急的對她說道。你莫亂抱。不要把小燕姊姊。碰得掉下地去。不是玩的。掌珠一見自奇這模樣兒。不禁又是氣又是笑的。問他道。你難道真的遇見了活鬼不成。自奇道。豈敢。我確確實實的見了小燕姊姊。這位活鬼。掌珠一聽見自奇說出活鬼二字。又嚇得把毫毛五百根。五百根的豎了起來。道。我們二人。並無對不起小燕姊姊之處。何以她會尋起你來說着。

急忙撲的一聲跪在地上。向空邊拜。邊說道。小燕姊姊。你此恣的能夠捉到正兇。我也略有微功。還要再說。自奇見了。只急得蹀脚道。姊姊。你快起來。她是好心。還幫我修改文章呢。你若怪她。她豈不要動氣的。掌珠聽了。又趕忙從地上爬了起來。一把將自奇拖至一張楊妃榻上。一並排的坐下道。我真被你鬧昏了頭。你快快的從頭至尾的講與爲妻聽罷。免得把我急煞。自奇聽了。仍舊手辯懷內。始一五一十的講與掌珠聽完。掌珠問聲不響。先去把自奇辯着胸前的那一雙尊手摸的扳了下來。又帶笑帶恨。指着自奇的鼻子說道。你這個人呀。怎麼被你們的爺娘。慣得變成傻子了。你可知道魂魄的東西。是虛無縹緲的。小燕姊姊。既來保佑你。你只要達了她的心願。就算對得起她。她又不是孩子。要生生的辯在懷內不放。真叫人又要氣又要笑呢。自奇聽了。還把一雙烏溜溜的眼珠。釘了掌珠的臉。只是出神。掌珠恐怕他惹了別的野鬼。那就不妙。正想去告知她的公婆。又見自奇自言自語道。這末小燕姊姊。她明明對我說。躲在我的懷內。同我回來的呀。掌珠道。她說躲在你的懷內。無非要避過門神。現在你既進來了。她還躲在你的身上。幹甚麼。我再對你說一聲。此刻白天。她怕陽氣。決不會出來見我的。今天晚上。你我二人。必有一個好好的夢。自奇聽完。方才明白此理。急吩咐傭人。早點開晚飯。今兒要睡早覺。掌珠聽了。也不睬他。忙去請過上人的晚安。回到房內。和自奇吃了晚飯。又去點上三枝香。向空祝道。小燕姊姊。你要找我何事。今天晚上。快來入夢。我只要做得到的。斷不推却。祝完之後。他們夫妻兩個。雙雙上牀。真的早睡。誰知睡得太平。你看我。我看看你。兩個人一點也睡不着。掌珠倒還罷了。只有這位自奇公子。非但那個睡魔。不肯息然而來。偏偏來了一位愛神。只把自奇公子吵得儘看掌珠。一時越看越愛。便嘆味的一聲自己好笑起來。掌珠本是把她的眼睛閉着。專等睡神。此時忽見自奇一個人笑了起來。以爲小燕姊姊已經來了。所以自奇在那兒笑的慌忙。睜眼向裏外一看。牀上牀下。並沒小燕其人。方

去問自奇道：你一個人在笑些甚麼？自奇被問，似乎現出一種尷尬態度起來。掌珠見他油腔滑調的一副神氣，大有不老成之相，恐怕引動他的歪念，便不再問。自奇見掌珠問問反不問了，便去拉了掌珠的手道：姊姊，我想掌珠不待他說下去，就接口道：你想甚麼？今晚上大家要誠誠心心的，不要褻瀆小燕姊姊才好。自奇聽了，不敢再說甚麼，又停了一刻，自奇依然睡不着，便有要緊沒要緊的對掌珠道：姊姊，你說小燕姊姊的事情，只要你做得到的，無有不允。難道叫你代她去死，你也肯麼？掌珠道：她與我無冤無仇，何必要叫我代她死呢？我除了她要嫁你之外，我都可以應允她的。自奇聽了，笑道：你總有一件事情不答應她，還不能算十分的交情。掌珠聽了，也笑道：照你說來，你難道想娶她麼？自奇聽了，連連的立誓道：我有此意，我便不得好一個死字，尚沒出口。掌珠慌忙用手按住他的嘴道：說着玩的，不許賭這惡咒。自奇一見掌珠這般愛憐他，頓時心裏一陣舒服，便安穩穩沉沉的睡去了。掌珠一看自奇反比自己先睡着了，生怕小燕先到他的夢中，自己無從夢見小燕，還是小事，倘若小燕因此怪她不誠心接待，那就對鬼不起。她想至此地，居然也硬睡着了。剛剛睡着，即見小燕已在和自奇說話。一見了她，抱頭便哭。掌珠忙一面勸住小燕，一面問她究竟要託自己何事。只見小燕便愁苦萬分的對她說道：好妹妹呀，我因為誤了一個情字，被那個姓錢的殺死，誰知到了陰曹閻王，怪我犯淫，要把我打入寒冰地獄裏去受罪。妹妹呀，你可知道那座寒冰地獄，是甚麼樣子？我已看見過了，却是赤身裸體的，在那兒受凍。我是託人保了出來，說明來求人的。我要求妹妹轉求那位崑崙老人，這位老人非但有起死回生之術，而且有遣神役鬼之能。妹妹呀，你千萬救一救我才好。掌珠聽了，忙答道：姊姊，我一定替你去求那位老神仙。我雖不敢答應包成，我和他的一位師妹兩位女徒尚算有點知己。此事在我看來，或有希望。小燕尚未答話，自奇插口道：這末那位孫秋月先生、小燕姊姊可曾見他？若是小燕姊姊一個人活了。

轉來。猶非如心如意之事。最好連孫先生也一齊還陽。配爲佳耦。那才完全。小燕聽了。忙搖首道。莫要提。起。秋月。他是閻王。恨他污人名節。早已裸着體的。打入寒冰地獄。連保出來。求人都難辦到。蔣公子。你那裏知道。那座寒冰地獄之中。既是受罪。還要臊人。真把人當做畜生看待。我的假期。只有三天。三天若没人去救我。小燕說至此地。撲的一聲跪在掌珠面前道。妹妹。蔣公子。三天之後。我就真的打入那座地獄去了。掌珠慌忙把小燕扶了起來道。姊姊。我明兒一早。自然替你就去。你最好白天現形。就在我們房內。有你妹夫陪你談談。我一回來。或好或歹。便能給你信息。小燕道。我怕你們二人的陽氣逼人。不敢近身。要末此刻請妹夫咬破食指。滴三點鮮血。滴入我肚臍眼內。還可勉強和生人接近。自奇聽了。馬上咬出血來。掌珠用小茶匙。盛了自奇的指血。又叫自奇背過臉去。始將那血滴入小燕臍眼之內。復談一陣。天已黎明。掌珠自奇兩個一同醒轉。果見小燕一個人。已如生人一般。不過滿面愁容的。坐在背亮的一把椅上。掌珠趕忙梳洗之後。也不及去裏。知幾位上人。坐了轎子。直到府署。尚未下轎。已見碧霞子。孤女。含春三位。早已候在二堂之上。掌珠下了轎子。一同來至碧霞子的房裏。掌珠尚未開口。只見碧霞子先向她笑道。蔣少奶奶。你們少爺。此次必列前茅。我們要吃你的喜酒。掌珠一聽。就知她們果有先見之明。忙也含笑答道。拙夫的文理。本是欠通。全虧那個揚小燕的冤魂替他修改。即使微倖。已屬一個鬚眉。反仗巾幗。今承諸位提及。真是有愧多矣。孤女含春兩個接口道。蔣少奶奶。今天光降。我們師父。昨日知道他老人家說揚小燕。莊生不願自己名節。只貪風流。致罹殺身之後。此等人物。就是救她也沒益處。掌珠道。揚小燕這人。我曉得她的心術。不能算壞。只因女流之見。情淫二字的界限。分不清楚。現既死於非命。似已刑罪相抵。我想求求三位劍仙姊姊。轉懇老神仙。鑒其悔過之誠。准開自新之路。也可以給世人看看。一個人只要痛改前非。力行向善。已枯之骨。猶可重生。這一來。世人便知這個惡事。萬萬

不可作的了。碧霞子笑道：「蔣少奶奶我看你爲人，不徒心術純良，就是一切吐屬，對於事理也極明白。今天你專誠爲了此事而來，讓我再去和我們那位師兄說說，看說着便命孤女含春二人陪她，自己就到老人那兒去了。等她走後，掌珠又對孤女含春二人說道：「二位劍仙姊姊年齒比我大着有限，現在已經到了劍仙的地位，將來白日飛昇自在意中，真教人羨慕。然也含春道：「我們孤女姊姊她是本有仙骨，又經我們這位師伯十幾年的耳提面命，雖非劍仙，却是劍俠之中的佼佼者。我是修煉未久，目下僅識皮毛而已。我聽我們師伯說起你們賢伉儷也有修煉之志，蔣少爺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那句話，頗爲我們師伯所取。只要有心，並不嫌遲，就是你們府上施粥之舉，硬以我們這邊出名。我們雖然是憐他人之慨，但於貧民有實惠，總是好事。掌珠正要答言，碧霞子已經去而復來，笑對掌珠道：「我們師兄說的尊意，一定要救那位楊小燕，未始不可。不過須到陰曹親自查過，前世有無惡事，方才能定可救與否。碧霞子說至此地，又笑對孤女含春二人道：「世刑罰我已略見一二，未知地府的那班罪犯，究竟生前作了何等惡事，死至陰間，須受何罪。我想見識見識碧霞子，尚沒說畢，孤女忙接口問道：「這末師父可曾應允大家同去遊遊地府呢？碧霞子聽了，笑道：「你倒更比我着急。你們師父說那地獄裏的設施，不比人世監獄，那裏是用那面孽鏡照過的，甚麼罪惡，便入甚麼地獄。有些地獄之中，不分男女，個個赤體受罪，其形惡劣，有何好看。經我再三和他至纏，方始應允掌珠聽，又含質問碧霞子道：「譬如我們夫婦二人，並未學過劍術，要想跟去看看，未知可能辦到。我那拙夫是位富貴子弟，我深怕他漸被那魔纏繞，蔽了天真，若使他親眼看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早能澈悟，也是各位的成全。碧霞子聽了，又笑道：「到地府去，全賴我那師兄的道力，本與劍術無關。蔣少奶奶你方才的意思，我極贊成。我們可去，你們賢伉儷自然也可同去。掌珠聽見碧霞子一口答應，准他們夫婦二人同游地府，不禁大喜。」

霞子笑道。那個同與楊小燕死於非命的孫秋月。此人聽說已入寒冰地獄。能否求這位老神仙救活。碧霞子道。我們既然同到陰曹看事。行事就是掌珠道。這末如何去法呢。我們夫婦何時來此伺候。碧霞子道。你們賢伉儷在府相候。我們去的時候。自會奉約。掌珠聽了。便辭了衆人回家。來到房內。忙將在府署所談之話。統統告知小燕之後。又說道。我雖然替你辦到。請那位老神仙。親自到地府調查。此事只算辦到一半。我所喜的是。他們既允搭救於你。豈有不盡心竭力之理。我所憂的是。未知你前世究竟有無惡事。若是罪孽深重。陰間是鐵面無私的。雖是神仙。也不敢逆天行事。小燕道。我前世裏的事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既是你們一同前往。我自然要跟去的。千句說話。併做一句講。凡有一線之機。你們總要替我設法才好。掌珠道。這個自然。何消說得。說着。又對自奇道。我們二人去游地府的事情。千萬不能給我們那幾位上人知道。他們幾位老的。若是知道。就是去成仙。他們也不准我們去的呢。自奇道。我知道地府裏如何去法。我雖然不曉得。我却看過演戲。那一齣包龍圖探陰山。是夜間去的。果然是夜間去的。我們彷彿做了一個有趣的夢。我們那幾位上人。怎會知道。小燕道。我知道大凡活人到冥府裏去。必是夜間。妹夫說彷彿做了一個有趣的夢。我們那簡直做夢就是。掌珠道。如果夢裏去游地府。恐怕不甚清楚。必是糊裏糊塗的。無論何事。小燕姊姊。你是切身之事。須要事事關照我才好。小燕道。我准定跟在你們二位後頭。我現在還是一個罪犯。不要被那班鬼卒捉去。那就不妙。掌珠道。有那位老神仙在一起。你放心。小燕聽了。半憂半喜。只巴望前世沒有作惡。方不至受那個寒冰之罪。這天晚上。掌珠自奇兩個。剛剛睡着。便已入夢。正在朦朧之際。忽聽有人叫她。慌忙睜開眼睛一看。叫她那人。便是碧霞子。她忙下了牀來。將小燕自奇二人。介紹與碧霞子。碧霞子道。衆人已。在門外相候。快跟隨我去。正是

陰間可使常人去 世上誰將惡事行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遊地府羞煞衆嬋娟 進冰山放逃諸鬼犯

却說掌珠自奇小燕三人跟了碧霞子出了蔣宅大門。果見那位老神仙率領了他的朋友帶髮和尚湯傑二位師姪吳人龍柳含春兩個徒弟秦佳果趙孤女兩個大家已經候在那兒。碧霞子便將自奇小燕二人引至老人面前。叩見之後。又介紹與大眾見了。無暇多談。都隨了老人向前行去。出了閻門。原來蘇州一共六門。只有閻門關得最遲。那時已是半夜子時。進城的人們極是擁擠。老人等在人叢之中擠了出來。又往前走。走了許久。掌珠朝前望去。只見黃沙撲面。陰風逼人。已經不像人世地方了。忙悄悄的問碧霞子道。此刻所走之路。不像人世。難道已入冥間了麼。碧霞子僅點頭答應。並不講話。掌珠知已到了陰曹。急將自奇的手緊緊拉着。叫他不可離開自己。又關照小燕。請她隨時照顧自奇。小燕自然一力承擔。這樣的又走了一陣。忽見前面現出一座城池。進城之後。路上並無行人。又見前面有一所地方。彷彿像個閻口的模樣。走近一看。那座關上。寫着鬼門關三個大字。關前滿站着面目猙獰的惡鬼。掌珠因為知道這位老神仙的道力深高。毫不害怕。只是愁着自奇嚇壞。忙關照他道。蔣郎。你把膽子放大。老神仙乃是奉了玉帝的勅旨。專管人間善惡之事。這裏雖是陰曹。也要遵他老人家的法旨。這些鬼卒。不過是人世裏差役一般。各有責守。你不必害怕。自奇聽了。雖然點頭答應。可是他的身體。却在那兒發抖。此時小燕已知自奇在那兒膽怯。忙也來將他的手攬住。自奇獨個子。欺在掌珠小燕二人的中間。稍覺他的胆子壯了一些。就在此時。已見有幾個鬼卒。將衆人攔住。問從何處

來的。來此何事。又見老人已在身邊。取出一面小旗。只朝那班鬼卒一揚。那班鬼卒一見這旗。頓時嚇得向老人叩頭如搗蒜的道。不知上仙駕到。暫請法駕稍候。容小鬼等通報閻羅大王。即來迎接。老人聽了。揮手命他們起來。道。無用驚動。我只在各處地獄。察看一週之後。自會去見你們閻王。那班鬼卒。諾諾連聲的答應道。是是是。是上仙請行。最好將此旗拿在手內。免得各處的鬼卒。多來詢問。老人聽了。果將那旗捏在手中。直進關去。衆人進關之後。只見兩邊都是地獄。守門鬼卒。一見那旗。個個垂手肅立。就有幾個形似頭目的。過來請示。老人道。可要鬼卒伺候進獄。或是上仙等自己進去。老人道。諸位儘管各司其責。我們自會進去。說着。使問掌珠道。既已來此。可要各座地獄。一一進去參觀。掌珠忙答道。只要可以進去。各處看看。倒也難得。老人便帶了衆人。先向一座地獄進去。掌珠一看進去的這座地獄。乃是油鍋地獄。便急急的一面將她的身子緊護着。自奇一面又悄悄的問小燕道。你可知道這座地獄作了何孽。就受此罪。小燕答道。世人貪財作惡。便落此獄。因爲這個油鍋之中的油。並非真油。乃是銅汁。這些銅汁。就是世上人們所用的銅錢鎔化的。因爲他們既是銅氣攻心。便叫他們大吃銅汁。償他心願。誰知他們活在世上。只愁這樣東西不多。因此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出來。此時呢。這些滾燙的銅汁。吃在肚內。那還了得。自然嫌牠多了。掌珠邊聽邊跟了老人來。至裏面。只見一個個的男女罪犯。都是把各人的身上。洗剝得寸縷無存。那班男犯。其形惡劣。因是非常難看。一班女犯。們個個如同裸蟲一般。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肥的。也有瘦的。也有黃黑乾癆的。也有雪白粉嫩的。彷彿煎餛飩的一樣。由鬼卒用一把鋼叉。戳在他們身上。只往各座油鍋之中。撲咚撲咚的。丟了下去。一種悲啼慘號的聲音。任是鐵打的心腸。也要害怕。她們同去的一班男子。看了倒還罷了。只把她們這班女將軍。却羞得人人滿面緋紅。個個低頭縮頸。碧霞子的道力。總算高人一等。便對孤女含春掌珠一班人說道。你們諸位害甚麼臊。

呀。這是在看她們受罪。回去之後。便好將親眼所見的。刑罰勸化世人。也是好事。她們幾個聽了這話。方將各人的芳心鎮定。便也收起羞態。恢復原狀。看過這座地獄。便又一同再游鐵磨地獄。這座地獄。又與起先的不同。裏面盡是大把大的鐵磨。由鬼卒們將那班男女罪人。仍是赤身裸體。倒栽葱的。放入磨眼裏。頭磨了起來。四面流出來的鮮血。都有惡狗等在磨旁去舐。不過罪人的腦袋。既入磨中。自然聽不見他們的號叫之聲。光是各人的雙腳。在那兒朝天亂顛罷了。此時掌珠又問小燕道。這班這班罪人。又是做的甚麼惡事呢。小燕道。這些人在世上的時候。只知損人利己。那怕便宜着人家的半根毫毛。也是好的。他們自己的東西。不但是不得給人一絲一毫。連一個屁也不肯放在別人的家裏。所以死到陰曹。叫他們受這種粉骨碎身之罪。他們的血。賞給惡狗來吃。也是嫌他醒酸的意思。小燕還想往下再說。陡聽得獄門外面。鬼聲嘈雜。頓時擁進一大羣冥官進來。只見爲首的那位黑面皂服神氣十足的官兒。知他就是閻王。當下見他慌忙趨近老人的身邊。恭恭敬敬的打上一拱道。敝王不知上仙駕到。沒有出來遠迎。很是抱歉。現在殿上。已設薄的。務請上仙。同了諸位。屈坐一刻。使敝王略伸地主之誼。老人聽了。含笑道謝。那位閻王。那裏肯聽。一定要拉老人同走。老人没法。只得恭敬不如從命。率領衆人來至殿上。此時的小燕。却悄悄的對掌珠說道。這位閻王。方才只願招接老神仙。沒有理會到我。若是坐席的時候。一點人頭。我本是一個階下囚。那好作座上客。起來不要害我罪上加罪。我想一個人躲在外面呢。又怕離開了老神仙。便要被鬼卒捉去。好妹子。你須替我想出一個法子才好。掌珠聽了。倒也一時沒有辦法。忙快走兩步。悄悄的拉了碧霞子的衣袖。一把碧霞子回頭一看。見是掌珠拉她。忙問有何說話。掌珠告知其事。誰知已被老人聽了。便把他的那面小旗。遞給小燕。命她執住。隨着身邊。母庸就心。小燕見了。明知老人惠顧自己。特命她執着那旗。暫作隨從看待。慌忙走近一步。接了那旗。眼觀鼻。鼻觀

心一聲不敢透氣的跟在老人的後面。那時閻王只在招呼衆人。指揮鬼卒。忽忙之間。仍未留心到小燕身上。等得到了席前。閻王先篩了一杯酒。也和人世安席的儀注一般。請老人坐了首席。挨次安過。輪到小燕。陡然把他的那雙銅鈴般的眼珠。突了出來。朝着她大聲喝道。你這女犯。胆子真大。怎敢混入進來。說着。就將他的手。向牛頭馬面一揮。道。可將此犯。速行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這位閻王。話猶未完。忽見小燕手中一物。便注意一看。見她所執之旗。上面有玉帝的敕旨。慌忙止住了牛頭馬面。又問老人。道。上仙。此鬼乃一淫婦。何以手執敕旗。乞道其詳。老人道。我們此來。原爲調查她的善惡而來。貴閻王請即查明。果無大惡。我要保她還陽。以勸世人。那位閻王聽了。忙命判官查報。當下便有判官稟道。該女犯前世尚無大惡。只要有人保她還陽。力行善事。依照冥例。可以赦罪。老人聽了。不待閻王開口。忙命小燕謝過閻王。此時小燕既已出罪。便有坐位。吃了一陣。她見老人和那位閻王。正談得起勁。她又想出一個主意來了。便悄悄的對掌珠說道。妹妹。這酒沒甚吃頭。我和你何不出去各處走走。掌珠聽了。道。這末。你將這旗帶了出去。省得鬼卒阻攔。說完。忙將此意告知老人。老人許可。道。就在近段游玩。不可走遠。掌珠又與自奇說明。叫他不必跟去。自奇應允。掌珠便同了小燕。出了殿門。來至外面。問小燕道。我們何處去玩。小燕道。你陪我去找孫秋月去。掌珠聽了。二嚇道。沒有這位老神仙同去。走得進的麼。小燕聽了。就把她手中的那面小旗。朝掌珠臉上一揚。道。有這寶貝。還怕何人。掌珠聽了。果同小燕二人。忙向那座寒冰地獄。走來到了門口。小燕不待那班鬼卒來問。先把這旗。給他們看了。那班鬼卒。果然毫不阻攔。讓她二人進去。小燕一進獄門。又對掌珠說道。孫秋月就在這座山頂之上。此地的規矩。越在下面。罪孽越重。秋月之罪。若在陽世。只犯和奸的罪名。若枷便可了事。的陰律較嚴。所以在此山尖之上。我和你快上山去找他。掌珠聽了。便跟了小燕上山。等得走到。果見有無數男女罪犯。都是赤身裸體的。

在那兒號叫小燕眼快早已看見秋月一個人縮在那邊峯上。她一見了情人也來不及再與掌珠說話。趕忙拉了掌珠飛奔的向那邊叫着。邊跑了過去。其時秋月正在凍得萬分難受之際。把他雙手交又在肩上。低了頭在那兒懊悔陽間不應犯淫。此罪不知何時纔能夠受滿。陡然之間。聽得小燕叫他。趕忙抬頭一看。却見小燕衣冠楚楚的。同着那位魏家的小姐一同跑來。他因為自己身無寸絲。怎好去見和他十分客氣的女客。然而又沒東西可以遮蓋身體。一個轉念。小燕掌珠兩個早已走近他的前面。他一時無法。只得尷尬其面。佯促其形的。略與掌珠招呼之後。忙問小燕道。你到底辦了甚麼罪名。這位魏小姐何以來此。看他之意。似乎也疑心小燕與掌珠二人。都來此山受罪的樣兒。小燕忙將一切之事。簡單的與秋月說明。秋月一聽掌珠認得這般的老神仙。便撲的一聲跪在掌珠的面前道。魏小姐。我要求你看在小燕分上。快快搭救我。還陽。我若能真的還陽。一定誓作善人的了。掌珠聽了。一面請他起來。一面也將自己的事情。大略告知了他。又說。你且放心。我已與那位老神仙的師妹提過。你的還陽。似有希望。秋月聽了。只是連叫救命。恩人。誰知他們三人之言。已被旁邊的那班男女罪犯。竊聽了去。一刻之間。紛紛的都來跪在掌珠的面前。要求這位女菩薩搭救。掌珠爲人本來心腸甚軟。但恐老人不肯答應。便沒辦法。正在躊躇之際。忽見幾個鬼卒。奔上山來。怒目而視。一面將衆鬼犯驅散。一面就用手中所執的鐵鏈。把秋月毒打起來。小燕在旁一見她的情人被打。一時也顧不得甚麼冥法厲害。忙去衝護秋月。那班鬼卒。知她本是一個罪犯。現在雖然赦罪。也要奉公守法。那好硬幫這個男犯。內中又有一個鬼卒。本是一個冒充鬼。不知怎的充了此差。這個冒充鬼。一見小燕用身子障着這個男犯。便破口大罵起來道。你這個不要臉的女鬼。一個赤裸裸的男犯。你也會去粘着他的身上。這罵着。邊用銅鏈便向小燕的身上打來。小燕疾忙將頭一偏。讓了過去道。我現在已非罪犯。你這小鬼。何得動手就打掌

珠見了。恐怕小燕吃虧。也去責備那個冒失鬼起來。此鬼被她們二人罵得火起。並且不知掌珠背後有那位老神仙幫她。只用銅鏈劈頭劈腦的。要想向掌珠的頭打來。掌珠手無寸鐵。腳底下踏着冰山。又是極滑。一個驚惶。早已跌倒在地。小燕一見掌珠跌倒。疑心她已經身受重傷。一時性起。忙用手中那面小旗對准那個冒失鬼打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旗頓時發出萬道紅光。宛如一座大山似的。向那個冒失鬼的頭上壓來。那班鬼卒一見這旗厲害。丟下她們。拔脚便逃。逃到獄門。忙對守門的那班鬼卒說道。不好了。天上的法寶來了。快逃快逃。不要丟了鬼命。那班鬼卒一聽他們之言。又見山上真的火光燭天。猶同山崩地裂的一片響聲。往外飛來。大家一聲吆喝。早已逃個乾淨。此時裏面的一羣男女鬼犯。陡見天搖地動起來。不知何故。一看獄門沒鬼把守。頓時趁此機會。統統逃出這座寒冰地獄。往人世裏投生去了。連那打入這座地獄十八層之中的錢春風符量新。店主婦等鬼。也被他們便宜。趁火打劫的逃出。各去投生。這一來。人世裏憑空的多了無數的惡人。造成做書的。又好在下部書中大做特做。此刻不必提他。單講那時掌珠小燕以及秋月。一見十八層的罪犯。統統逃走。知道闖下空前絕後。這樣一場的滔天大禍。他們三個。只急得連叫怎麼得了。怎麼得了。還是秋月到。底是位念書之人。想出一個主意。叫掌珠小燕二人。除了去求那位老神仙之外。別無他法。此時掌珠這人。更是驚惶。那裏還能走路。虧得小燕秋月兩個扶着她走。等得來到殿上。只見那班逃散的鬼卒。已在報告閻王。閻王聽了。也嚇出一身冷汗。急問老人。這場亂子。全要上仙個人負責。老人一聽掌珠小燕二人。擅用神旗。放逃全獄鬼犯。真也急了起來。此時也顧不得去責備掌珠小燕。急急答閻王道。這場亂子。我也意料不及。只有我與貴閻王兩個。同至天庭。奏知玉帝。聽候處分。閻王聽了。一面吩咐牛頭馬面。先將這行人犯。統統看住。一面自己同了老人。急急的上天去了。正是

陰間既少逃刑鬼。陽世又多作惡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崑崙劍俠二集。峨嵋飛俠書中說明。

